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1卷

文件报刊

主　编　潘　光

副主编　陈心仪　虞卫东　周国建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

Shanghai, Sonntag 7. November 1943 5. Jahrgang, Nr. 298

Fuenf Punkte-Programm von Gross-ostasien-Konferenz angenommen

Weiterfuehrung der japanischen Saeuberungsoperationen in Shansi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1卷

文件报刊

Sources on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Vol.I

Documents and Press

主　编　潘　光
副主编　陈心仪　虞卫东　周国建



内容提要

本卷主要汇集了三方面的文件报刊资料：一是法律法规，如“纽伦堡法案”“最终解决”等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相关文件；埃维昂会议决定、英国白皮书等反映“文明社会”对犹太难民困境麻木不仁的相关文件；二是救助文件，如中国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等关于中国各界及国际友人救助来华犹太难民的资料；三是报刊资料，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和上海中、英、德文报刊关于救助犹太难民以及犹太难民在华、在沪生活的第一手报道和记录，其中甚至出现了以犹太难民为主角的微小说。此外，还选择了美国《纽约时报》20世纪80年代刊登的关于犹太难民重聚活动的报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一卷，文件报刊 /
潘光等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6556-5

Ⅰ.①来… Ⅱ.①潘… Ⅲ.①犹太人—难民—史料—
中国—现代 Ⅳ.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9245号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一卷）：文件报刊

主　　编：潘　光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郑益慧
印　　制：上海春秋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18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6556-5/K
定　　价：88.00元

谨以此书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1937.7.7）

淞沪会战爆发80周年（1937.8.13）

犹太难民来华避难80周年（1937-1939）

前　言

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它们对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的拒绝，等于是扼杀了一个生命。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总人数达到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等城市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左右犹太难民把中国、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当600万犹太人在欧洲被屠杀之时，来华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艰难岁月，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目前，仍然健在的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作出的一大“善举”和贡献，受到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我记得，20多年前，在欧洲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但只

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做主题发言，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会后几天，奥地利议会决定设立基金，对纳粹暴政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给予赔偿。现在，每年都有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来到我担任主任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

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 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21世纪，上海正式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不仅以色列总统、总理、各国犹太名流，而且其他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来上海时都要访问该馆，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来纪念馆“上课”。

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和“避难地”的代名词。上海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人民互相支持的难忘历史成了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关于这个题材的论文、著作、小说、电影、戏剧、展览会不断涌现，因为这个题目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来华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

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还通过研讨会、展览会、媒体和影视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我们对该历史事件的基础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特别是对许多还健在的犹太难民尚未进行采访，对一些第一手资料也没有进行深入剖析。

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使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6年多来，我们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及档案资料。经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推出质量更高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我们推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的完全是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力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将已收集到的大量来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各方面资料整理出版，为课题最终成果的完成作好准备。正当我们在2015年推出若干“犹太难民与上海”著作之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决定开始实施“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建立

了密切合作关系。这样，我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今后的一系列著作都将纳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之内。《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便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文件报刊资料；第二卷是记忆资料，包括口述和文字记忆；第三卷是关于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资料；第四卷是本课题组专家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和评析的汇集。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一卷：文件报刊》主要汇集了以下几方面的资料：“纽伦堡法案”“最终解决”等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相关文件；埃维昂会议决定、英国白皮书等反映“文明社会”对犹太难民困境麻木不仁的相关文件；中国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等关于中国各界及国际友人救助来华犹太难民的资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和上海中、英、德文报刊关于救助犹太难民以及犹太难民在华、在沪生活的第一手报道和记录，其中甚至出现了以犹太难民为主角的微小说。此外，还选择了一篇美国《纽约时报》20世纪80年代刊登的关于犹太难民重聚活动的报道。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编选，以与来华犹太难民有关的文件、信件和报刊资料为主要底本，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申报》《以色列信使报》等。在当时战争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记者的新闻报道多比较仓促，文章也略显粗糙，其中一些用语与当今用法不一致，同一报纸刊物前后用法也有不一致之处。为保持历史档案资料的原汁原味，我们一般不加以改动和统一，但在明显的可能会使读者不易理解的地方，作了部分纠正或注解。如：“德澳犹太人”更改为“德奥犹太人”、“义轮”更改为“意轮”等。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一卷：文件报刊》并不能包括与来华犹太难民有关的所有事件和人物的文件、报刊资料。比如，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先生救助犹太难民的事迹，在当时的文件和报刊上是不可能有所反映的，但却在后人的回忆和记述中得到了反映，从而为世人所知。因此，关于何凤山的事迹将收入《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二卷：亲历记忆》中。还要指出，《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只是发表了我们收集的资料中的一小部分，将来我们当然还要把其他所有资料奉献给读者，也许不是通过出书的形式，而是要建立一个资料库或数据库。为此，我们正在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各级档案馆、上海市政协等相关单位进行商议和协调。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历史上那些难忘篇章仍然闪烁着诱人的光彩。包括我们课题组成员和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长期以来的辛勤工作，收集、整理、研究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活资料，就是要为后世保存重要的历史记忆，使子孙后代能汲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世界更美好而奋斗。

但愿我们这本书以及我们的工作能够通过宣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感人业绩，以及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为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潘　光

2016年9月1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目　录

法律法规

救助文件

报刊资料

法 律 法 规



帝国公民权法[1]

帝国国会[2]一致通过如下法案，特此颁布：

第一条

⑴ 本国公民是指享有德意志帝国保护并对其承担相应义务的人。

⑵ 国民身份根据帝国法律条款和帝国公民权法案获得。

第二条

⑴ 帝国公民指具有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国民，并须由他的行为证明他有意愿且适合为日耳曼民族和德意志帝国忠诚地服务。

⑵ 帝国公民身份经授予帝国公民身份证获得。

⑶ 遵照法律，帝国公民是完全政治权利的唯一持有者。

第三条

帝国内政部长，在与副元首的协调下，将发布所需法律和行政命令以执行并完善此项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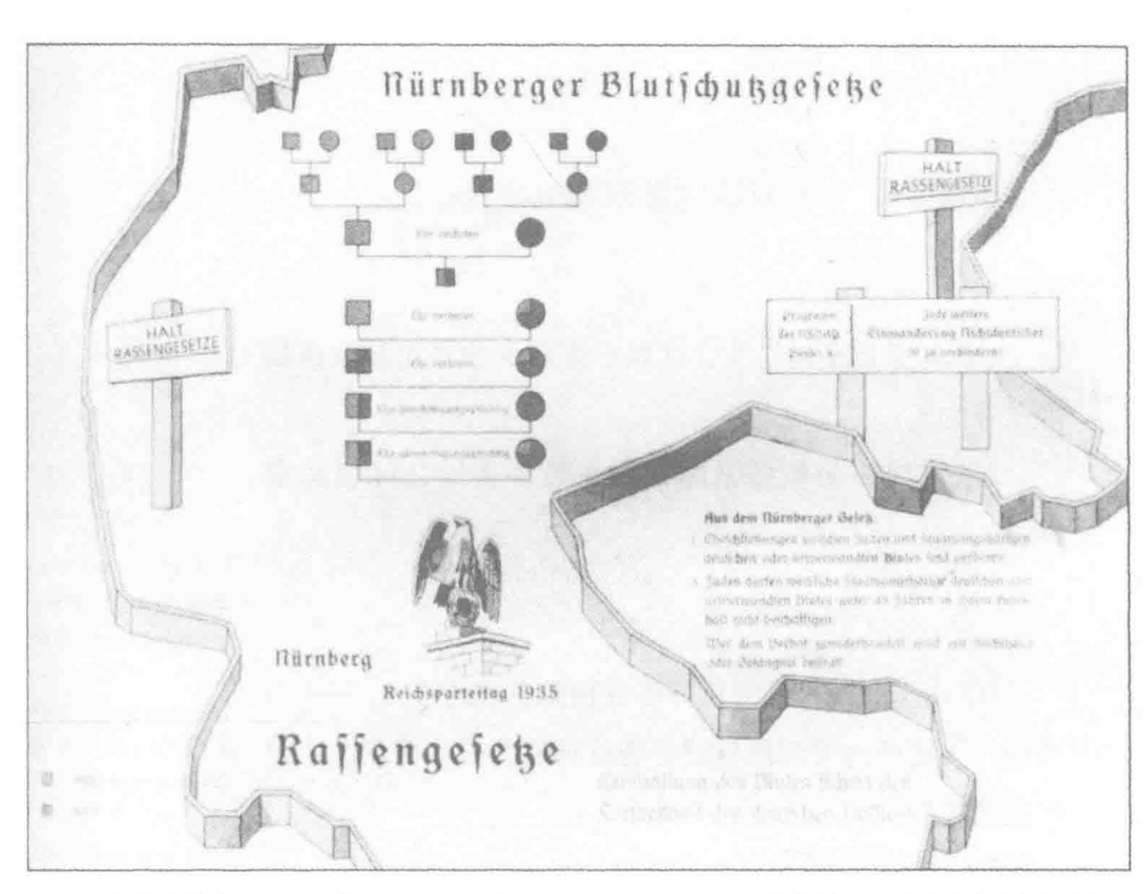
纽伦堡，1935年9月15日

于帝国自由党代会[3]

1_1935年秋天，纳粹党为了以法律形式阐明德国犹太人的地位和划分，并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会上以国会名义通过了《帝国公民权法》和《日耳曼血统与荣誉保护法》两部法案，合称“纽伦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

2_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逐步控制国会，使之成为希特勒独裁政权的一枚橡皮图章。纳粹党头目赫尔曼·戈林担任国会议长，因此出现了在纳粹党代会上可以以国会名义通过各类法案的怪事。

3_每次纳粹党代会都有一个与当时的国家大事密切相关的主题。纳粹党第七次党代会于1935年9月10日至16日在纽伦堡举办，被称为“自由集会”(Rally of Freedom)。当时的“自由”指的是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将德国从《凡尔赛条约》中“解放”出来。



一份优生学海报，标题为“保护日耳曼血统的纽伦堡法令”。图表解释了“德国血统”和“犹太人”的不同混血程度

元首兼帝国总理

［签名］阿道夫·希特勒

帝国内政部长

［签名］弗利克

原文登于1935年《帝国法律公报I》(*Reichsgesetzblatt I*)第1146页。译自英文材料《大不列颠和外国政府档案》(*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伦敦1948年版第九卷；版权属世界宪法文库(World Constitutions Illustrated)。

日耳曼血统与荣誉保护法

理解到日耳曼血统的纯正对日耳曼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而受到驱使，由确保日耳曼民族不朽长存的坚定决心而受到鼓舞，国会一致通过如下法案，特此颁布：

第一条

(1) 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公民结婚。违背禁令仍然达成的婚姻无效，即使是为了规避此项法律而在国外完婚。

(2) 宣告无效的诉讼只能由国家公诉人提起。

第二条

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公民之间的婚外情。

第三条

犹太人不得在家中雇用45岁以下的女性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公民。

第四条

(1) 犹太人不得升帝国旗帜或国旗或展示代表帝国的色彩。

(2) 另一方面，他们被允许展示代表犹太人的色彩。对这一项权利的行使受国家保护。

第五条

(1) 违反第一条禁令的，处监禁。

(2) 违反第二条禁令的男性，处监禁或有期徒刑。

(3) 违反第三或第四条所列款项的人，处一年以下监禁，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六条

帝国内政部长，在与副元首和帝国司法部的协调下，将发布所需法律和行政命令以执行并完善此项法案。

第七条

除1936年1月1日生效的第三条外，法律于颁布翌日生效。

纽伦堡，1935年9月15日
于帝国自由党代会

元首兼帝国总理
阿道夫・希特勒

帝国内政部长
弗利克

帝国司法部长
古特纳博士

副元首
R.赫斯

原文登于1935年《帝国法律公报 I》(*Reichsgesetzblatt I*) 第1146页。译自英文材料《大不列颠和外国政府档案》(*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伦敦1948年版第九卷；版权属世界宪法文库 (World Constitutions Illustrated)。

附录：

1935年秋天，希特勒下令制定一系列法律，以便更确切地确定德国犹太人的身份与地位，其结果统称为《纽伦堡法令》。"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内科医师联盟"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rztebund) 下属的"帝国内科医师协会领袖" (Reichsrztefhrer) 格哈德·瓦格纳博士 (Dr. Gerhard Wagner) 在推动建立关于犹太人的法律体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33年夏天，"内科医师联盟"的官方刊物《德国内科医师杂志》(*Deutsches rzteblatt*) 呼吁政府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其他一些医学刊物也发表文章支持类似的主张，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很多德国医生嫉恨犹太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杰出成就。嫉恨的情绪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医生加入纳粹党的比例特别高 (44.8%)。事实上，1933年底，申请加入纳粹党的医生人数太多，以至于纳粹党不得不暂停了申请程序，以便处理积压下来的申请材料。纳粹的种族政策及其实践，在医疗卫生领域提供了很多魏玛共和国时期从未存在过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帝国内科医生的总数从1933年的51 500人增加到1939年的59 454人，且战争期间还在不断增长。

摘自戴维·M.克罗 (David M. Crowe) 著：《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帝国公民权法第一项补充法案

基于1935年9月15日的帝国公民权法第三条（《帝国法律公报 I》第1146页），颁布如下命令：

第一条

(1) 在关于公民身份的规定出台之前，所有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有选举权的、有日耳曼或相关种族血缘的国民，均享有帝国公民的权利。对于帝国内政部长在与副元首的协同下初步授予公民身份的，同样适用。

(2) 帝国内政部长在与副元首的协同下，可以撤销初步授予的公民身份。

第二条

(1) 第一条中的规定对混血犹太人同样适用。

(2) 祖父母中有一名或两名是种族意义上的纯种犹太人且非第五条第二款所定义的犹太人的，是混血犹太人。仍是犹太宗教社团成员的祖父母视作纯种犹太人。

第三条

只有拥有完全政治权利的帝国公民才能够在政治事务中行使投票权或担任公职。公职方面，在过渡期间，帝国内

政部长或任何经他授权的机构可以允许例外。宗教组织事务将不会受到影响。

第四条

⑴ 犹太人不能成为帝国公民。他在政治事务中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公职。

⑵ 犹太公务员必须在1935年12月31日前退休。如果这些公务员曾在世界大战的前线工作，无论是为了德国还是其盟国，都将在达到年龄限制前根据最后一次工资的收入获得全额退休金，但金额不会随年龄增长。在达到年龄限制后，将根据最后一次工资的收入重新计算。

⑶ 宗教组织事务将不会受到影响。

⑷ 在关于犹太教育体制的新规定出台之前，犹太公立学校教师的雇佣身份暂不作改变。

第五条

⑴ 有至少三名祖父母是种族意义上的纯种犹太人的，是犹太人。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句适用。

⑵ 有两名纯种犹太人祖父母的，若满足下列条件也是犹太人：

⒜ 在此法颁布时是犹太宗教社团成员的，或在此后加入的；

⒝ 在此法颁布时与犹太人有婚姻关系的，或在此后缔结的；

⒞ 在《日耳曼血统与荣誉法》（《帝国法律公报I》第1146页）生效后，与第一条所定义的犹太人在婚姻关系中的子女；

⒟ 1936年7月31日以后因与第一条所定义的犹太人发生婚外性关系而出生的子女。

第六条

(1) 若帝国法律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及其组织的命令对血统纯正的要求超出第五条的定义之外，将不受其影响。

(2) 任何对血统纯正的要求若超出第五条的定义之外，须获得帝国内政部长和副元首的许可。已经作出的要求，若在1936年1月1日前尚未向帝国内政部长和副元首提出请求，将被作废。请求必须提交至帝国内政部长。

第七条

元首兼帝国总理可以对此法作出例外处理。

柏林，1935年11月14日

元首兼帝国总理
[签名] 阿道夫·希特勒

帝国内政部长
[签名] 弗利克

副元首
[签名] R. 赫斯

原文登于1935年《帝国法律公报 I》(*Reichsgesetzblatt I*) 第1333页。译自英文材料《轴心国罪行美国首席公诉人：纳粹的阴谋和侵略行径》(*United States Chie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华盛顿特区1946年版第四卷；版权属德国历史文件与影像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1_简称NASDAP，即纳粹党。

埃维昂会议[1]关于犹太难民的决定

(政府间委员会)

1938年7月14日经委员会采用

在1938年7月6日至13日于法国埃维昂会晤后：

1. 考虑到非自愿移民问题已成为会议的主要组成部分，且这些不幸的受影响人民的命运已成为政府间磋商的话题；

2. 意识到大量的不同信仰、不同经济条件、不同职业与行业的，来自他们此前已立足了的国家的非自愿移民者会扰乱总体经济，因为这些人必须在这失业严重的时刻在其他国家寻求临时或永久的救济。因此，提供庇护和重新定居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也是公共秩序层面上的，接收国的行政设施和收容能力承受着沉重压力；

3. 还要意识到，非自愿移民的人数如此巨大，以至造成更尖锐的种族和宗教问题，增长国际不稳定性，并可能阻碍国际关系的缓和；

4. 相信有必要构思一个长远项目，对实际和潜在的非自愿移民的帮助可借此在各政府现有移民法律和惯例的框架下协调；

1_经美国提议，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于1938年7月6日至13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与会各国均对犹太难民的艰难处境表示同情，但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后续救助行动。

5. 考虑到如若提供庇护和重新定居的国家将协力寻找该问题的一个有序的解决办法并向委员会提交，他们应得到始发国的合作，并能够因此相信始发国将会通过允许非自愿移民携带资产和财物按部就班地移民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6. 热诚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带头发起的在埃维昂召开以帮助来自德国（包括奥地利）的非自愿移民为主要目的的政府间会议的倡议，并承蒙在埃维昂对政府间会议的接待向法国政府致以深切的谢意；

7. 铭记着国际联盟理事会于1938年5月14日关于对难民的国际援助所采用的决议；

8. 建议：

a) 属于政府间委员会活动范围内的人员应是① 尚未离开始发国（德国，包括奥地利），但鉴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宗教信仰或种族血缘必须移民的人员，② 在①定义下已经离开始发国且尚未在其他地方永久性地安置的人员；

b) 政府间委员会的与会政府应继续为委员会提供严格保密的信息，① 包括每个政府在现有法律和惯例下可能准备接受的上述难民的细节，② 以及这些法律和惯例的细节；

c) 鉴于提供庇护和重新定居的国家有权顾及经济和社会对移民的适应性，这些难民应该在诸多情况下被要求，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在定居国改变了的生活条件；

d) 提供庇护和重新定居的国家不必为非自愿移民承担任何提供资金的义务；

e) 至于提供庇护和重新定居的国家所要求的证明文件，政府间委员会的与会政府应考虑采用如下措施：

在个别移民案例中，无法获得通常所必需的、由外国官

方途径发放的证明文件，则需要接受难民能够获得的、满足法律要求的其他文件。并且，关于境外居住国或将发放给非自愿移民的起到护照作用的证明文件，应注意诸项国际协议对于发放起护照作用的旅行证明文件的规定以及将其广泛应用的优势；

f）由本次埃维昂会议的与会国指定的代表所组成的政府间委员会应在伦敦会晤。该委员会应继续发展，运作方式如下：应有一名委员会主席和四名副主席；应有一名权威负责人，由政府间委员会任命，他的行动应以委员会为指导。他应通过谈判改善现在难民大逃难的现状，并以有序移民的条款取代之。他应怀着为永久性解决方案缔造机会的愿景，与提供庇护和重新定居的国家政府接洽。

政府间委员会，意识到国际联盟现有难民部门的工作和国际劳工办公室关于移民研究的价值，应与这些机构通力合作，而位于伦敦的政府间委员会应考虑建立委员会与这些机构负责人合作的途径。下一次在伦敦的会议上，政府间委员会将考虑与会政府间分担委员会支出的比例。

9. 政府间委员会将以其延续下去的形式于1938年8月3日在伦敦举行首次会议。

摘译自《政府间委员会会议记录，1938年7月6日至15日于埃维昂：委员会全体会议逐字记录、决议和报告》(*Proceeding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Evian, July 6th to 15th, 1938: verbatim record of the plenary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resolutions and reports*)，伦敦，1938年7月；版权属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烈士与英雄纪念局 (Yad Vashem The 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

大规模使用毒气“解决犹太问题”的计划[1]

草稿

柏林，1941年10月25日。

帝国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2]

东部占领区政府授权代表[3]韦策尔博士

机密！

内容：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

1. 致　东部占领区长官

内容：回复您1941年10月4日关于解决犹太问题的报告

关于我1941年10月18日的信件，特呈报您，元首府的布拉克主任[4]宣布他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合作建立必要的收容所和毒气装置。目前，相关装置数量还不充足，因此首先需要大量生产它们。布拉克认为，相比在占领区生产这些设备，在德国国内生产这些设备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此最便捷的方式是由他马上派出自己的人手，尤其是他的化学家卡尔梅耶博士到里加，在那里卡尔梅耶博士会安排一切。布拉克主任指出，正在探讨中的程序并不安全，所以需要特别的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恳请您通过您的党卫队以及警察高级领袖[5]向元首府的布拉克主任要求派遣化学

1_这封信是最早提出使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材料之一。

2_英文为Reich Minister for the 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 和 Reich Commissar for the East，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

3_英文缩写为AGR，即Authorize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政府授权代表”。

4_原文为Oberdienstleiter，可译作“上级机关领袖”或“高级行政部门主任”，此处用作称谓，译为“主任”。

5_英文为Higher SS–and Police Leader，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党卫队以及警察高级领袖”。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所和毒气室

家卡尔梅耶博士及辅助人员前来参与上述工作。我还应该指出，在党卫军国家安全部[1]负责犹太问题的艾希曼少校[2]也同意这一程序。

根据艾希曼少校所提供的信息，将在里加和明斯克建造犹太人的灭绝营，来自原德意志帝国领土的犹太人也会被送去那里。犹太人现正被转移到原德意志帝国境外，他们可能会到利兹曼斯达特，但也会去其他集中营——只要有能力工作——以便之后被用在东部的具体工作中。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关于对没有能力工作的犹太人强制实行布拉克的解决方案不存在异议。如此一来，就不可能再发生因在维尔纳射杀犹太人所导致的事件，而且根据我获得的报告，射杀是公开进行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另一方面，那些有能力工作的犹太人将被转移至东部工作。其中，男性和女性要分开管理是显而易见的。

我恳请您告知我您的下一步举措。

摘译自史蒂夫·霍切斯达特（Steve Hochstadt）主编：《大屠杀资料集》（*Sources of the Holocaust*），麦克米兰出版社，2004年。

附录一：

这封信件草稿由担任法官和犹太事务专家的埃哈德·韦策尔（Erhard Wetzel）博士所写，勾勒出了组织种族灭绝的关键人物之间的通信，包括来自元首私人官邸的维克托·布拉克、任职于希姆莱的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的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帝国驻东方总督辖区（波罗的海诸国和白俄罗斯）总督海因里希·洛泽（Heinrich Lohse），以及韦策尔的上司、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1_英文为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党卫队国家安全部”。

2_原文为Sturmbannführer，可译作“突击队大队领袖”或“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此处用作军衔称谓，译为“少校”。



“碎玻璃之夜”被砸的犹太商店

过去4个月内，特别行动队已经射杀了约30万犹太人，包括维尔纳郊外的近1万人。虽然在苏联境内的大规模射杀一直持续到1942年，这一手段过于私人化，且在应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时不够高效。布拉克的解决方案是在消灭德国境内的残疾人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这里所描述的计划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至1942年初，使用在残疾人身上测试过的毒气装置的死亡营被建造在了波兰，而不是更东边的里加和明斯克。德国的公司制造了用在毒气室中的设备。在奥斯维辛，商标名为齐克隆B (Zyklon B) 的氢氰酸第一次被用于谋杀，杀害了数百名苏联战俘。这种由德国Degesch和Testa公司供应的化学制剂最终取代了一氧化碳，成为主要的杀戮工具。大屠杀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摘译自史蒂夫·霍切斯达特 (Steve Hochstadt) 主编:《大屠杀资料集》(*Sources of the Holocaust*)，麦克米兰出版社，2004年版。

附录二：1941—1944年灭绝营和集体屠杀实验大事年表

1940年8月27日，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1年3月，希姆莱下令建立奥斯维辛二号营区比克瑙集中营。

1941年7月，希姆莱下令开设明斯克隔离区。

1941年7月20日，希姆莱与奥迪路·格洛伯奇尼克 (Odilo Globocnik) 讨论“最终解决方案”。

1941年7月31日，赫尔曼·戈林授权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执行“最终解决”计划。

1941年8月，希姆莱下令建立里加隔离区。

1941年9月1日至3日，奥斯维辛首次进行使用“齐克隆B”的毒气实验。

1941年9月3日至5日，维尔纳集中营一号和二号营区开设。

1941年10月，第一批囚犯到达马伊达内克集中营。

1941年10月10日，希姆莱和阿道夫·艾希曼决定开设特雷西恩施塔德隔离区。

1941年11月1日，“莱因哈德行动计划”灭绝营在贝尔泽克开建。

1941年11月1日至2日，赫伯特·兰格（Herbert Lange）使用毒气卡车在切尔姆诺附近杀害了70至80名犹太人。

1941年12月8日，兰格开始在切尔姆诺灭绝营使用毒气操作。

1942年1月20日，讨论“最后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召开。

1942年2月，贝尔泽克灭绝营首次试验使用毒气。

1942年3月，“莱因哈德行动计划”灭绝营在索比堡开建，5月开营。

1942年3月2日，明斯克“犹太人委员会”违背党卫军的命令，拒绝交出5 000名犹太人用于驱逐。

1942年7月23日，“莱因哈德行动计划”在特勒布林卡灭绝营首次使用毒气。

1944年6月23日至8月30日，大部分罗兹犹太人被驱逐至奥斯维辛和切尔姆诺灭绝营。

摘自戴维·M.克罗（David M. Crowe）著：《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万湖会议[1]关于“最终解决”的会议记录

（1942年1月20日）

帝国机密事务

共30份

本件为第16份

<u>会议记录</u>

II. 会议开始时，治安警察与保安局局长[2]、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3]海德里希解释道，帝国元帅[4]已任命他负责准备最终解决欧洲犹太问题的方案，并指出，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对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澄清。帝国元帅希望收到一份关于欧洲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技术和物资计划，因此，为了使所有与此问题直接相关的中央权力机构的行动协调一致，需要有一个起始的共同规范。

准备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领导层以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总长（治安警察与保安局总监）为中心，与地理边界无关。

治安警察与保安局总监随后就与敌人的斗争给出了一份简短的概述，要点如下：

1_在纳粹讨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诸多会议中，万湖会议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因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批准了“最后解决”方案，而且参与“最后解决”的所有的相关部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2_英文为Chief of Security Police and the SD，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治安警察与保安局局长”。

3_原文为SS-Obergruppenführer，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

4_英文为Reich Marshal，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帝国元帅”。

a) 将犹太人从日耳曼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驱逐出去；

b) 将犹太人驱逐出日耳曼人民的领土。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已开始加强、加速犹太人向帝国外移居，这是唯一的初步解决方案。

根据帝国元帅的命令，于1939年1月建立了帝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1]，并委托治安警察与保安局局长领导。其最重要的任务如下：

a)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扩大犹太人移民做准备；

b) 引导向外移民的流向；

c) 加快所有向外移民的流程。

目标是，以合法的方式，将犹太人驱逐出日耳曼人民的领土。

所有部门都意识到了这种强制移民的弊端，但是，鉴于缺少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暂且容忍。

移民计划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也是目的地国家不得不应对的问题。财政困难——比如登陆时各国需要提供更多货币，船运空间减少，移民限制增加都显著加剧了移民的难度。尽管如此，自从纳粹党掌权到1941年10月31日，还是有53.7万名犹太人经劝导移居外国，这些人中：

从1933年1月30日起，约36万人离开德国。

从1938年3月15日起，约14.7万人离开奥地利。

从1938年3月15日起，约3万人离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2]。

移民由犹太人或犹太政治机构自己提供资金。为了防止贫困的犹太人留下，原则是犹太富人必须为犹太穷人的转移出资；因此，征收的移民费用依财产累进，用于与犹太穷人的移民相关债务……

1_英文为Central Reich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作“帝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

2_纳粹德国于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傀儡政权。

目前，由于战时移民的危险性和对于东部可能性的考虑，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总长已禁止犹太人移民。[1]

III. 在事先充分地得到了元首的同意后，还有一个可以替代移民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将犹太人转移至东部。

虽然这些举措只能被视为临时性的选择，但是基于积累的实际经验，这将对解决犹太问题的经济层面至关重要。

欧洲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涉及约1 100万犹太人，在各国的分布如下：

国　　家	人　数
A. 原德意志帝国	131 800
奥地利	43 700
东部领土[2]	420 000
波兰总督府[3]	2 280 000
比亚韦斯托克[4]	400 000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74 200
爱沙尼亚　　—没有犹太人—	
拉脱维亚	3 500
立陶宛	34 000
比利时	43 000
丹麦	5 600
法国／被占领土 未被占领地区	165 000 700 000
希腊	69 600
荷兰	160 800
挪威	1 300
B. 保加利亚	48 000
英格兰	330 000

1_当时世界大战已全面爆发，犹太难民离开德占区前往避难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线均已成为战场，存在极大风险。同时，由于德军占领了东欧和苏联大片土地，将犹太人驱赶到那里成为可能。

2_英文为Eastern Territories，指位于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放弃的领土，此处译作"东部领土"。

3_英文为General Gouvernment，指1939年波兰战役后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此处译作"波兰总督府"。

4_位于波兰东部，根据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苏联占领，1941年6月随着德国入侵苏联而被德军占领。

（续表）

国　　家	人　数
芬兰	2 300
爱尔兰	4 000
意大利，包括撒丁岛	58 000
阿尔巴尼亚	200
克罗地亚	40 000
葡萄牙	3 000
罗马尼亚，包括比萨拉比亚[1]	342 000
瑞典	8 000
瑞士	18 000
塞尔维亚	10 000
斯洛文尼亚	88 000
西班牙	6 000
土耳其（欧洲区）	55 500
匈牙利	742 800
苏联 乌克兰 白俄罗斯，除去比亚韦斯托克	5 000 000 2 994 684 446 484
总计超过	11 000 000

……经由恰当的指导，在最终解决犹太人的过程中，犹太人将被合理地分配到东部劳动。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将在男女分离的、规模庞大的劳动编队中被带到这些地区修路，在这期间无疑有一大部分人会由于自然原因而被淘汰。

最后可能剩余的那些人——由于他们必然是最坚韧的组成部分——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置，因为他们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一旦解放便会充当犹太复兴的萌芽。

1_位于黑海西北角、多瑙河下游北岸，介于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曾属罗马尼亚，后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成为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在实际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将会从西部到东部清理欧洲。由于住房和其他社会政治原因要首先处理德国，包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转移的犹太人会先被一组一组地送入“中转隔都”[1]，然后从那里进一步送往东部……

各大转移行动何时开始都将主要取决于军事情况。在我们已经占领或能够施加影响的欧洲地区，处理最终解决方案时，希望外交部负责这些问题的官员同来自治安警察与保安局的专家协商……

至于转移犹太人将对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国务秘书瑙曼宣布，如果没有替代者，则不会转移分配到对战争有重要作用的军需企业工作的犹太人。

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海德里希指出，根据他当时所批准的、关于转移程序执行的指示，这些犹太人不会被转移。

此外，国务秘书布勒博士 (Dr. Bühler) 表示，欢迎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波兰总督府率先实施，因为当地的运输不是特别困难，而且这一行动的进展也不会由于劳动力方面的考虑而受到阻碍。犹太人必须被尽快地从总督府的辖区移除，因为尤其是在那里，犹太人是流行病的携带者，并正继续通过黑市操作扰乱国家经济系统，从而构成了严重的危险。此外，在那将受影响的250万犹太人中，大部分人都不适合工作……

综上所述，已经考虑了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大区区长[1]迈耶博士 (Dr. Meyer) 和国务秘书布勒博士的立场都是，在待处理的地区应当尽快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避免扰乱民心。

最后，各与会者请求治安警察与保安局局长，在实施与

1_英文为transit ghettos，可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为“中转隔都”。

2_原文为Gauleiter，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为“大区区长”。

解决方案有关的任务时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会议结束。

摘译自史蒂夫·霍却斯达特（Steve Hochstadt）主编：《大屠杀资料集》（*Sources of the Holocaust*），麦克米兰出版社，2004年。

附录

这场在柏林一栋别墅内召开的特殊会议并没有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作出任何重要的决定，只是正式批准了由帝国中央安全局[1]掌控他们的生命。在这之前，关键的决定早就已经作出了，大屠杀也已经在进行之中。在短短90分钟内，海德里希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知会各政府机构的代表，并呼吁他们提供帮助。艾希曼做了笔记，写下了这份会议记录。

“将犹太人转移至东部”是用来委婉表达驱逐并在灭绝营进行大屠杀的常用措辞。1961年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时表示，这场讨论明显指的是大屠杀。万湖会议中虽然一些细节仍待讨论——比如有技术的犹太工人，但对于整个种族灭绝计划却没有重大的反对意见。

摘译自史蒂夫·霍却斯达特（Steve Hochstadt）主编：《大屠杀资料集》（*Sources of the Holocaust*），麦克米兰出版社，2004年。

1_英文为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有多种译法，此处译为“帝国中央安全局”。

英国政府：白皮书[1]

巴勒斯坦

政策声明

由殖民地大臣呈递至国会

依英王陛下的命令

1939年，5月

政策声明

II. ——移民。

14. ……鉴于以上所述的情况，英王陛下的政府相信，他们将始终如一地遵照委任统治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的义务行事，旨在最好地为全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服务；因此，关于移民采取如下议案——

(1) 接下来的5年内，在经济吸收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犹太移民将使犹太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考虑到预估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国内现有的非法犹太移民数量，自今年4月初起，将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准许约7.5万名移民进入。以经济吸收能力为准则，将依照下列各项规则接纳新移民——

(a) 接下来的5年内，每年将允许限额为1万名的犹太

1_1939年5月，英国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联合阿拉伯国家对付德意法西斯向中东的进逼，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使欧洲犹太难民又少了一个可能的避难地。

移民进入。但是，如果5年期内任何一年留有剩余的名额，只要经济吸收能力允许，都可以被加在次年的限额之上。

(b) 此外，为了对解决犹太难民问题作出贡献，一旦最高专员确认其生计能够得到保障，将允许2.5万名难民进入，并将对难民儿童和受抚养者给予特殊考虑。

(2) 查明经济吸收能力的现有机制将被保留，决定经济能力之限度的最终责任由最高专员所有。在作出关于每个周期的决定之前，将与犹太和阿拉伯代表共同商讨。

(3) 5年期限后，将不再允许更多的犹太移民进入，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意默许。

(4) 英王陛下的政府有决心抑制非法移民，并正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若仍有任何非法犹太移民不顾这些措施，仍然成功进入此地且无法被遣送，则其人数将从每年的限额中扣除。

15. 英王陛下的政府确信，在正在构想中的5年移民计划完成后，他们将不再有理由或义务通过移民促进犹太民族家园的发展，无论阿拉伯居民的意愿如何。

摘译自格里高利·马勒和阿尔登·马勒 (Gregory S. Mahler and Alden R. W. Mahler) 主编：《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介绍和文件》(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n Introduction and Documentary Reader*)，罗德里奇出版社，2010年版。

救 助 文 件



德国驻沪领事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有关上海犹太难民的内容摘录

1940年1月11日

……素来就有犹太人生活在上海。作为向中国后方扩展的入口，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有着独特的经济意义，其租界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这座城市始终是大家进入中国的始发地。这里盛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精神、法国人的心胸宽广，使得犹太人能够融入当地经济生活，这也最符合他们的特点，同时也赋予他们获得财富与影响力的机会。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犹太人总数约六七千，其中约一千人生活在虹口区，两千人生活在公共租界，剩下的居住在法租界。一些来自巴格达和孟买的犹太人家族已经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主要靠鸦片生意积累了财富。……

过去几年迅猛增长的犹太移民，并未在其他国家公开激发接纳国的反犹情绪，这不符合期望与经验……因为移民来的犹太人还未形成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威胁性还未被认识到。他们作为可怜的受难者还被施以同情，人们还只看到了他们移入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上海的市场

获得了新的顾客，人们确定，犹太人的店里，商品令人满意，新的裁缝店与美容院开张了，移民者适应了远东的生活。……

摘自［德］埃里希·蒂斯的文章《流亡与避难——二战中的犹太人与当今的难民潮》，转引自2016年9月18日《东方早报》。

中国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若干文件[1]

1. 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

（1939年3月7日）

国议字第025号

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函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七日发

本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孙委员科提议：请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详陈理由并拟具办法四项，请公决一案，经决议："原则通过。交行政院筹议进行办法候核。"等因。又本案讨论时，在席各委员佥以此事宜为广大之宣传。行政院办理此案，其理由应如何措辞并由该院妥慎拟定。相应录案，并抄同原提案函达，请烦查照转陈密饬行政院遵照办理为荷！此致

国民政府文官处。

附抄原提案一份

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案

为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是否可行，敬候公决。

理由

全世界犹太人口约有一千六百余万人，留美者最多，近

1_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掀起了新一轮排犹浪潮，欧洲犹太人纷纷出逃。1939年2月17日，当时的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提出一项议案。1939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接受了孙科的提议，筹议在中国西南地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由于缺乏经费，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这里选择了此后民国政府各相关机构就此事的部分来往公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与援助之心。



1939年，犹太难民离开柏林去上海

四百万，波兰、苏俄次之，约皆三百余万，其余则散处各国，踪迹几遍全球。此项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之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之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勒并奥后，屠杀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借口德驻法大使秘书为犹太人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英美对此颇感义愤，英国欲以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一永居之所，竟引起当地阿拉伯人激烈之反对，乱事至今未戢。美国对希特勒之高压，尤致愤慨，因是而援犹运动风起云涌，在今日美国报纸竟成最重要之新闻。上海最近因被逐犹太人汹涌而至，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入口之法。今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有如下之理：

一、就国策言，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为总理遗教所规定。

二、就对英言，援助犹太人可以增进英国一般民众对我之同情。更有进者，英国之远东政策实取决于在远东之巨商与银行家，英国对经济援助最初之阻挠与最近之实现，实皆此巨商与银行家操纵之，而此巨商与银行家则以犹太人为多，故此案实施当可影响英国对我态度进一步之好转。

三、就对美言，美国援犹运动，近已独占全国人民之注意，援华运动受其影响甚巨。此案实施之后，不独能获得美国一般人民之好感，且足以移美国注视犹太之目光转而向我，宣传上必可得巨大之收获。

四、就建设前途言，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若能结其好感，得其协助，实足为我莫大之臂助。

办法

一、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处，划定若干方里，为犹太人寄居区域。

二、由中央指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

三、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之犹太领袖，一致响应并参加推进此项计划。

四、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其专门人才，为我后方建设各部门之用。

提议人：立法院院长　孙科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2. 国民政府致行政院训令稿

(1939年3月9日)

训　令

令行政院

为令遵事：案据本府文官处签呈称：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二十八年三月七日国议字第二五号公函开："本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孙委员科提议请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云云，请烦查照转陈密饬行政院遵照办理等因。附抄原提案一件，准此。理合签请鉴核。"等情。据此应即照办，除饬处函复外，合行检发原附提案，令仰该院遵照办理。此令。

计检发原附提案一件 (照抄一份存档)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日[1]

3. 孔祥熙致国民政府呈

(1939年4月22日)

案奉钧府二十八年三月十日渝密字第一六号训令转发国防最高委员会交议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办法一案到院，经

1_系发文时间。

饬据内政、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签注意见后，发交本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详细研究，兹据拟具节略前来，经提出本院第四一〇次会议，决议："通过。送国防最高委员会。"除照案转送核夺，并将各部意见清单附送参考及分行外，理合缮同原件呈请鉴核。谨呈国民政府

计缮呈原节略一件，又各部意见清单一份。

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 印

节　略

有国籍之犹太人保有其本国国民之权利与义务，如欲来华，必以某国国民之资格，其入境手续及入境后之居留地点，可照现行条约及惯例办理。如欲予以特惠，在我受条约及政治、经济各种困难之牵制，在彼又受其本国政令之阻碍，诚如内政、外交等部所言，诸多不便。是以关于有国籍之犹太人，似无特订办法之必要。

无国籍之犹太人则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之义训诲同志，吾人理应尽力之所能，予以协助。但犹太人问题复杂，我方对彼辈所表示之好感，颇易引起他方之误会。兹就国内及国际情形所许可之范围，拟协助犹太人之办法三项：

(一) 入境之协助

凡国联之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之慈善团体认为品行端正而确为无国籍之犹太人，我国驻外使领馆得给予特别护照，许其入我国国境，惟享受此种特殊权利之犹太人，应先向我具呈志愿书，声明两点：(甲) 入境后遵守我国法律并接受我国法庭之约束。(乙) 入境后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如有违者，我国得驱逐出境。

(二) 入境后之居留

无国籍之犹太人入境后应暂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其愿入我国籍者，依照我国法律手续办理，入籍后与一般国民享受平等权利，绝不因种族与宗教之差别而有所歧视。

(三) 职业之介绍

现在无国籍之犹太人多处境困难，职业上有予以协助之必要。吾人在建国过程中，所需各种专门技术人员颇多，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机械修理员等，政府机关应各就主管范围调查需要情形，开具详细清单，注明所需要之人员及所拟之待遇，由外交部转发使领馆注意延聘，并请国联协助罗致，如觅得适当人员而能自备川资，或由国联或国际慈善团体代备川资来华者，各使领馆于得国内任用机关许可后，得与签订服务契约。其无契约而自动来华者，我国虽不负任何职业上之义务，政府似可训令各省市指定机关举行失业登记，并在可能范围之内介绍职业。

以上办法如蒙通过，政府似应训令驻国联代表，将办法正式通知国联，并同时在重庆发表声明。至于宣传之措辞，即以本办法为根据。

(一) 内政部意见

一、划定西南边区不与国际路线接近之商埠为寄居区域。

国际路线如任多数久居之外人住此，不免泄漏我国际及国防上之秘密，万一防范不周，且有滋生事变之虞。又犹太人虽已亡国，其人民多入他国国籍，与我订有条约者有之，此种寄居地依据条约规定（外人租地以通商口岸为限）及避免

宗教冲突，仍以较开发之商埠为宜。依上述两项观点，其区域似应指定与英属缅甸接近之云南腾越（即腾冲）商埠。

二、由政府自建住宅为寄居之所。

此等犹太人如皆无国籍，不受领事裁判权之保障，完全服从我国法律，自与外人地权问题无关，可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建寄居住宅，但当继续办理归化手续，如此则寄居区域只需西南边区较开发之地，均可适用。

三、划定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商埠为寄居区域。

如能避免第一项之顾虑，亦可就接近国际路线之商埠划定寄居区域，但须视国防布置力量及外交上情况如何而定，并须加强治安机关力量（尤其警察机关力量之加强及基干部人员之健全），似可指定与法属安南接壤之云南河口商埠。

四、寄居区域之管理。

该区域之管理，应加强其组织，并应以警察机关为基干，其组织体系似可参照庐山管理局、鸡公山管理局及汉口特三区市政局等规模而设置之。

（二）外交部意见

一、国籍问题

来华之犹太人，其法律地位因有无国籍而不同，其有国籍者，亦因其所属国在华是否享有领事裁判权而各异。盖无国籍之犹太人管理易，而有国籍之犹太人管理难。依此解释，划定寄居区域似应仅以无国籍之犹太人为限。

二、领事裁判权问题

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之犹太人，如意大利犹太人之类，在内地居住，则其区域内增加多量不受我法律及法院管辖之外人，殊非所宜。德国虽无领判权，而德籍犹太人在内地寄居，德国仍可借外交保护，从事干涉。

三、内地居住问题

外人居住我国向以通商口岸为限，即在华无领判权国家之人民，如苏联人及德人，我国亦未同意其内地杂居，一旦允许犹太人寄居内地，其他国家必将根据条约援例要求。

四、寄居区域问题

犹太人刻苦耐劳，善于经纪，划定区域过广，初期固易于管理，但聚处日久，万一发生民族自决及要求自治呼声，将不易统制，且该区域如接近通商口岸或国际路线，易受外力诱惑，于我不利。

五、国际宣传问题

敌人及法西斯国家每诬我国为共产，此时收容大批犹太人，难免不予敌人以反宣传口实，盖法西斯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与犹太人往往相提并论。最近德大使馆秘书康培曾以闻有此项拟议，来部表示认德政府虽未便提出异议，但犹太人对德向怀仇视，应请特予注意云云，足证德人重视此事。至扶助弱小民族一点，素为拥有殖民地之英法所不喜闻，似亦不便加以宣传。

如此案期在必行，根据上述各点，似应注意下列原则：

一、无国籍犹太人可令寄居特别指定区域，此种区域宜小不宜大，宜分散不宜集中，并宜远离通商口岸及国际路线。

二、有国籍犹太人应限居于通商口岸。

三、国际宣传措辞应侧重人道主义及贫穷救济。

（三）军政部意见

一、对于无国籍之犹太人准予居留，不予授予居住权及特定区域，以重国土主权。

二、如有划定居留地区必要，须在我能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如蒙自当滇越铁道中心，可供

选择参考)。

三、为实施便利计,似可由驻外使馆办理绍介、咨询之手续,或于通国际路线之商埠设立招待所与救济会等,予以便利。

(四) 时政部意见

一、指定适宜地区给予垦殖

此项犹太人如原系耕农或具有农林学识者,可就接近内地交通线之处择定地区,给予垦殖,并限制在未归化我国以前不得享有垦地所有权。若接近国际路线划定寄居区域,恐不免发生流弊。

二、变通入境手续酌予便利

此次被迫犹太人多系仓皇出走,即具有国籍者,恐在德、奥等国亦未便能办理出国手续,其未持有入境护照者,如何予以变通,似应由外交部拟订办法,以便饬关遵办。

三、入境时酌免税捐

凡许可入境之犹太人,随身携带物件除违禁品应予取缔以及大宗货物仍应征税外,其余生活上之用具以及零星物品,似可酌予免税,以示矜恤。

(五) 交通部意见

犹太人生长于生活设备完善之国,是否愿移内地居住,似可派员先向上海犹太人团体征询意见,关于地点及居住区内一切设备问题,均可先行接洽后再为进行。

4.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

(1939年5月2日)

公　函　　　　　　　　　　　　渝密字第一二六号

径启者:贵厅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国议字第一〇五〇

号公函，为关于孙委员科提请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案，准行政院通过办法，请转陈核夺。经陈奉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办法通过，不必正式通知国联，录案并抄件函达查照转陈密饬遵办等由。准此，业经陈奉国民政府密令行政院遵照办理矣。相应函复查照转陈为荷。此致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

国民政府文官处 印

5. 孔祥熙致国民政府呈

(1939年5月3日)

奉钧府二十八年五月渝密字第四九号训令，以协助犹太人办法三项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议决，仰遵照办理等因，奉此，除令饬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各部分别遵办，并密令各省市政府遵照外，理合呈复鉴核。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 印

材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俊雄译，原载《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1]（一）

1.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致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电

1939年

原本向数千名中国难民提供救济的上海救济问题因千余名奥德犹太难民的到来而出人意料地负担加重了。由于已知另有2 000多犹太人正在来沪途中，本地犹太社区无力应付这个问题，呼吁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给予援助。当地犹太社区用在先期抵达的奥德难民身上的救济金平均每月1 500元（上海币），由于最近奥德难民涌入上海，已用救济金近60 000元，另外包括从纽约、伦敦募集到的5 000美元。由于中日战争，上海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为此迫切需要采取一切手段从上海转移难民。应犹太成员小霍泽尔请求，今天美国教会援华会经与当地犹太委员会商讨，进一步证实目前约有70%的抵沪犹太难民在很快用尽个人钱财后已一无所有。估计所有抵沪难民中只有约10%的人能够找到工作。当地难民每人每月约花生活费8美元。建议红十字会提请纽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和B'nai B'rith华盛顿支部关注此事，并努力设法筹措资金满足上海方面之需。

1_欧洲犹太难民开始陆续抵沪后，上海的中外慈善团体均积极组织或投入援助来沪犹太难民的工作。以下汇集了这些团体及它们与海外相关机构之间救助犹太难民的来往信函和其他有关材料。

2. 贝克致奥姆凡函

1939年1月4日

尊敬的先生：

去年12月31日大函收到，一俟我向你提起过的那份名单准备好以后，将把它连同你的各证明书一起转报上去。

尽管如此我建议你一旦另有就业机会，就应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因为与内地的那些机构来回联系需要好几个星期，其结果也肯定是不明朗的。

贝克谨启

附：

奥姆凡致贝克函

1938年12月31日

尊敬的先生：

我在报上看到中国正计划修筑铁路和公路沥青路。根据我们上次面谈的情况，我谨请求申请参加这项工程。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有关本人工作方式的细节。我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直到现在我自己工作中都一直能够凭良心按时完成各项工作。我习惯于直接到建筑工地指挥施工，并且给大家作示范。除此之外，我还做所有的文字工作。我时刻期待着发挥我所有的才能，请求你帮我谋到这份工作。我会再列一份清单，注明以前所曾涉足的一些专项工作。

我已要求施内斯汀格 (Schlestigner) 先生与我同行，他当我的助手五年了。他随时准备再度追随我工作。对我来说，他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因为所有的文字工作得由他来做，也因为他的英语能力。

如果你关心我的工作问题的话，请你尽早给我一个答

复，因为我可能会从另一渠道得到别的工作机会。

谢谢你的关心！

奥姆凡谨启

3. 新闻：犹太难民二千余将陆续来远东
——新加坡、菲岛准少量居留　大连亦能收容三百名

1939年1月13日

德奥籍犹太难民之抵沪者，迄今已有50人，据闻尚有200余人将在3月中旬以前陆续来到远东，其中多数以上海为目的地，仅有少数已准许在新加坡及马尼拉居住。此外尚有一临时约定业已成立，可在大连收容难民约30人，其第一批前往者将为本星期日乘意轮"维多利亚号"来沪难民中之一部分约20人（其全数230人）。据上海所得各轮船公司报告，亨美轮船公司闻已有两轮被租，将专运犹太难民自德国来沪，并闻欧洲难民之离开德奥者，今后须在乘船口岸至少居留两星期，以便将名单送交港务当局及其所乘轮船之公司当局，此法于本埠救济团体当可便利不少，盖以前对于来沪难民之人数及职业等大率至临时方能译悉也。公共租界工部局于两星期前曾因犹太难民问题致函领事团促其注意，迄今尚未得复。闻领事团中有决定在意总领事兼领袖领事未回沪以前先取单独行动者，但只限于初步研究两租界内之难民情形，俟领袖领事由日本回沪以后再行详细调查，并讨论应付方法云云。

4. 卡茨基致霍泽尔函

1939年1月17日

尊敬的霍泽尔先生：

你1月10日的那封为了让海曼先生对上海方面的情况

加以注意的来信已经收到。海曼先生出城几天，信正好交到具函人手中。

毫无疑问，正如你哥哥告诉你的，他们已经把上海方面的形势通过几封电报和信件向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及英国、法国的这类组织通报过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德国犹太人理事会和犹太移民拓殖援助会。这类消息有的来源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不过我们也能从上海租界工部局得到一些忠告。你大概对这些电报信件的内容也是了解的。

上个月，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再次向上海当地的难民机构提供了一笔基金。当时我们寄去2 500美元，这样1938年我们对上海方面的捐款总数达到5 000美元。

此外，我们也的的确确引起了德国犹太人理事会英国分部对这件事的关注。应我们的要求，英国理事会捐赠了500多英镑。此外，我们的英国朋友还说，他们将努力在那些与上海有利害关系、在上海有势力的犹太家族中找到一家有志于对上海犹太难民问题采取积极有益举动的家族。

在过去的3周中，根据我们从上海得到的紧急情报，我们再次与我会驻巴黎办事处取得联系。他们已就运送另一批难民赴沪的问题与德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代表进行过数番讨论。形势似乎一天比一天复杂起来，为了获得对上海难民的额外援助，我会驻巴黎办事处已与我们的英国同事以及其他类似的犹太人团体取得了联系。前几天，我们授权巴黎办事处为上海救济事业认捐5 000英镑作为临时援助，英国理事会也授权认捐同样数目的援助款。我们当然随时准备提供帮助，这里及国外所有其他的负责团体也将毫无

疑问地准备提供帮助。B’nai B’rith 通知我们，他们将汇寄50美元给其上海支部办事处用于救济工作。

现在我们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观点，各种地方福利基金应该接纳直接从上海发出的求助要求。我们以前曾与你们深入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前述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用于上海救济工作上的拨款和能够从欧洲获得的救济拨款数额，这两笔记录将启示你应该对上海福利委员会向地方福利基金请求援助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由地方福利基金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不计其数的求助要求的相关事实进行评判是极端困难的。这是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事。我们会争取让由我们支配的有限基金满足难民的需要。很显然，我们不可能提供比我们从赞助人那里所收到的还多的援助，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极端的紧急状况要求我们的财力比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得到的要雄厚得多。上海所面临的状况只是其中之一。很显然，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有必要筹募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基金，只要多筹到几成基金，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卡茨基 (代表海曼) 谨启

5. 斯皮尔曼致贝克函

1939年1月18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上次与你晤谈后，我已弄清各个机修工、工程师等的语言能力，非常高兴附上两份名单。

尊敬的贝克博士，感谢你为这些难民所做的一切，我会

记住的。

斯皮尔曼谨启

附：

贝克致斯皮尔曼函

1938年12月30日

尊敬的先生：

如果贵会能够列出一份有特殊技能的犹太难民名单的话，我认为我们外界人士帮助安置他们中的部分人是有可能的，话虽如此，但我并不希望许诺什么。

我有兴趣从难民中找一位会讲英语，有在合作社工作经历，尤其是搞过生产合作的人。

贝克谨启

6. 贝克致骆传华函

1939年1月20日

尊敬的骆：

函内附有一份犹太难民机械修理技能调查表，据认为它在内地很有用。你可以看到红线所指语言并非个人所操的德语，其涵义在该页底端有答案。

如果你能将此表转送给对此感兴趣的那些政府部门的话，将会帮上海这边减轻很大的压力。不过，在这件事上我首先关心的是给内地提供可能的服务。

如果我们今后向你提出很多类似的要求，请有话直说。当然，如果你能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帮我们做这类事的话，这将会是件伟大的壮举。

贝克谨启

7．杨格致贝克函

1939年2月22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1月20日大函收到，已将犹太难民机械修理技能调查表递交经济部长翁文灏博士，如果合意，请翁博士将该表转交交通部长，因为调查表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对交通部有用。另外，我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愿意聘用这些人的话，最好派遣得到授权的代表前往上海与他们签订合同。如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将随时向你通报。在我看来，聘用这些难民可能会对国民政府有很大的好处。

今后如果你有进一步的情况需要函告的话，建议你通过香港汇丰银行大楼104室中央信托局把副本转交给我，他们有办法更快地将信按期交到我手上。

我高兴地注意到美国社交会堂财务状况良好，机构负债已经偿清。也许你还记得，我一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借点钱而能保全这个机构是无可非议的。

杨格谨启

附：　　贝克致杨格函

1939年1月20日

尊敬的杨博士：

函内附有一份犹太难民机械修理技能调查表，据说它在内地很有用。你可以看到红线所指语言并非个人所操的德语，其涵义在该页底端有答案。

如果你能将此表转送给对此感兴趣的那些政府部门的话，将会帮上海这边减轻很大的压力。不过，在这件事上我

首先关心的是给内地提供可能的服务。

趁此机会，我想告诉你，你上海的老朋友们绝大部分都很好。实际上，我还没有听说谁身体不好。我从内地回来后，他们一碰到我就打听你的情况。

我们基金会有点担心庚款会停付的事。柏韵士下月回家，我将接替他做司库，该轮到我头痛了。自然，如果我们确实没有这笔钱，我们就会像我岳父常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问他到底怎样过法，他会回答：“随它去！”

贝克谨启

8. 斯皮尔曼致贝克函

1939年4月3日

尊敬的先生：

1月28日及3月2日，伦敦德国犹太人理事会分别电汇给我们2 500英镑，这笔钱全部由纽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捐赠。你也许有兴趣知道这件事。

斯皮尔曼谨启

材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俊雄译，原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二）

9. 斯皮尔曼致贝克函

1939年1月28日

尊敬的贝克先生：

斯摩尔先生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对他的这个看法我一点也不惊讶。

虽然本会已要求金斯伯格先生担负起组织华德路138号新难民之家的责任，但是，星期三下午我们的经费即将告罄这一事实极大地制约了他的行动。我们现在所希望的就是在把新的难民之家整理好后，能够给100或120名左右的难民一个住的地方。

从萨缪尔爵士的电报中你会知道，我们现在是一切以资金为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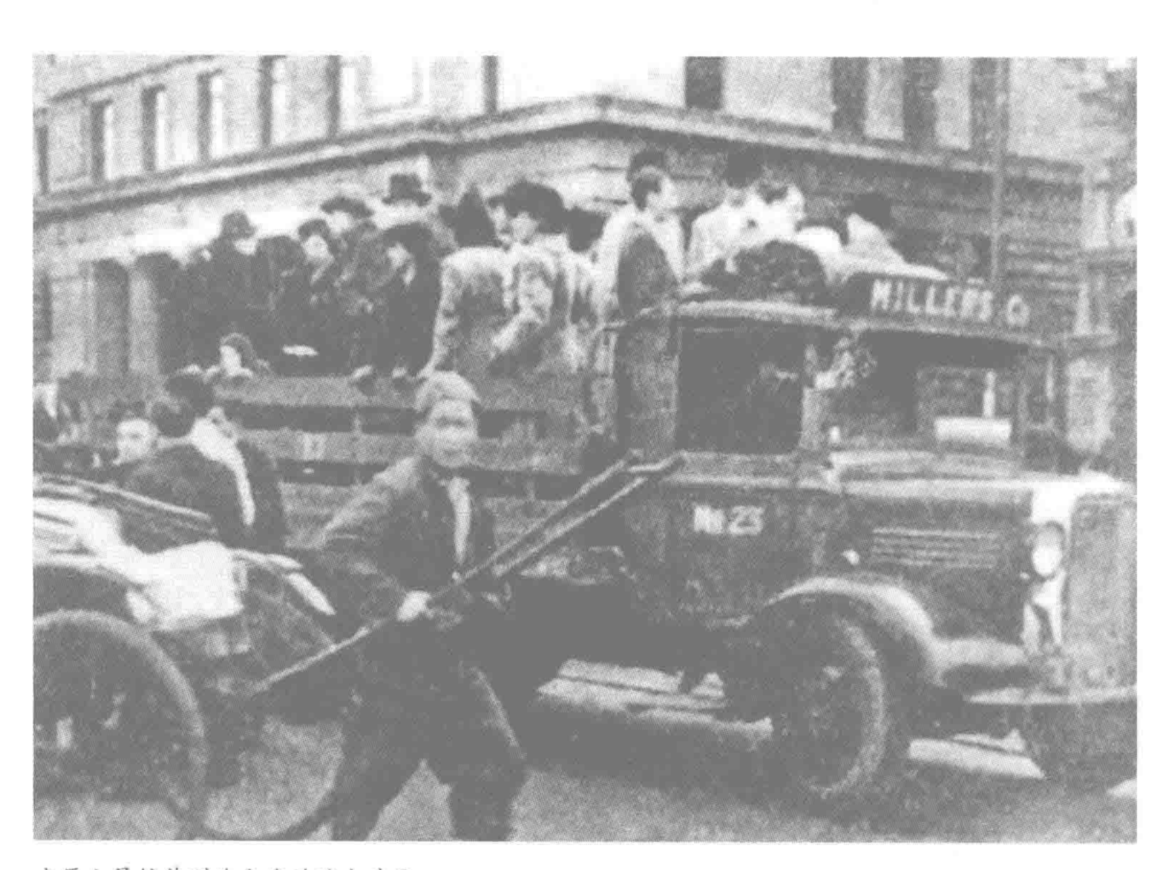
现在，由我担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正在到处寻找资金援助。金斯伯格先生负责照看新的难民之家，本会正在为他挑选足够的助手。

星期三各小组将开会，提名小组成员人选。

现在已经很清楚，由于到的难民太多，我们不可能让所有难民在同一处吃饭并且只能再次到处安排住宿。

请相信我，亲爱的贝克博士。

斯皮尔曼谨启



志愿人员接待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

10. 斯皮尔曼致贝克函

1939年3月1日

尊敬的贝克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通报，我收到了重庆方面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博士的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我听说将不再允许犹太人进入上海。中国人民虽然自身遭受着史无前例的痛苦，但对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民仍深表同情。你对努力劝说中国政府在中国西南或西北地区划立一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犹太人）居住区，并建立一个半官方性的招聘机构帮助犹太技术人员寻找工作一事有何反应，请与你的同事们就此事商量一下，用同样的方式给我一个答复。”

对此，我回电答复如下：“非常感兴趣，我正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本会正在研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论我们作出何种决定，我都将让你充分了解。

斯皮尔曼谨启

11. 斯皮尔曼在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1939年4月23日

时间：1939年4月23日下午5点，星期日。

出席者：

M.斯皮尔曼主席、E.海伊姆、D.E.J.亚伯拉罕、R .D.亚伯拉罕、M.布朗法师、H.卡默林、M.阿许肯那齐、E.凯伦、J.M.阿尔可、L.格林伯格、H.金斯伯格、E.卡恩、B.罗森贝格、K.马克、M.雅各布斯（犹太自卫队队长）

缺席者：

J.霍泽尔（在香港）、S.E.勒维 L.弗雷德曼（在巴黎）

先生们：

执委会要求你们参加此次会议，目的是把难民问题的严峻形势向你们讲清楚。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是在昨晚我们收到那封全面改变我们困境的电报之前准备的。电报的事下面会讲到的。

截至昨天中午，自（去年）8月份以来，我们的救济基金上收到的捐款总数为：384 000上海元。

这笔基金的沪外主要捐赠者是：

纽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	2 500美元	
	5 000英镑	160 530（上海元）
开罗	1 000英镑	28 981（上海元）
伦敦德国犹太人理事会	500英镑	14 800（上海元）
新加坡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		10 500（上海元）
上海工部局		10 000（上海元）
法国总领事		5 000（上海元）

另外还得加上指定捐给复兴小组使用的大约170 000上海元。

昨天中午我们的银行账户上仅剩下46 000上海元。这其中还得扣除未付清的账单，比如现在正用于兆丰路难民中心订购肉、面包、鸡蛋、床具及安装电路的账单。巴尔巴什先生为我们存入的约1 500元，只有在得到巴黎犹太人移民拓殖援助会的同意后才能使用，其中430元将用于新学校，150元用于幼儿园，等等。

如此算来，我们只剩下约35 000元可供支配。正如诸位所知，我们已在装修难民中心和维持难民生活上花了348 000

元，用于复兴170 000元，共计518 000元。

大家可能不知道，除了上面我提到的款项外，巴黎犹太移民拓殖会还向各种各样的难民汇款总计3 000美元。

我并不想夸大过去几个星期里执委会所遭遇的困境。务请明白这一点，我们对伦敦或巴黎提供的帮助能否持续心中无数。我们从新加坡得到的援助尽管非常令人感激，但却不足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一点可以从弗雷恩克尔先生给我的来信中看出。在信中，他担心不能再继续帮助我们了，因为他们也收到马尼拉方面请求援助的呼吁。当地现在约有1 300名难民，其中350人仍未找到工作，马尼拉难民救助会必须保证这些难民得到照顾，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香港方面捐得很少，每月仅仅500元，马尼拉则一点也没有，加尔各答也一点没有。而且，尽管我已向全澳大利亚慈善机构发出了请求，但到目前为止却杳无音讯。只有开罗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下面还会提到开罗的那些友人们。

如果不是对本会银行结余的减少感到绝望的话，我们是不会非常焦急地决定于4月14日分别向伦敦、纽约和巴黎发出求救电报的。巴黎方面很快答复说这件事将由纽约方面负责办理。但截至昨天中午，我们仍未收到纽约和伦敦方面的答复。

于是，昨天上午我们又向伦敦发出一封SOS电报，请求他们就此与巴黎和纽约方面联络。这封电报过一会读给你们听。

诸位也许已经获悉，接下来的三天内预计将有三艘轮船运来1 000至1 100名难民。除此之外，我们已经得到通

知，Lolyd Triestino公司将于5月运沪1 600难民，6、7、8月运沪各1 000难民。德国轮船将运来多少难民我们不能知道准确的数字，但据谣传，仅5月份一个月预计就有3 000多难民抵沪。再把每一艘法国、日本、英国轮船运沪难民人数考虑在内，你们马上就会明白，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似乎无可救药。

即便手头有充分的基金，应付这些人数不断增加的难民，为他们找住的，要照料好他们也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更何况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基金，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

大多数人认为这纯粹是犹太人的问题。我们却认为这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强加给这里的犹太人社区，强加给整个上海的一个国际性问题。

请记住，截至昨日晚上，伦敦和纽约方面仍未能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准备采取何种行动。

委员会一直认为应强制性地在各个方面施行节约，即便由此使我们的工作冒着令人不满意的风险。

委员会得出结论，持有健康诊断书坚决要求住在难民中心之外的人太多了。3月份我们花22 000元为有诊断书的难民在外租房。

以后再也不会支付这类租房津贴了。除非分配及收容小组主席海伊姆及其助手凯伦认为情况特殊，否则所有难民必须迁入各中心。

务必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们的未来如此不明朗，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即尽管委员会在许多方面是强有力的，但诸位必须明白难民有一些不愉快是在所难免的。

周五下午，我与几位负责难民伙食供应的人员举行了

一次会谈。华德路难民中心负责人温伯格，河滨大厦的罗森贝格大夫、哈斯小姐，马克斯博士和翁德尔先生也参加了会谈。

在那次会上我省去医院管理不讲，是因为我认为而且我也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照料好病人和儿童。

在会上我讲明了财政状况，问他们能否考虑进一步削减伙食开支。

我们每天的伙食费现在低于40上海分，相当于6.5美分或3.25便士。

我已经成功地把面包的价格逐步从1镑16分降到12分，现在又降到10分却没有降低面包的质量。鸡蛋的花费减少到3分半以下。

这些举措均得到了负责伙食的人士的全力支持。

通过大量采用稻米作为主食的方法还有可能进一步削减伙食费用。这一点尚待调查。我们将就此征求医务小组的意见。

困扰委员会的另一个大难题是儿童的教育问题。100多名儿童已经到上海犹太人学校就读，但学校已严重超员。我们应该感谢布朗法师、卡恩太太、卢森伯格太太以及屠先生。

亚历山大太太管理下的一家幼儿园已经在难民中心开园了。这位夫人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有经验的德国教育家。我建议大家去这个地方看看，你们将确信这些孩子是多么的开心。

困扰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对那些我们没法帮他们找到工作的15至20岁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由迪德纳大夫领导，受医务小组监督，由内丝、沃尔特

和莫斯大夫组成的本会会属医院实在太小了，只有60张病床。现在迫切需要一家至少有200张床位的医院。

在夏日高温下，我们必须要有电冰箱用来贮藏食物。尤其是星期六和犹太节日我们不做饭，食物必须提前一晚做好保存下来。

在向你们报告更令人开心的那部分内容前，我想告诉诸位：

第一，已经经常有人抱怨难民中心的卫生设施不善。我对这些评论不耐烦了，已请求上海卫生局派员来检查难民中心，并就此提出报告。

卫生局专员乔丹先生以私人身份视察了难民中心，除了建议用水泥抹一下厨房地面外，他在报告中说那里的卫生设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厨房地面的事在我收到乔丹的报告前我们就已经作出了决定，现在厨房地面已经搞好。

乔丹大夫指出，难民中心在各个方面都是符合卫生要求的，那些批评者必须记住那儿毕竟是收容所。

第二，医务小组认为华德路难民中心的食物份量不够。本人一个星期至少在那里吃两餐，海伊姆先生经常去，每个陪我们去的人都认为，那里的食物尽管单调但好吃，份量也足。不过，海伊姆先生并不完全赞同我的看法，这件事我还要去处理。

第三，医务小组建议在兆丰路难民中心盖间厨房以供难民们在炎热的夏天吃饭之用。这只是个钱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么做了，我们就必须又要准备一个新的伙食机构，这一点我目前无法答应。

我们今后也许不得不扩大华德路难民中心的厨房和餐室，但暂时我们最好爱惜点钱。

海伊姆在会上报告，一个不愿透露身份的团体向亚伯拉罕提出愿意负责兆丰路难民中心厨房的所有花费。斯皮尔曼答复道：他最好请自己的工程师拟份计划，作些评估，搞点比较。斯皮尔曼要求亚伯拉罕转达本委员会对匿名捐赠者的感谢。

有没有人要发表什么意见？没有的话，现在开始向大家报告令人兴奋一些的消息。

昨天我们收到了伦敦方面的一封电报，布朗法师收到了一封来信。这两者只能在安息日之后公布。

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们发出的电报及昨晚收到的回电：

4月14日发往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电报：

"本地难民7 000，委员会供养3 000，(基金)只够三个星期之用，5月底前还有4 000难民抵沪，除非立即得到定期可靠的帮助，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撒手不管，渴望了解贵方将采取何种措施使我们能够在本月24日800难民抵沪前继续坚定地执行我们的政策，上海当局确信处境严重又绝对不管，除非你们的援助到达，否则他们必定要求德国领事馆为其本国难民承担责任，上海(犹太)社区工作非常出色。"

4月22日上午我们给伦敦方面发出电报：

"难民肯定将面临极度饥荒，必须明确地动用政治、经济手段方能解决它对整个社区的影响。你们持续的援助是必需的，请转告巴黎、伦敦方面：英国总领事馆已真正地警觉起来并已紧急向(外交)大臣禀报。"

4月22日星期六晚上收到伦敦方面回电：

"14日电报收到，经半数同意，已电汇2 000英镑，希望今后数月每月寄去这么多。另外，开罗方面每月寄1 000英

镑。敬候报来前几个月开支详情及下个季度支出预算。”

布朗教士收到伦敦犹太人委员会3月30日发来的一封信，信中透露伦敦完全了解我们的困境，许诺提供财政援助。他们同时告诉布朗，开罗将每月寄钱给我们。

大家都看到了，困扰我们的最紧迫的问题结束了，但前景仍不明朗。因此，执委会成员同意我们介绍过的通常被人认为很严厉的难民新居安排规则还必须严格坚持。

这次伦敦、开罗也许还有纽约方面的帮助是我们犹太社区必须要感激的。没有他们的帮助，小小的犹太社区要想照料好如此众多的自己的同胞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过来的。我根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帮助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现在我已确定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我期待与伦敦、纽约和巴黎的朋友们进行私下接触。我打算5月14日乘日本快轮出发，6月3日到纽约，估计6月15日到巴黎。我离开期间整个组织交由海伊姆先生代管。我会让你们相信他会谨慎地、节约地、充满爱心地、非常能干地处理各种问题。

12. 斯皮尔曼致贝克函

1939年4月27日

尊敬的贝克先生：

函内附有一份本人在23日星期天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上讲话的稿本副本，它将让您明白一切。

因您的指点，昨日下午我们收到了从开罗寄来的1 000英镑。不过我们迄今为止尚未收到任何有关他们将每月按数汇寄的确认文件。

您也理解，尽管近期困扰我们的财政问题已经结束，但由于抵沪的新难民不见减少，我们仍将面临最艰巨的任务。

斯皮尔曼谨启

13. 贝克致居特函

1939年5月1日

尊敬的居特先生：

我想知道明天的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会议上我们是否应该讨论要求红十字会同意动用美国小麦来救济犹太难民的问题。

贝克谨启

14. 贝克致杨格函

1939年5月5日

尊敬的杨格博士：

函内附有一份材料，请看看其中有工程经验的那些难民在内地能否派上用场。如有政府部门或其他别的机构希望与他们联系，请速向本办事处联系办理。

贝克谨启

15. 贝克致斯皮尔曼受函

1939年5月11日

亲爱的斯皮尔曼先生：

对雷萨先生发表在今天上午《字林西报》上的那封信(该信剪报随函附上)，我真有点不知所措。

前天雷萨先生来过我的办公室，向我出示了一封阳光

牛奶场许诺赠送50瓶牛奶的信件。但我必须声明，他无权声称自己是某家红十字会的代表。

他同时还向我出示了一些表明他过去几年中向美国红十字会缴纳过所谓的会员费的收据。但是，按美国红十字会的规定，会费不外是向该组织的国家和地方金库捐款。他另外还向我出示了德国红十字会各位负责人的信件，信上讲些什么内容我无法证明，因为我无法自由使用德语。中国红十字会或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均未授权他或任何其他人募集任何物品。

我不希望表明我认为雷萨先生是个骗子。我似乎记得我住在旧金山时，当地的一些公共事务活动中常有他的名字出现。我确信他这么做是被这样的一个愿望所驱动：通过做慈善事业的方式对这个城市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对最近的移民救济上的不足有所帮助。因此，我决不会给报社去信揭露他使他名誉扫地，也不会去阻碍移民们得到任何帮助的机会。另一方面，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在对付大量真正的骗子。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在募捐者使用红十字会名称的问题上非常严格，以保护大量善良的但见闻不广的老百姓免受蒙蔽，正是他们充满着对红十字会的信赖，把它看作一个救济机构。我希望了解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贝克谨启

附：

（1）斯皮尔曼关于雷萨其人复贝克函

1939年5月13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我认为雷萨先生有点怪。几个星期前，他来拜访过我，

提出一天为我工作几个小时的请求。我谢绝了，我告诉他我们只雇用那些能够全日为我们工作的人。

让我感到这人有点怪的是他抱怨他曾去访问过的华德路难民中心不听他的指示。我直率地向他解释，由于他不是本委员会任何一个小组的官员，甚至未经允许访问该难民中心，所以一点也别想指望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听他的。

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好的，而且从阳光牛奶场募集到的牛奶已经送到华德路难民中心。但我认为你应该让他明白，当他还不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时，他无权这么声称。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私人的募集活动。不过，除收下他送来的牛奶外，我别无选择。你能否请他停止这种做法，尤其是当人们对科莫尔先生创办的牛奶基金反映很好的时候。

抱歉不能向你作行前告别，不过，您明白，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

斯皮尔曼谨启

附：

（2）雷萨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一封信

1939年5月11日

编辑先生：

位于大西路125号的阳光牛奶场非常友好地把为移民儿童准备的50瓶牛奶交到身为红十字会上海代表的本人手上。十分感谢他们这种乐善好施的举动，我谨请求你在贵报公布这一善举。

也许好的榜样会使人群起效仿，毕竟这些难民实在是

太悲惨了，任何善举都是会得到回报的。我的电话号码是23389。我盼望着慈善家们！

胡戈·雷萨谨启

16. 贝克致林可胜函

1939年6月1日

尊敬的林博士：

兹介绍贵方所雇请之汽车修理工桑托先生。

双方同意自6月4日起，每月付给桑托先生工资160元，另外提供相当于同等数额费用的伙食和住宿。他已在这里接受过体检和机修技能考试，结果均令人满意。

我们已经为他购买了去海防的轮船票，并且安排他驾驶一辆“安息日耶稣再生论者”号卡车前往重庆。关于这一点，我将另写信向你解释。这之后他将听从你的调遣。我们已向他预付100元旅行费用，这笔钱到时候由他向你说明用途。我们还给了他一套标准的旅行装备，这些装备等他回到上海时要归还给我们，这笔费用由美国教会援华会救济委员驻华办事处拨付。

贝克谨启

17. W.S.劳先生致贝克函

1939年6月13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施肇基博士托我给你寄上函内所附来自牛津的信件，施请求你告诉他有关理查德·科奇博士的消息，尤其是他目前的情况和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以便让他向科特丝小姐回话，施博士知道你在那个负责照顾德国犹太难民的委

员会工作。

W.S.劳谨启

18. 贝克致科莫尔函

1939年6月13日

尊敬的先生：

英国关心此事的朋友们正慎重地打听37岁的理查德·科奇博士和32岁的鲁道夫·科奇博士两兄弟的情况。

他们要求问清楚兄弟俩目前的住址，是否找到工作，如果没有，前景如何。

贝克谨启

材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俊雄译，原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三）

19. 贝克致施肇基函

1939年6月16日

尊敬的施博士：

科奇兄弟俩今天早上来拜访我，言及现在还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工作。不过鲁道夫倒有点希望在某个教会医院谋个职位。但这种希望也非常不明确。

二位均住在华德路138号难民之家4号房。

听到他们身体健康、精神面貌很好的消息，相信你也同样会感到很高兴。

贝克谨启

20. 贝克致张度[1]函

1939年6月17日

尊敬的张先生：

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机械技能，有些是汽车修理工，有些是电工，还有一些是机床工和“多面手”。另外还有一些化学工程师。

我正在派遣6名汽车修理工前往贵阳红十字会工作，让他们帮助维修养护红十字会的汽车以使其正常运转。

1_中央信托局襄理。

但是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我办公室求我帮忙找工作。

在我确认这些难民成为真正的汽车修理工候选人之前，他们必须要经过此间汽车修理铺的资格认可。至于对其他职业的准从业人员进行何种测试，目前我还说不清楚，但毫无疑问肯定要作这种安排。

我的意思是，如果内地的公司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知道有这样一批拥有这类技能的难民可供招用的话，那对他们将是非常有用的。我想西南运输公司可能会雇用所有能够得到的汽车修理工。

我给杨格博士的信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显然那封信送错了地方，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收到回信。我现在给你写信，请你把这封信交到那些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士手中。务请明白，用不用这些难民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我并非负责照顾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如果帮助挑选有用的犹太难民对你或任何一位我们的朋友有益的话，我会乐意去做这件事的。

贝克谨启

21. 贝克致西尔柯克[1]函

1939年6月17日

尊敬的西尔柯克先生：

6月15日来函问华尔科特先生需要柴油发动机修理工一事，我一无所知。

有关罗森伯格夫人[2]的情况，我要求施肇基博士向霍特金先生联系了解。很显然发生了什么事，或是产生了什么误会，因为后来我得知，施并没有去拜访霍特金。如果你觉得与施博士很熟，我建议你到他那里去一趟。我觉得在这

1_（上海）公谊会主席。

2_援助欧洲来沪难民委员会教育小组成员。

种事上中间人太多了。

贝克谨启

附：

西尔柯克致贝克函

1939年6月15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我想你也许知道霍特金已经去了广州。临行前，他转交给我两张有关欧洲难民的便条：其中一张是有关为施博士的两位千金找一个教基础德语的女教师。霍特金留言中说已跟你提过，罗森伯格夫人适合这份工作，也乐意做这份工作。留言中还说你应该让他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需要做什么，请告诉我。我乐意帮施博士找个适合的教师。第二张便条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下盐务管理总局的华尔科特先生招聘有柴油发动机修理经验人员的结果。事情弄明白了吗？

很抱歉，打扰了。

西尔柯克谨启

22. 博因顿[1]致贝克函

1939年6月22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鉴于沪上欧洲移民问题日趋紧迫，许多人要求我召集由在沪各教会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开会讨论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法。

代表会议将于6月27日星期二下午4点在圆明园路169号教会大楼305室举行。我们希望你能与会或派代表参

1_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负责人。

加。现附上应邀与会者的名单，供参考。

博因顿谨启

23. 援助欧洲难民会议记录

1939年6月27日

上海教会大楼，1939年6月27日下午4点

出席者：考伊博士（主席）

美国社交堂代表：贝克、博因顿夫人、康迪特夫人

圣约翰主教教堂：艾里

上海独立基督教会：豪斯先生

新天安堂：阿兰主教、布莱克先生

贫民医疗救济会：修曾格博士

欧美基督教青年会：辛内斯先生

公谊会：西尔柯克先生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主教、格里格小姐、麦克拉肯夫人、斯迈尔主教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穆森先生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哈斯小姐

救世军：莫里斯

上海希伯来布道会：奎姆比先生

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科莫尔先生

罗伯茨主教和特里维特教长发来便笺，对不能与会表示遗憾，并表示密切关注会议讨论的各项议案。

博因顿先生宣布开会并主持简单的祷告仪式。

高级职员：考伊被选为会议主席，博因顿为秘书。

任务：后者随即指出本次会议的任务是认定在沪外国教会组织对大量来沪欧洲移民的责任以及商讨履行这些责

任的方法。

现状：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司库科莫尔表示，合作组织一个教会辅助委员会将会受到那些已经在从事这项救济工作的各委员会的欢迎。他同时也详细地报告了科莫尔委员会按他的要求调度资金的情况。

上海希伯来布道会奎姆比先生报告，36人现住在四川北路703号教会大楼。这套房子可容纳50多人，不过这些房间得先检查一下。上海希伯来布道会的首要任务是使该会成为一家传播福音的机构。已经建起4个中心。公平路450号有4间房被用作英语课堂，每周3次，用英语读经。四川路上既有读经室也有英语教室。法租界也在开班。教会大楼也有开班，并设有办事处。2 000余犹太难民参加过宗教活动。

目标：莫里斯建议明确目标以避免重复劳动，并对以下各点进行讨论：

1. 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是否欢迎组成一个教会辅助委员会？假设回答是肯定的。

2. 怎样组成这个辅助机构？

3. 它与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上海希伯来布道会和其他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的关系是怎样的？

4. 像这样的一个辅助机构能够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

(1) 基于采访和第一手材料而进行的宣传活动。

a. 向当地的外国政府提出建议

b. 设法接近在沪犹太侨民

c. 利用在英国和美国的宗教的和世俗的媒体

d. 在上海基督教社区开展活动

(2) 英语课靠志愿者帮助。

(3) 提供会话机会。

(4) 家庭访问,借此增加与妇女组织联合会的合作。

(5) 设法筹集钱、衣、物以为捐赠。

(6) 帮助找工作。

(7) 专门项目捐助。

(8) 旅行捐助。

备注:

1. 是否教徒们仅仅只能从这些活动和资金上得到帮助?

2. 难道像对其他民族的难民一样凭卡提供救助吗?

组织　随后经过投票,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计划组成一个代表团以适应上海各教会力量处理欧洲难民救济问题的需要。博因顿先生、穆森先生和莫里斯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他们有权指定新委员。

宣传　哈斯小姐询问起海外宣传的特点和范围,博因顿先生和格里格小姐作了答复。艾里指出该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确确实实是辅助性的,并且只是当作与本地及海外赞助者们联络的一种手段。

重点　看来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财务、宣传、人事在任何一种援助事业中都应当置于重点位置。

西尔柯克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考虑一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并建议下次在欧美基督教青年会开会时讨论这些问题。

救世军　莫里斯讲述了救世军援助部分难民的方法。他们用12名中国难童帮助犹太难民制作各种他们以前拿手的手工艺品。产品正在进入市场,这样做对双方均有帮助。

衣物需求　穆森先生谈到难民急切需要夏装。可能通过各个组织发出呼吁。

斯迈尔先生问如何帮助科莫尔，科莫尔答道：① 增加医院设备；② (开办) 一所难童英语学校；③ 为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创办一所育婴堂或幼儿园 (可能将由妇女组织联合会出面资助)。

最重要的问题是计划办一所招收难童的教会英语学校。

投票决定延期讨论刚刚成立的委员会下次何时召集开会的问题。

24. 贝克致迈尔斯[1]函

1939年6月22日

尊敬的迈尔斯：

本月16日来函刚刚收到，我感到非常高兴，不仅因为信是你写来的，而且因为它是对我发出的众多类似信件的第一封回信。上星期我刚给张度先生发了封信。加上拉塞先生，现在已有4位这类难民，我这里有两位正排队等候法国 (领事馆) 签发过境 (越南) 签证。另两位我准备把他们送到盐务管理局去。我们与这些难民签订的正式协议要求他们从事野外运输；要给他们配备全套野外装备，包括军用帐篷、行军床、蚊帐、遮阳帽、雨衣以及其他小东西，总价值约30元 (上海元)；每人每月60元薪水外加食物和住宿。

他们知道自己将来不得不过一种相当艰苦的生活，干真正的修理活，从事没完没了的汽车驾驶等等。他们中没有什么人会是"白领"。其中一人我们许诺每月给他160元，但这也是因为他有语言和其他方面的能力，我们估计他会是那种队长的角色，值得多拿一些。

这里还有很多电工、化学工程师、工程师等可备候用。

1. 中央信托局雇员，时在香港。

一旦你有任何此类方面的消息，请立即通知我。

不论你们何时需要人力，都请告诉我。我们会仔细行事以确保派到你们那里去的没有一个“假货”。不过我提议，一旦我们找到合适的人员就立即送给你，让你为他们安排所有的签证事宜。不知尊意如何？

贝克谨启

附：

迈尔斯致贝克函

1939年6月16日

尊敬的贝克先生：

拉塞博士告诉我，你那里有一份可以从事汽车修理和驾驶工作的德国难民名单。

能否把名单给我一份，另外再寄上这些人的资格证书，并告诉我他们在受雇期间所期望的最低薪水要求。

孔祥熙博士阁下要求我在联系汽车维修工招聘方面做点工作。我心目中倒中意于雇用一些有经验的外国机修工。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能会得到授权去雇用一批德国难民。

不论哪一位德国难民，一旦被雇用，他必须去内地干汽车修理和养护工作。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些有可能被我们雇用的难民是雇来做机修工的，不是请来当顾问的。按照他们的习惯做法，即使当工人，他们也要负责培训中国机修工，以使自己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按我个人的想法，“顾问”型的培训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而只有让他们当工人在汽车修理方面做些实实在在的示范才会（对培训中国工人）产生最佳效果。

我知道你不仅关心德国难民问题，而且也关心中国汽车运输业的改善。我希望通过聘用受过教育的德国机修工，能够对难民状况的改善和内地汽车运输问题的改善这两者都带来好处。

迈尔斯谨启

25. 贝克致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函

1939年7月6日

尊敬的先生们：

我收到一封中国工合香港促进会（香港Des Voexu 路22号）的来信，内称下列技工专家有可能受到雇用：

鼓风炉工*　化学工程师*

钢铁工　（无机）硫酸、烧碱、漂白剂工

煤矿工程师　高纯度化学品工*

纸及纤维素涂料工　植物染料、鞣皮、药工

费用会计员*　（带*者表示尤其重要）

现在尚未弄清这些人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报酬水平，但显然不能仅仅提供食物和住所——大概会跟同样技能、干同种工作的中国工人的薪水相当。

眼下我尚未接到任何一位专家、技工送来的报告，但无疑这些情况将按时获得。这批专家将在内地过上一种简单原始的生活。但总的来说，在战时，内地能够保证（他们）足够的健康条件。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内地单位可能会因雇用这些专家、技工而带来实业发达的机会。不过，这一点谁也不敢保证。

申请者需要携带合适的经连署证明的证件材料，这一点特别必要。同时按照这种援助方式的要求，他们还

必须携带贵会出具的有关申请人经历、培训情况的介绍信和各种令贵会满意的资格证书。跟你们一样，我们也不是一点也不怀疑那些申请者会过度夸大自己的优点，正如某些确实有如此行为的申请者那样。我相信你会意识到尽力避免在事情刚刚开始就出现这种令人尴尬局面的重要性。

愿意为你效劳，静候指教。

贝克谨启

附：

赫尔曼[1]致贝克函

1939年6月27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也许你还记得，6月份离开上海之前，我们曾面谈过帮助部分有一定技能的欧洲犹太难民寻找工作的事情。为了便于工作，你要求在香港专门设立一个中央协调性质的委员会。虽然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类机构，但我这里确实需要一些专门人才，这些难民也许能够补充这些职位。

泰勒教授3月30日至4月27日访问过正在开展工合运动的陕西地区后，拟定了一份报告，兹从中摘录一段：

"……（工合运动[2]）地区范围的扩大要求对这项运动进行更精细的组织，如果没有专家的帮助，工合在大后方经济区，比如西北就不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本段意在罗列工合发展中部分急需的项目，管中窥豹：

技术专家　很显然，需具备多种技能，但是，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都需要各类专家。哪怕这些专家全部或部分派往大后方而不是西北，我

1_中国工合香港促进会主席。

2_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爱国分子和海外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共同建立的，一个专门用于提供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的组织。

都绝对不会有什么看法，我只不过指出我在这里所见到的人才需求情况而已。

专家	何时需要
鼓风炉工*	即刻
钢铁工*	1939年秋
轧钢机工	1940年夏
采矿工程师	即刻
土木工程师	即刻
纸及纤维素涂料工	即刻
化学工程师*	即刻
(无机) 硫酸、烧碱、漂白剂工	
高纯度化学品工*	即刻
植物染料、鞣皮、药工	(带*者为特别重要)

另外，艾黎[1]要找一个一流的会计师，一位持有特许证的能做成本账的会计。不过，我怀疑在难民群中能否找到这样的适合人选。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用工需求转告给那些负责难民招工的人士的话，请把完整的招工档案寄给我。同样，我们也要对他们的性格和人品进行评估，因为到内地去工作一点也不轻松。艾黎在来信中也指出这些欧洲人将只在某些经过挑选的地区工作，因为有的地方存在着反犹情绪。

请务必将函内所附致T.Y.李的信尽快送达。我相信，一旦我们得到他，艾黎就会录用他——这取决于你们是否同意放他走。

非常感谢你对这类事的关心和友善举动。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赫尔曼谨启

1_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

26. 贝克致西尔柯克、马克思函

1939年7月8日

尊敬的先生们：

函内所附赫尔曼先生来信副本是作说明用的。

我必须指出，根据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有关章程规定，该会基金不允许用到除了中国难民以外的其他人身上。两家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也有这种规定。

现在这种时候坐三等舱去香港，从身体上讲并非不舒服，它的票价是法籍轮船的3倍。不知你所处的职位能否有权支付那些可能愿意去中国内地应聘的犹太技术人员的上述费用呢？

贝克谨启

附：

赫尔曼致贝克函

1939年7月12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非常感谢你在通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帮我们寻找技术人员方面所做的及时的工作。艾黎先生这几天正好在香港，在内地如何对待德国人的问题上，他给我讲了很多有益的看法。在外国人很少涉足的边远地方，他遇到过许多困难，于是他坚持认为这些人来后只需携带中国公民护照。德国护照上的签证作用甚微，远不及红十字会汽车以及红十字标记这一醒目的“通行证”管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必须向该会及在上海的那些人交代清楚。

艾黎先生看过你7月6日给我的那封信，非常感谢你的

帮助。他极其迫切地想得到那些技术人员，刚开始时或试用期内每人每月可给薪水国币80元左右。如果他们确为有用之才，能够达到各项具体要求的话，只要他们继续跟我们干，报酬还会增加。

眼下，我们缺乏专门的经费把这批人送往内地，因此只能请求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兄弟会，或其他团体处理这个问题。几个团体联手处理也行，以使这批人和我们自己早点上路。无论如何，我确信上海的救济团体会解决这个问题。

沪上诸位如果愿意为这批人做点什么的话，请按上面地址给我写信，然后我会把资料寄给内姆和其他重庆人士。对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致以最美好祝愿

赫尔曼谨启

27. 马克思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函

1939年7月10日

尊敬的先生们：

内列有中国工业合作社香港促进会提问详目的7月6日来函已经由沙逊大厦内的本会公共关系委员会转交给我们。填写来函中的提问实在令人高兴，不过要想全面收集材料很费时间。

敬请放心，此事不仅会极其仔细地去做，而且会做得非常准确、适当。

请你向那些关心这些（犹太）专家们的你的中国朋友们问好。

马克思谨启

28. 贝克致迈尔斯函

1939年7月17日

亲爱的迈尔斯：

6月22日去函之后，我还有些关于汽车修理工的情况要向你报告一下：

(1) 比尔斯汽车公司来函称：

“在对赫尔伯特和哥特吕布两位进行一番考核后，我们认为前者能够驾驶汽车，且有很丰富的机械修理知识，后者是一名机修工，而且很显然是一名很不错的机修工。

二位年轻人英语都说得很棒，曾在西班牙皇家军队中服役过，均为单身且身体健康。两位也对柴油发动机颇有经验。”

(2) 三角汽车公司来函，内开：

“兹证明布洛德斯基曾受雇于我公司服务部出任首席机修师兼工头，在我公司期间工作优异，令人称道。”

在电话中他们解释不得不将他们解雇的原因是其英语水平太差，无法就顾客提出的有关汽车修理方面的问题与他们进行交流，出于商业方面的原因，公司无力为其雇请一名翻译。我没见过这个人，也还不能对他的健康担保。

请告诉我这些人对你是否有用，如果你需要的话，他们怎样才能到你那里。

贝克谨启

29. 马克思致贝克函

1939年7月23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7月18日有关赫尔曼之惠函收悉，谢谢。支付旅费并非一普遍问题，实乃个别现象。本会是否准备提供这笔费用

完全取决于各人不同的情况。我乐于同赫尔曼先生讨论此事，因为我也将于7月26日前往香港。如果你能通过带信人给我答复，使我能够在港逗留期间拜访赫尔曼先生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谢谢你提供的消息。

马克思谨启

30. 林可胜致贝克函

1939年7月26日

亲爱的贝克博士：

7月5日有关4个犹太难民修理工之便函收悉。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将付给他们中的三个人每月国币60元。另一位每月国币160元，并提供伙食和住宿。

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什么修理工，而只是些略懂一点途中行驶修理的司机而已。

麦克鲁尔[1]博士急需他们做司机，因此我们已经同意把这些人转给他。

我们还未仔细看完布朗博士的信。

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林可胜谨启

附：

贝克致林可胜函

1939年7月5日

亲爱的林博士：

此函将由西格弗雷德和罗姆尼兹尔两位面呈。他们两位就是派给你当修理工的。

1_华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运输股股长。

在他们出发问题上耽误了好长时间。这是因为在他们完成机修能力考核和体检后在办理过境越南许可证上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多道手续。旅费开销也变得很大，能够赶上搭乘7月7日的CHENONEAUX号轮船已经算是我们所能办到的最好结局了。

我们已经先给每人垫上50元上海货币作为他们到香港、海防及昆明途中的必要的旅行杂费。他们准备与你结算这笔账，任何非此目的所需之花销，应从其薪水中支出。

作为对内地医院的拨款，所有这些费用全部由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管理下之美国红十字会基金提供。

如果你决定还要些人，敬请告知，我们将尽力而为。

贝克谨启

31. C.Y.吴[1]致贝克函

1939年8月5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谢谢你7月31日的来信，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非常赞赏你对敝会工作及其所面临问题的关心。如果在德国犹太修理工的事上有什么麻烦的话，无论如何用不着由你来负责。

我们已经得知林可胜博士抱怨已经抵达贵阳市的4名修理工行为不端。你所收到的报告一点也没有夸张。

至于几个星期前动身的那两位机修工，他们尚未到达目的地，但是据我们驻海防的代表报告，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露出不好的兆头。事实上，林博士已经写信要求把他们送回上海。凭他与那4个人打交道的经验无法让他作最好的打算。在收到林博士的来信之前这两人已经被送往海防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最好不要把他们拦住

1_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香港局总干事。

并送回上海。至于来函最后一段所述之事，我们不再需要犹太修理工，也希望你们不要再送了。

请接受我们对贵方合作的深深感激。

C.Y. 吴谨启

附：

贝 克 来 函

1939年7月31日

亲爱的吴博士：

我极度怀疑这些犹太汽车修理工的价值，但恐怕我对自己的匆忙判断有种负疚感。我想听听别人对这事是怎么看的。

按道理这些遭受许多磨难前途渺茫的犹太难民，应该会非常渴望以工代赈的机会。但从我收到的第一份报告来看，他们有适应能力，但缺乏眼力、缺乏合作精神。送他们去内地花费超过270元，我估计把他们弄回来差不多也得花这么多钱。

因此，除非得到权威人士有关再准备送犹太技工前往内地的明确要求，否则我将放弃这件事。真到了那时，我想我最好满足于把他们送到香港你那个地方，让你来为他们办理签证、过境许可证等所有事项。

贝克谨启

32. 居特致贝克函

1939年8月1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我高兴地通知你，经投票表决总额达213.88元的第261

项拨款可以用于抵补6名汽车修理工派往内地开支的超额部分。总额达5 000元的第259项拨款经投票表决可以用于抵补数船剩余小麦的运输费用。

居特谨启

附:

贝克致居特函

1939年7月28日

尊敬的居特先生:

为了维持医疗物资的汽车运输,第221项拨款准备了一笔250元的经费作为派遣6名难民修理工前往内地服务的开支。

函内附有涉及上海方面花掉的2 040.26元钱用途的财务报表一份。我想顺便解释一下,用于旨在获取印支政府转境许可上的昂贵电报费要尽可能往后拖一拖再付,要考虑到这样做有可能省下在香港的中间费。我们这么做可能是对的。

函内还附有带领4人前往目的地的拉塞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份明细账单。你将看到这份账单上共支出673.62元,也就是说比第221项拨款规定数额多出213.88元。从账单上你可能看出,其中418.82元是因为其中一位生病,要留下一人陪护照看而花的钱。这当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这2 500元尚未领取,只不过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预付,我将在下次会议上要求对该项拨款进行修正以使拉塞博士得到偿还。

贝克谨启

33. 贝克致居特先生函

1939年8月8日

尊敬的居特先生：

随函附上麦克鲁尔的来函，供参考。

很明显，我们通过派遣犹太修理工前往内地工作来帮助他们的努力成了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第一批4个人最近都滋生了令人生厌的态度，并且有一次我把他们全部赶出办公室，拒绝再与他们打交道。之后，霍奇森介入居中调解，我遂重新开始与这几人接触，但我想我会按第六感觉行事的。

后来我又派出两位因英语水平差而与前几位态度不一样的犹太修理工。我听到的有关他们最新的消息是，这二人已经到了香港。

我建议这件事我们不要再做了。但应让麦克鲁尔他们向华西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求助，他们在现场能够帮上什么忙。

贝克谨启

材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俊雄译，原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四）

34. 贝克致居特函

1939年9月28日

尊敬的先生：

函内附有麦克鲁尔博士9月16日发自昆明的一封信，是有关6位难民汽修工的最后两位返回上海之事的。

为了唤起你的回忆，我们把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应布朗博士的请求，我们承担了派送6名汽车修理工前往林博士属下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工作的任务。经过与林博士的进一步联系，我们就这几位的薪水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自己掏钱负责把这几位修理工送到林博士那里去。到最后时刻，6名选定的机修工中有两人不去了，一方面是因为身体原因；另一方面则由于与此问题无关的一些原因。我们在寻找两位替补人员上浪费了大量时间。与此同时，4名已赴任的修理工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但是在我们得到林博士要求不要再派人去的消息之前，这两名替补已经启程前往香港了。

似乎这最后两位到了昆明时，博士的代表拒绝接受他们。麦克鲁尔把他们要过去借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现在已将他们解雇，并且没有付给他们返程旅费。函内所附麦克

鲁尔的来信讲的就是这件事。我已把用于此事的所有专项拨款用光，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对眼下这种情况没有责任。当然，如果麦克鲁尔付清这笔路费，这一点在由我代表红十字会委员会所签订的协议书中作过保证，我们就必须出余下部分的钱来摆平整件事。我建议，从这件棘手的事情中摆脱出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保证让驻昆明的美国领事馆先垫付最低限额的路费。

如果你同意，我想你最好就此向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发封航空函，以避免因他们滞留昆明而多花冤枉钱。

贝克谨启

35. 麦克鲁尔博士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函

1940年2月12日

尊敬的先生们：

函内附有贵会与受聘于贵会之德国难民司机所签工作合同的副本。

这些人派过去后对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一点用也没有，因此被我们借用，但也只为我们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在他们准备回上海时，战争爆发了，因此他们回不去了。除非经缅甸或乘飞机转香港，否则不可能回上海。但无论走哪条线路，每人的旅费都在国币2 000元左右。这笔钱我们当然拒绝出。

为了要到区区2 000元国币，他们从此一直不停地采用各种手段来纠缠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笔钱用在旅行上，但大部分人却无意这么做。

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非常成功地在这里找到了好工

作。拜尔和罗姆尼兹尔每人挣国币750元外加每月250元生活津贴。皮克和凯勒每人挣50元外加每月250元生活津贴。桑托每月挣350元，外加一些生活费。也许是缺乏竞争力，他的津贴不高。我们认为这种工资水平对他们来说确实算得上够好的了，可他们却并不这么认为，抑或不愿承认这一点。

几天前我约见了这几个人，告诉他们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一刀两断。他们现在受雇于这里的另一家公司，将在该公司工作5个月，而他们与你签的合同却只有3个月。在此3个月中，我们真正享有他们的服务最长不超过1个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认为此事已经了结。这次见面时，这几位说将请求德国领事代表他们就其权利同贵会进行交涉。于是我去拜访德国领事询问他的意见。他告诉我，既然这几个人没回上海，也没有选择重签合同继续留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那么这份合同就已经过期，完全失效。他告诉我，他不会帮助他们的。

在我处工作期间，他们的表现相当令人失望。一方面(帮助他们去内地工作) 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现在的这种操作方法也是不奏效的。就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掘金者”。我认为他们现在的态度就是看能捞到些什么，建议你态度要坚定，要让他们确信事情就这么样了。能否请你寄些你们与他们通信的副本来，以便让我们了解事态的进展。米切尔先生已经取代了我在贵阳国际红十字会华中委员会运输工作中的职位。你可以把信寄给他。

最后，请允许我对贵会在我休假期间在运输方面给我们提供的令人难忘的合作表示感谢。我们的运输工作表现

相当不错，我们认为它的成功几乎完全归功于贵会对我们始终不渝的支持。谨致谢意。

麦克鲁尔谨启

36. 李广诚[1]致居特函

1940年2月29日

尊敬的居特先生：

应你的要求，现随函附上麦克鲁尔博士2月12日有关德国难民司机问题的来函。这几名司机每人均要求得到2 000元作为回上海的旅行津贴。

麦克鲁尔博士函中要求我们给他寄去任何有关这些司机的材料。但是，除了一份合同外，我们的档案中没有任何相关材料。

在贝克博士1939年9月28日和29日给你的信中，提到过支付2 000元的事，在美国教会援华救济会会议记录中，第294项有一笔2 000元的援助款。我完全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这些司机们所要求的返程旅行津贴。

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答复麦克鲁尔博士的来信。如果你掌握了所有有关此案的事实，我想请求你给他一个答复。期待你的回音。

李广诚谨启

37. 居特致米切尔[2]函

1940年2月29日

尊敬的先生：

麦克鲁尔博士2月12日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信中谈到德国司机受雇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工作之

1_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高级职员。

2_接替麦克鲁尔担任华中国际红十字会运输股股长。

事。对此我谨告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已把该信转交给我，但由于贝克博士不在，除了这些德国难民司机所签工作合同原件的副本外，他们再没能找到任何别的有关材料。

在翻检我的文件时，我找到一份贝克博士8月8日寄给我的一张便条，里面夹附麦克鲁尔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帮助派遣德国犹太机修工前往内地工作这件事的结局在贝克博士看来是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我会要求贝克博士作出答复的。8月14日他给麦克鲁尔博士写了封信，陈述了他在招聘这些人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建议“也许最省钱的安置办法就是把他们送到广西去，在那里他们有可能被抓起来一直关到战争结束。这样他们好歹也有个地方混口饭吃，这个主意听起来有点粗暴，是吗？”

8月30日麦克鲁尔博士给贝克博士写信，告知难民修理工的问题多多少少已经解决了，不过信中要求他们帮助解决在香港寻找一位用得着的美国人的费用。

我们赞赏专门针对这项工作的第294项拨款，并且我们9月12日向你提出过建议。11月27日麦克鲁尔博士请求同意使用贵会运输股名下的第294项赠款，12月12日该请求被接受。

由于我们与这些人没有通信联系，所以我们什么也没寄去。但是我们确信，不管怎么说是他们自己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能够在那种地方找到这类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也真够幸运的。相对于把他们带到贵阳工作所花的代价，这几个人向贵阳红十字会方面提供的帮助显得微不足道，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这几个人得到的待遇是十分像样的。

居特谨启

38. 罗姆尼兹尔[1]致贝克函

1941年1月14日

尊敬的先生：

你将收到我们返沪的索赔单。到贵阳后，我们得知那里没有我们的工作。因此，麦克鲁尔博士亲自陪同我和我的朋友去昆明。在那里我们应该收到返回上海的签证。时值战争逼近，法国领事馆无人愿意签发旅行签证。麦克鲁尔博士离开昆明去了加拿大，我们孤单地留在那里，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幸运的是我们在“Renault works”找到了工作。但是在返沪的路上，我们所有的薪金和物品全部丢失了。

根据协议，国际红十字会应对我们的返沪费用和损失负责。因此，我们大胆地期望贝克博士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我们在上海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我们的最后一笔钱在办理签证、购车票和旅途住宿中用得精光。我们的衣服丢了，贵重的工作资料也丢了。在这个难捱的冬季，我们没钱买面包吃，没钱买衣服穿。

你恭顺的仆人
罗姆尼兹尔
凯勒[2]

附：

（1）清单

2份签证 $5 = 10
赴昆明、海防车票 = 370
住宿海防7天 = 280
在海防没有一艘英国船只让我们搭乘

1_来沪德国犹太难民，受聘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从事汽车运输工作。

2_与罗姆尼兹尔一道应聘的德国难民。

海防至西贡车票		= 216
在西贡滞留3周半		= 560
西贡至海防船票包括住宿费		= 680
		2 166上海元

	罗姆尼兹尔	凯勒
衣物损失	600	400
工作资料损失	1 000	300
		2 300上海元

（2）罗姆尼兹尔所签工作合同

1939年6月13日

罗姆尼兹尔先生将按下列条件被林博士领导下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聘用：

勿庸置疑，罗姆尼兹尔先生将受聘从事驾驶、汽车修理和林博士领导下之红十字会的其他运输工作。

他的待遇是每月60元，外加伙食和住宿（现金或实物均可），由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支付。

他的旅费可以报销，他的薪水从离开上海之日起支付，正常情况下，一直到返回时为止。他赴昆明的旅费由美国红十字会驻华处支付。

如果他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将停付薪水，不过返回上海的交通费照付。

在工作期间生病或发生车祸，薪水照付。

3个月后，罗姆尼兹尔先生有权根据双方达成的修改意见重新订立合同，也有权选择不再拿薪水，只拿交通费回

上海。

39. 贝克致罗姆尼兹尔等函

1941年1月17日

亲爱的先生们：

1月14日你们来拜访我并找我报销自昆明返回上海的路费时，我手边没有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和华中国际红十字会聘用二位的档案记录。

找到文件后，经过仔细审读，我认为敝处已将相关方面的问题处理完毕，因而对我来说已没有必要再追究这个问题。你们用来作为报销旅费依据的那一条款在你们所签的工作合同中是这样规定的：

“3个月后，罗姆尼兹尔先生将有权选择是重新签订经双方协商修订后的协议，还是经过一段长途旅行后返回上海，不再拿薪水。”

麦克鲁尔博士1940年2月12日来信中谈道：

“当这些人被派往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时正好红十字会不再需要他们了。因此，我们借用了这几人，不过他们只为我们工作了一段很短时间。”

“部分由于我们的帮助，他们在这里找工作非常成功。拜尔和罗姆尼兹尔每月挣国币750元，另外每月还有250元生活津贴。”

“几天前，我召集他们开会，宣布与他们断绝关系。现在他们已被这里的另一家公司聘用5个月，而他们与你的合同却只有3个月。3个月中，他们为我们服务最长不超过1个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认为此事已经了结。”

除非上面的说法不正确，否则你们就没有按合同规定

的3个月期限于1939年6月13日返回上海。此外，你们在内地时所拿薪水远远高于你们离沪时所同意接受的水平。因此，你们既不能向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提要求，也不能向我本人提出要求，我只是以个人名义充当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代理人。我拒绝再考虑这个问题。

贝克谨启

附：

罗姆尼兹尔致贝克函

1941年1月16日

尊敬的先生：

我们两位具函人认为在最近的会晤中，你已经友善地同意我们提出的旅费及生活费报销及赔偿等问题。

你还友善地答应把我们致贵阳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索赔请求转达过去，如果你能就我们正当的全额索赔向对方说说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感激。

无疑你也知道一点我们在上海所不得不面对的艰辛。怎么说呢，还没等回到上海，我们就已身无分文了。不仅如此由于在南宁遭遇空袭，连穿的衣服都没了。更糟的是，我们中的一位还得赡养他在上海的年迈父母。

在上海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我们仅靠随时都有可能中止的慈善救济过活。能否请你发发慈悲现在就给我们一点钱，不论数目多少，以使我们能够干点自己的事，因为现在没钱一切免谈。

我们知道你对受迫害者的慷慨援助，希望你慈悲为怀，考虑我们的请求。

罗姆尼兹尔谨启

40. 贝克致鲁曼[1]函

1939年11月9日

尊敬的先生：

我们提出了有关将德国犹太难民技工送往内地服务的建议，但在如何获取前往内地的护照上遇到很大的麻烦。也许只能在香港搞到护照签证。因此建议先生前往香港一趟，搞清楚究竟哪些人对这件事感兴趣，谁在当地从事汽车货运，谁会在他们（指德犹）中招工，以及这些雇主是否支持（德犹的）签证申请。

也许有必要做些准备工作，以获得落脚香港的许可。对此，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任何报告。

贝克谨启

附：

鲁曼致贝克函

1939年11月7日

尊敬的先生：

在你回美国之前，请求你能否给我指点指点如何才能到中国内地去。

今天见面时我已告诉你，在上海我浪费了很多钱，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上海到内地去。

你与中国各地都有联系，请别忘记我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也是一名有18年驾龄的司机。同时我还会装配各种汽车。我持有上海、德国、荷兰三地的驾驶执照。

鲁曼谨启

材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俊雄译，原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1. 德国避沪犹太难民。

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梅辛格计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调整对犹太人的政策，转而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就在这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于1942年夏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Final Solution in Shanghai”）。关于“梅辛格计划”，国际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争议。由于该计划的原件至今没有找到，很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后已被销毁，目前只能从采访过当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等许多当事人的美国著名学者马文·托克耶的叙述中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常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的回忆也对马文·托克耶的叙述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根据托克耶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该计划的一个轮廓。它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们，该计划提出了3个供选择的方案：

(1) 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

随波漂流，饥渴而死；

(2) 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

(3) 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JDC常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回忆道："当时（指1942年——引者注）日本当局的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

摘自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Marvin Tokayer and Mary Swartz）著：《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纽约和伦敦，2004年。

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

1. 依据军事上之必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引者注：指公共租界北界）以南。

2. 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居住或营业中之无国籍难民，应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至昭和18年（中华民国32年）5月18日止，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地域内。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或营业上所需要之房屋、商铺及其他设备，如拟买卖、转让或租借者，应先得当局之许可。

3. 除无国籍难民外，其他人等非得许可，概不准迁移至第1项所开地域内。

4. 凡违反本布告或有妨碍本布告之实施者，决予严惩不贷。

上海方面大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

PROCLAMATION

Concerning Restriction Of Residence and Business of Stateless Refugees

(I) Due to military necessity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business of the stateless refugees in the Shanghai area shall hereafter be restricted to the undermentioned area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East of the line connecting Chaoufoong Road, Muirhead Road and Dent Road;

West of Yangtszepoo Creek;

North of the line connecting East Seward Road, Muirhead Road and Wayside Road; and

South of the bound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I) The stateless refugees at present residing and/or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the districts other than the above area shall remove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 and/or business into the area designated above by May 18, 1943.

Permission must be obtained from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for the transfer, sale, purchase or lease of the rooms, houses, shops or any other establishments, which are situated outside the designated area and now being occupied or used by the stateless refugees.

(III) Persons other than the stateless refugees shall not remove into the area mentioned in Article I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V) Persons who will have violated this Proclamation or obstructed its enforcement shall be liable to severe punishment.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in the Shanghai Area.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n the Shanghai Area.

February 18, 1943.

日本占领军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的布告

上海方面大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

昭和18年（中华民国32年）2月18日

转引自潘光、王健著:《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

报刊资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关于犹太难民的资料[1]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年)》

……**犹太籍难民**　将近上年年底时、来自中欧之犹太籍难民、已为数不少。迨至本年、数又大增、情形顿见严重。此项难民多数住在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之住宅、或收容所内。各委员会及各团体等曾设法为其寻觅住所。本局亦出而相助、将东区内之局有房屋若干所、借于使用。其后情形愈趋严重、本局经商请领事团、设法阻止欧洲难民之陆续来沪。各领事亦允将此事转达各该政府。说明沪上之不景气、以及大批难民来沪实在无法谋生之情形。顾事虽如此处理、难民仍蜂拥而来。至四月间数逾6 000名。当经组织一委员会以筹商因此发生之医院设备问题。五月间难民中发生猩红热症、当即为其安排医院。此症乃未发展至重大流行程度。本局曾允借房屋若干所、籍以协助解决医院问题。六月间难民总数增至10 000名。八月间日本当局宣布、拟暂阻止欧洲难民之流入。其时在沪者共约有15 000名。是月本局亦曾宣布、决定禁止欧洲难民续入公共租界、并将此项决定、通知领事团及各航运公司。十月间本局与日本当局会商后、又刊布一种适用于苏州河以南之章程、其中规定、某种人士不在一般禁止之例。依照该章程而发给

1. 为方便阅读，原文中文数字统一更改为阿拉伯数字。

之许可入界证。截至年底止、约有300张。

……**东区之犹太难民**　一般消息及统计、自上年八月起、由欧洲来沪之犹太难民源源不绝。至本年九月间、男女老幼已陆续增至17 000名。

为应付此种局势起见、当组成一慈善团体名曰上海欧洲犹太难民协助委员会、以处理犹太难民之一切问题。为此辈难民而设之第一收容所、于5月间开办。最后之一所、于8月间成立。

本年年底时、共有收容所6处、及医院两处、收容犹太难民2 332名、内有39名为医院职员。

在全体难民中、有大部分住在收容所之外、且大概力能自给。其他则以低微之代价、向收容所之厨房购买膳食。

住在收容所内之2 332人中、有70%为男子、23%为妇女、7%为儿童。年龄在50岁以上者、占总数50%而强。

现在收容所之犹太难民、约有70%其住房屋为本局之业产。

犹太难民收容所之卫生状况：自将各收容所之房屋、依照需要改造与改良后、所内之卫生状况。迄今维持满意。

关于犹太难民之医院收容设备　有普通医院一所、可容病床70架者、于3月间设立。犹太难民之患普通病症者、该医院均可为其诊治。

为犹太难民而设之隔离医院。5月间犹太难民之患猩红热者颇多。因此发生另设传染病隔离医院之问题。难民中既有本为医师及看护之妇人、用能旋在兆丰路收容所之房屋内、开办一所组织完善之此种医院、内有病床150架。

有救护车一辆。常川留驻东区、以备运送病人之用。

各收容所内均设有诊所、由医师诊视病人、或指示治疗

方法。是项诊所、业已证明为大有裨益。

犹太难民所患之传染病、大部为猩红热痢疾及伤寒。

猩红热于5月5日发生、是日有患此症之犹太难民30名、旋即增加甚远。至5月28日达129名之最高额。嗣是情形无所更、燮者凡7日、然后患者锐减。最后患此症之人、于6月30日出院。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年)》

……**犹太籍难民**　1939年及本年两年间、公共租界内之外侨户口、增多来自欧洲之犹太籍难民、约在18 000名至19 000名之间。其中泰半、抵沪时贫困异常。1939年8月间、本局以此辈难民流入过众、曾订立限制再行来沪之章程、规定凡欲来沪之人、必须携有若干资金、或与业在上海居住而有稳定经济能力之人、具有亲属关系。于是流入之人数渐减。本年4月间、向救济欧洲来沪犹太籍难民委员会登记之是项难民、共14 000名、尚有4 000名、业已能自谋生计。本年6月间、又有加紧限制犹太籍难民流入之必要。经刊布关于欧洲难民入住公共租界之新章一通、是项难民、现在大多数居于公共租界之虹口区内、该区已不啻成一犹太人之市镇。

……**东区犹太籍难民收容所　一般之情形与统计**　自上年8月间禁止犹太籍难民来沪之后、并无新来上海之此项难民。设在荆州路小学 (本局业产) 内之一处收容所、因本局需将校舍收回自用、于本年停办、所内之难民、分别收留于现有之各收容所内。

本年共有收容犹太籍难民之收容所五处、医院二处；上

年共有收容所六处、医院二处。

犹太籍之难民、本年共有2 115名、上年共2 332名、能完全自给者为数颇多、其余则由收容所供给粮食。现有之难民60%收容在本局之房屋内。住在收容所内之2 115名中、男性居66%、女性居24%、儿童居10%。

难民之卫生状况　犹太籍难民之收容所、在卫生各方面、均能维持满意。

关于犹太籍难民之医院收容设备　犹太难民之医院收容所设备堪称完善、足以应付各方面之需要、且完全由收容所内之医务人员管理。设在华盛路之普通医院一所、业已停闭。但旋于6月间、在华德路收容所之一部分房屋内重新设立、可容病人120名。

为节省经费起见、使用本局救护车、以送患普通病症者之办法、业已取消。惟患传染症之病人、仍用本局之救护车、送至设在兆丰路之犹太人隔离医院。

为犹太籍难民而设之诊所　设在各收容所内之诊所、均能办理妥善。华德路之普通医院内、设有X光部牙科眼科及产科等。该院之收入、大概足敷开支。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1年）》

……东区犹太籍难民　本年犹太籍难民总数为2 093人、上年为2 115人、本年收容所数目仍为五所。

各收容所均经按时视察。消毒药剂及浆苗、均由本局供给。惟种痘及防疫注射、则由收容所医务人员自行办理。

本年全年各收容所之卫生状况、维持良好。

犹太籍难民之医院收容设备　凡须住院治疗之犹太

籍难民、随时有充分之医院收容设备。除汇山路之收容所外、各收容所均设有诊所、以诊治所内及外来之病人。

犹太籍难民之传染病　本年经报告之传染病症、共计399起。主要之病症、为痢疾178起、流行性感冒84起、及疹症54起。患痢疾之病人、与他症相比、为数特多。故痢疾似为收容所内难民通常易染病症之一。本年难民之患斑疹伤寒症者、共14起。经详细调查后、认为收容所内既不虱类充斥、此症当系在所外传染而得。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2年)》

……**东区犹太籍难民**　本年年底时、共有收容所五处、收容难民2 760名。上年年底之收容所数与本年同、共收容难民2 122名。

所收难民总数、现达最高记录、此系由于向系大都由美国汇来之款、忽告中断、以致侨民类多无法谋生。

各收容所均有人满为患。本处人员按期分往各所视察、所内之卫生状况、堪称满意。

本年6、7月间为是项难民而设之普通及隔离两医院、因款项无着、业已停闭。其后所中遇有患传染病之人、均改送局设之隔离医院。

本年年初、中央厨房停闭后、犹侨社会对于贫苦侨民之给养、深感困难。将近年底时、因有若干款项已有着落、经将厨房继续办理、并将热膳照常发给贫苦侨民。

……

工人	六三、四四一	五、〇〇三	六八、四四四
衛生分處	八八〇、四五八	三〇一、五一八	一、一八一、九七六
人力車給照處			
行人	二〇九、九八四	五一、九三八	二六一、九二二
難民收容所	二六八	一二一	三八九
其他機關	六三、五一三	四、四三九	六七、九五二
總計	一、二三六、八〇一	四一六、六〇四	一、六五三、四〇五

一

華籍難民收容所　本年年底時。共有收容所七處。收容難民二、一七一名。上年年底時共有收容所十一處。收容難民一一、九七六名。

難民救濟協會。因款項缺乏。業於本年三月十六日。將收容所數處停閉。各難民均經給與回籍之便利。

四月初時。在本局監督之下。由美國長老會赫遜君。在北浙江路輔元堂墓地上創設集中收容所一處。該所專收停閉收容所之孤兒老者及病廢之人。七月十五日。該所經移交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譯意)辦理。

本年四月及五月底時。集中收容所內有患斑疹傷寒症者兩人。當由本處施行除虱及其他預防辦法。使不傳播。

本年並未發生任何其他之傳染病。各收容所之衛生狀況。均維持良好。

東區猶太籍難民　本年年底時。共有收容所五處。收容難民二、七六〇名。上年年底時之收容所數與本年同。共收容難民二、一二二名。

所收難民總數。現達最高記錄。此係由於向係大都由美國滙來之款。忽告中斷。以致僑民類多無法謀生。

各收容所均有人滿之患。本處人員。按期分往各所視察。所內之衛生狀況。堪稱滿意。

本年六七月間為是項難民而設之普通及隔離兩醫院。因款項無着。業已停閉。其後所中遇有患傳染病之人。均改送局設之隔離醫院。

本年年初。中央廚房停閉後。猶僑社會對於貧苦僑民之給養。深感困難。將近年底時。因有若干款項已有着落。經將廚房繼續辦理。並將熱膳照常發給貧苦僑民。

《申报》(中文)关于犹太难民的文章和资料

1938年11月2日 （04版　247期　香港）

德奥流亡犹太　二百名昨由欧过港

除三数人外余均不准登陆

昨星期六日抵港之意邮干德罗素号载有大批德奥两国之犹太人、数约二百、皆因受纳粹法律之限制、不能安居德奥境内、迫得逃亡异地、作海外寓公、但此批流亡者、只得三数人、获警察当局许可、离轮登岸、在港觅栖身之地、其余各人悉原轮赴沪、将与上海白俄、同在流亡线上挣扎、据悉此批犹太人、系自德奥合并后逃亡海外之第三批、其中作各种职业者均有、据其中一名邮记者称、余离开维也纳之前、曾发表宣言、誓不折回、虽则余等之祖宗居斯地者已历千百年云、并谓离境前、其产业已被没收、并不准携带资财离境、犹太人在德奥境内、实无法经营商业、置有汽车者、其车牌须加上特别符号、使督察一望而知其为非阿利安人所有者、若使稍犯交通则例、纵属最轻微者、亦被纳粹党人拘禁集中营内、犹太人经营之商店、须雇一纳粹党员守门、凡非犹太人来光顾者、皆摒逐云、

1938年11月3日　（06版　23232期　上海）

奥地利犹人　纷来远东

波侨被逐事件　柏林进行谈判

［伦敦］　据伦敦泰晤士报特莱斯特访员电称、已往两月中有犹太人络绎经过该处、而乘义国远东邮船出发、诸船按期启程、三等客位与舱面客位均告人满、其中大半为寓奥之犹太人、今后眷乘船赴哥伦布·马尼剌·香港·上海、且有若干前往神户、闻该处泰西大商行数家愿雇用之、中东与远东各国政府对于若辈之入境、均未加以取缔、即户口繁盛之诸国如日本者、亦未摈拒若辈、（二日路透社电）

1938年11月17日　（04版　262期　香港）

亡国恨　被难犹人不断过港

德国当局对待犹太人之惨无人道、举世悲愤、被难犹人、最近纷纷离德过港往各地避难、昨星期六日维多利亚轮过港、犹人乘该轮过港者、人数甚多、港中犹人团体、均有派员前往慰问、现本港各天主教堂、均愿为被难犹人祝福、会督何明华及天主教中人昨对士蔑报西记者称、现目德人对待犹人之惨无人道、全体天主教中人、均反对此种暴行云、全港耶苏教堂、亦均一致愿为犹人祈祷、又香港犹人现召开会议筹集善款、以救济被难犹人云、

1938年11月22日　（06版　23251期　上海）

犹太难民　二百来沪

［马尼剌］　今日意轮康悌维地号、载美海军陆战队三百零四名与德籍犹太难民约二百人、经过此间前往上海、又有德国犹太难民二人、在此间登岸、（二十一日美联电）

1938年11月23日 (04版 268期 香港)

国破家何在?大批犹人凄然过港

老幼一八七名乘意邮赴沪 被逐出境时有钱亦不准带

德府在纳粹党秉政之下、厉行残酷之排犹政策、其手段之苛酷、为亘古所未有、继奥境内犹人、备受苛虐之后、更惨被驱逐出境、情状至为可悯、被逐犹人日前曾分批过港赴沪、另寻生计。

昨晨意邮船干德华地过港、载有被德国驱逐之犹太人一百八十七名、侨港之犹太人特结集同侣、觐到干德华地慰问、并引之登陆遍游本港各名胜之区、及至下午该轮继续开行赴沪、此一帮流离违难之一百余名犹太人、复凄然与其本港安居乐业之同胞话别赴沪矣、

＊每人离境 准带十镑＊

查昨日过港难犹、多属侨居德之柏林及奥之维也纳、所操职业为医生、教授、尤以商人及艺术界为多、其中复有妇人廿余人、小童约廿四、记者当该干德华地抵岸时、亲自下轮访问之、据一年高曾操警业于德境之某君告记者云、彼辈此行共结同侣二百名、及轮抵菲律宾时、则有十三人因得该地政府之许可、及该地犹人之招待、遂留菲不行、

彼先世历代俱居于异国、讵德国并奥后、彼辈犹太人之居留奥境、遂等于居留德国一样之不自由、及今次因德大使馆秘书拉斯之过害、彼辈遂遭驱逐、彼辈虽不辞为当地商场巨擘、拥资千百万者、但当濒离德境时、除船费外、只许每人携带金币十镑、幸抵意境杜拉斯、驻留杜拉斯之犹太同胞、尚有生活颇佳者、悯吾辈处境之苦、慨然予以物质财之援助、吾辈得不致中途绝用、

＊为同胞计 有苦难言＊

申報

漢口

THE SHUN PAO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廿三日　星期四

荻港戰局相持中

東流敵艦時向我發砲

中牟尉氏已先後收復

南澳戰事仍烈

江南敵軍

英瑞兩使

遠征燕北

敵機昨襲粵　復濫炸市區

軍火供給問題

社評　感謝美國友人

國立各院校　本屆統一招生

晉境敵漸圖蠢動

包頭之敵未敢西侵

戈培爾演說　德不放棄要求

據厦敵軍

豫北戰況

參政會秘書長

中文《申报》

记者后问彼辈在德国境内、所受之种种惨状、究有如何足记其告者、据谓、此项问题、恕难作答、盖目前尚有不少犹太同胞、尚留德奥国境、(查德国本部现有犹太人四十万、其新兼备之土地、内有犹太人六十万)、稍一出言不慎、则彼辈将或被拖累、为大众计、吾实无言云、

记者又问此次赴沪将择何地栖身者、彼辈闻语、当即表露凄然之状、只谓抵上海后、当再行计划、盖至此时、已实财用尽、世外纵有桃源、彼辈亦点金无术、可借以为栖身者矣、又据德方发表之统计、自一九三三年起、德国厉行排犹运动、迄至现在、德国犹人被逐出境者、已达二十万人以上云、

1938年11月24日 (03版 23253期 上海)

今日本报要目:上海　大批犹太难民来沪

1938年11月24日 (09版 23253期 上海)

大批犹太人　亡命来沪

虽有少数谋得职业　大半仍仰给于救济

字林报云、一九三四年春、第一批犹太籍医生八十名、由德来沪、若干入中国内地或他国、大半在沪悬壶行医、至今营业颇盛、自本年八月起、复有犹太人二百九十名、由奥来沪、彼等离奥时、银钱等物、均被扣留一空、孑然一身、别无长物、其间业医至少三十人、旋大半入内地各教会医院、因各地沦陷之时、院中之华籍医师、被迫出走、遂由彼等继任空缺、少数则仍留沪应诊、重操旧业、然本年度逃避来沪之犹太人、复有理发匠·新闻记者·成衣匠·商人·律师·以至工程师·银行家等、彼等在维也纳购买车票后、所准许携带离境者、仅英金两镑耳、本埠有两委员会专任救济

此等难民、其一仅救济犹太人、另一委员会则不问外籍难民之国籍及其政治信仰等、均予救济、每一难民月领救济金六十元、惟预料本周杪、复有犹太人二百名将自德奥抵此、不仅此也、数周前路透社由意国发出消息称、复有大批犹太人将陆续由意来沪、是以上海又将有大批政治难民拥入、此种情况、为二十年内之第二次、且预料至明后年、避来上海之犹太人、将达三千人左右、今在沪者虽有少数已得职业、惟大半仍仰给于救济、盖在现时之上海、找寻职业、殊非易事、而他处则不准彼等登陆、故不得不暂留上海也、

1938年11月25日　（09版　23254期　上海）

大批犹太难民　昨日抵沪

共一百六十四人

英文大美晚报云、意邮轮康铁凡第号二十四日午后二时由港抵沪、载有由欧来沪大批犹太难民、总计一六四人、大半来自奥国、以奥京维也纳为最多、阖家同来者约占半数、上海希伯来救济委员会在码头照料、送往预定住宅中、此批难民多一贫如洗、故该委员会预备予以救济、至代其觅得工作为止、英国驻华大使寇尔、亦搭该轮抵沪、又意海军陆战队桑玛哥队大批士兵、亦搭该轮由意来沪、与行将由津来沪之桑玛哥队其余士兵、在本埠会集、

1938年11月26日　（10版　23255期　上海）

犹太难民　畅谈苦况

字林报云、来自德奥之犹太人一百八十人、昨日（廿四日）抵沪、致本埠犹太难民总数、约达四百六十人、昨日来沪者中、有额缚重重绷带、是为其人曾被拘于集中营之明据、

记者询问其何以受伤、彼拒不置答、惟旁有某人则曰、此人被拘于德国勃顷华特[1]地方之集中营内、头部被击受伤云、该辈犹太人、十分之七均来自德国、来沪前大半曾被拘于该集中营内、其被押之期、自十星期以至三年不等、据其中一年约五十许之犹太人云、彼曾于一九一二年、偶犯小过、罚钱五马克、并被押入集中营、释出时、彼等均须在一纸上签名、纸上载称、出营后不得谈及营中之虐待、否则、无论在德国或海外、均将有生命危险云、该犹太人复探囊出护照、据称、不仅彼等之汽车上注明为犹太人所有、即护照中亦印有大红字、以表明彼等为犹太人、彼被拘于勃顷华特地方之集中营内达三月、每晨二时三刻起身、五分钟预备工作、然后搬运石块与三和土、直至午刻、不得稍停、午刻得午餐与吸烟时间半小时、旋复继续工作、至晚八时半、始得安睡、工作时甚至不敢坐下、以免被罚、如有违营中规则、其被罚颇可怖、轻者如工作时抽烟、则以九尾鞭抽打十二下、重者如起床稍迟、则被抽二十五下、周身抽遍、被抽者辄卧地不能起、另一种责罚方法、则为缚犯规者于树、历一昼夜不释、至于膳食方面、虽非粗劣食物、然犹太人仅每餐得半份、故无日不饥肠辘辘、彼入营三月、瘦损二十六磅、彼等抵达上海、犹属侥幸、盖德国最近实行反犹办法、被押营中之犹太人、不问满期与否、均不予释放矣云、昨日抵沪一行、多为商人、亦有伶人与音乐家、照料彼等之救济委员会、已在虹口觅得房屋、复之暂得安居、并略予零用费、

1938年12月5日　(04版　23264期　上海)

犹太难民谈　被逐惨状

由意国邮船干德华地号载来之第二批德奥被逐犹太

1_建于1937年是德国最早最大的集中营之一。

人民一百八十人、经本市救济委员会分别予以安顿、生活大致可告安定、新上海社记者曾获晤难犹、叩以在德奥被逐经过、及德奥厉行排犹政策情形、彼对此问题、缄口不言、惟表示彼等被逐出境、恍若重见天日、虽前途茫茫、无所归宿、但约较胜于依旧侨居德澳在纳粹党人乖政之下过活、除彼等外、尚有多数亲族留居德奥、无从逃出、此一百八十七人中、不鲜为当地商场巨擘、拥资千百万者、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携现款、不得超过十镑、违者即被搜去没收充公、彼处此境地、始知亡国之惨、虽拥资千万、亦将何用、天下之大、亦无处容身、记者又询以此间报载德奥排犹情形严重、是否属实、据答谓然、倘于去月杪被逐离去德国、当时柏林空气异常恶劣、当地报章对犹人莫不大肆抨击、彼等离去后、以迄今日、消息完全隔绝、今日留落德奥之犹人、所遭待遇何若、惟有上帝知之、难犹中亦不乏德籍犹妇、相随出亡云。

1938年12月15日 （12版　23274期　上海）

大批犹太难民　在沪度岁

给养已发生困难请求美红会援助

大陆报云、自德奥放逐之犹太难民、至少有一千零六十二人、将在沪度新岁、其中贫苦者占大多数、但本埠德奥难民国际委员会之基金、仅能支持至年终为止、来年即绝无经费来源、故德奥犹太难民之抵达上海、其情况殊属危急、国际德奥难民委员会某代表举情报告美国顾问委员会、吁请美国红十字会给予经济上之援助预料不日将作正式之吁请、目前上海约有犹太难民五十人、并确悉犹有五百六十二人、将首途来沪、约新岁初抵达、预料其中大半

将于下星期一搭意邮轮“康铁朋卡莫诺号”起程、据委员会代表称、一行五百六十二中、一四九对为已婚夫妇、孩童一零九人、未婚男女一百五十五人、而该委员会目前仅有三千六百元、可望维持至年底、故请求美国红十字会在其现存款项用尽时、给予资助、该会在本埠募得之四万二千元、由二十人个人捐助者占总数大半、余者系公众所捐助者、伦敦救济难民委员会、曾汇款五百镑、救济此辈亡命者、该会向纽约联合分配救济金委员会作迫切呼吁后、曾捐助二千五百美元、据德奥难民国际委员会、昨日(十三日)所作非正式报告中称、由外国募来之款、每一辨士均已用尽、可用以救济者、仅剩三千六百元、该委员会所遇绝大困难点之一、厥为使新来难民居住之问题、在沪难民、大半已居住于虹口之三四幢房屋中、惟该处之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云、按本埠美国红十字所接救济非中国难民之吁请、此非初次、盖二十年前、白俄难民来沪时、已曾接得吁请、惟向美国顾问委员会吁请者、犹属首次。

1938年12月17日　(06版　290期　香港)

四千犹太人将在沪登岸

[海通社东京十六日电]　今日外务省发言人宣布、由欧洲出亡之犹太人四千人、不久将在上海登陆、有一千人二十日可以抵沪、再有二三千人尚在中途、抵上海后、能否获得当局之许可永久留下、须视当局之决议如何以为断,但犹太人果能居留、则必不致受各方歧视、

1938年12月18日　(03版　291期　香港)

茫茫何处家?难犹四千将过港

今晨意邮将载有千人抵港　尚有二三千现正首途东行

在德政府之惨酷虐犹政策下、德奥犹人、多被驱逐出境、中欧之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均拒绝难民入境、被逐难犹、唯一逃亡地区、仅有上海租界及菲律宾、及澳洲、日前已有多批过港赴沪、闻不久之将来、又有此辈犹人、约四千名、由欧赴沪、其中约有一千人、将于今晨五时乘意邮船干德冰加文加号抵港转沪、另有二千至三千人、现正首途东行、约有一千人、系来自德国、其余则居意大利各地之德籍犹太难民、又昨"蓝烟通夏联亚号"抵港时、及载有男女犹人廿三名来港、有十二人登陆、将转途赴澳洲、其余则乘原轮赴沪、又其中三人、原已取得日本神户居留证、本可赴日谋生、惟最近日方又突尔拒绝难犹入境、响应德国之排犹政策、致无从东渡、故随众赴沪、现在留沪犹人、已达五百余众、现沪上犹人乏激增、已呈尖锐化、上海租界当局、对于检查难犹、亦颇为严密、其稍涉有政治嫌疑者、将不准在沪居留云、

1938年12月19日　（03版　292期　香港）

国破家何在　在德境内难犹　尚达四十五万众

昨五百余名过港赴沪　余亦将陆续被驱逐出境

意邮船"干德冰加文奴号"、昨晨五时抵港、载来德奥被逐犹太人五百一十八人、其中女性占一百五十人、该轮抵埠时、本港难犹救济会派员登轮慰问、并为之招待、难犹留港仅六小时、旋于上午十一时、原轮赴沪、查此批难犹、于去月二十一日、在维也纳被逐出境、沿途有廿人分往孟买、哥伦堡、星洲、菲律宾等地登陆、其余则趁轮赴沪、一部犹人原拟在港居留、惟以未能在英府取得居留证、故而未果、昨晨

由本港难犹救济会一一为之登记、计共有卅余人、将来在沪等候办理居留手续完妥、始行返港、

匆匆过港

记者昨晨登轮访问、据难犹中一医生语称、彼于未离去维也纳之前一日(十一月廿日)曾以航空信具呈香港总督、请求准予在港执、但直至现在、仍未得到港督之批准、今(昨)晨抵港、又以逗留时间甚暂、轮行在即、未及晋谒总督、同时适又为星期假日、各机关停止办公、更无从办理居留手续、现只有先行去沪、待在港之犹胞代为办理而已云、

被逐经过

继又言及被逐之经过情形、谓彼等向居于维也纳、各安所业、从未有违法犯罪行为、乃于本年九月十九日、德政府突厉虐犹政策、勒令境内犹人商店、当即停业、其有未能迅为结束者、则于十月一日实行拘捕羁押、给予短小时间、勒令出境、其遵令离境者、则予释放、吾等犹人、以在德府惨酷政策压迫之下虽生犹死、虽然出国之后、前途茫茫、未知安适然、尚冀有一线生机、得有栖身之所、则犹胜人于沉沉黑暗中、故人多数不愿恋居留、办理赴沪手续、实行离去、

留德难犹

现在居留德境犹人、仍在四十五万之众、此辈将与吾人同一遭遇、将陆续被逐出境、前途何若、茫茫人海、实不自知藏身地也、又一批的三千人、准备乘意邮东来、均以上海为归宿地、后此将不断有难犹东来、因此世界各国、均拒绝犹人入境、惟上海为能稍予自由矣、

没收资产

该医生最后并称、德奥犹人鲜经伟大商业及有巨资者、此番被逐、财物悉被没收、每人所携用资、不得留出三十马

克、长途流亡、区区之款、实等于无有云、

1938年12月21日 （03版 23280期 上海）

今日本报要目：上海　　大批犹太难民抵沪

1938年12月21日 （10版 23280期 上海）

大批犹太难民　昨日抵沪

意国邮船载来　五百六十二名　工部局允借屋

英文大美晚报云现因德国出亡之犹太人仍源源来沪、故上海之犹太难民人数、将达千名以上、意邮轮“康铁皮卡诺”、今日（二十日）午后抵此、将载来犹太人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孩童占一百零九人、自旧俄革命以还、移民结群拥入上海者、以此次为最巨、据与欧局有密切关系者之意见、俟德国大规模压迫犹太人运动终了时、来沪犹太人、当不下四千人、为救济此等人民而组织之委员会、迄今尚能照料彼等之需要、并为若干难民觅得工作、款项则由许多方面捐助、美国亦在其列、但目前其款项已消耗殆尽、故会方欲为新来难民寻觅适当居处、并备款赠予彼等、已成困难问题、据负责办理犹太人救济工作者云、如无大批孩童、则尚无此困难、因彼等之父母、虽不得不居于不良之住所中、但不能任孩童亦偕居其中、今已有许多外侨、愿领难童返家、暂予照管、

工部局情报处消息、近来到沪之犹太籍难民、日见增多、救济机关设法寻觅收容场所、颇感困难、工部局有鉴于此、已允救济此辈难民之委员会、借用华德路一三八号之房屋、该处向由工部局承租、作为华童小学校舍、但自上年发生战事后、未曾使用、现在可容外籍难民约三百五十人、

1938年12月22日 （14版 23281期 上海）

自欧洲放逐之犹太人 上海为唯一目的地

不久续有三四千人来沪 给养困难吁请美国救济

上海泰晤士报云、由德奥出亡之犹太难民五百余人、昨日（二十日）午后搭意邮轮“康铁皮卡诺号”抵沪、其中能操英语者颇少、妇孺亦占一大部份、且预料续有欧洲移民约三四千人、不久将来上海、且昨到来者、乃彼等之“先锋队”、上海欧洲犹太难民援助委员会人员、以及前数月内来沪之欧洲犹太人多名、均集公和祥码头迎接、并告彼等已觅得至少暂时可供居住之房屋、轮上犹太人先在三等餐室中召开会议、次定下轮后作何行动、是时本埠救济委员会各人员已登轮、告彼等谓居处业已觅得并开始登记、分派居住之便利、该轮虽于午后二时半许即已驶入港内、但直至六时后、始布置就绪、载难民赴海关码头、检查完毕、由卡车分载男妇幼童难民及其轻便行李、分途驶往杨树浦・虹口・西区及法租界、盖本埠救济委员会经不断努力后、已代彼等在该各处觅得住居之便利也、此等难民虽多服装整齐、但均身无分文故在觅得工作前、将仰给于公众、据外籍救济工作重要人员昨语记者云、彼等之抵沪、苟非于短期内得外界之资助、则本埠救济团体实无法应付云、援助委员会曾向苏州河以北区域内之某数幢房屋之业主呼吁、已得安朋克大厦（译音）业主之允、得在该厦之底层安插大批难民、但难民之给养问题、尤为困难、据救济委员会某员云、本埠难民若仍激增、则每月给养经费或将达十万元之巨云、工部局昨亦发出特别通告、谓原由局方租设小学之华德路一百三十八号房屋、可由委员会支配安插难民、该处可容三百五十人、但房屋之需要、似无止境、因预料复有难民二百六十人、已搭“康

铁维素”号轮、将于本月三十一日抵沪也、又据满洲消息称该地相信有大批难民、刻经西伯利亚而来远东、如彼等未能在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觅得职业、则彼等必来上海、如往时之白俄移民然、总之、预料至本年底、犹太移民之抵上海者、将达一千二百人左右、依照现时之统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均属赤贫者、据熟悉此中情况者云、犹太难民之群来上海、实因世界其他口岸均不准彼等登岸、仅上海一埠、无需护照、且可登岸、况自军兴起、上海之登岸限制、已极宽弛、故自欧洲放逐之犹太人、遂以上海为唯一目的地、本埠万国红十字会得美国顾问委员会之赞助、已拟就报告、交驻沪美总领事馆、转达美国红十字会、吁请援助、因美国红十字会得犹太人之资助颇多、或将考虑给予援助也、

1938年12月25日 （11版　23284期　上海）

犹太难民不断来沪　应有限制　工部局请领团考虑

上海泰晤士报云、昨（二十三日）悉、公共租界工部局或不得不采取步骤、以限制欧洲犹太人之来沪、俾使犹太难民情况、不致无法控制、据负责方面确言、关于犹太难民事、局方各董事间已进行非正式之讨论、局方对于已来上海之犹太难民、极愿援助之、而上海之犹太人亦已尽力资助此辈难民、但所助有限、而各国际慈善团体自中日战争发生后、基金亦甚短少故短期内似不能复尽力救济犹太难民、昨复得较可靠方面消息、工部局各董事均感世上各都市中、可望负担目前欧洲移民问题之大部重负者、以上海为最后一都市、此次战事已使上海吸收经济之力量大受影响、此数千外国移民、短期内次不能觅得职业、以此一点加以考虑、局方遂感觉许多移民非依然失业、即僭簪上海其他工作者之职业、

此等考虑、与难民问题之其他各方面、使局方认为须采取在其权力内之步骤以限制犹太难民续来上海、盖公共租界有所措施固须经至审慎之研究、但亦有自行保护租界之权力、工部局鉴于此问题之具有迫切性质、故昨请领事团中数领事、对此问题亦给予相当考虑、且此问题属迫切异常、致不能与法租界当局统盘商谈、惟驻沪法总领事亦属领事团之一、当可由领事团方面自动得悉来沪犹太人之情况、犹有一事、使事情异常混乱者、厥为目前犹不能确定已首途来沪之难民、究有若干、起先来沪之犹太难民颇少、决不成紧急问题、但上星期中、由欧洲来上海之犹太难民、达五百人以上、且预料下周杪、尚有二百人到来、则将使上海之外籍难民总数达一千二百人以上、而据慈善团体估计、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须藉救济、始得生存、

1938年12月30日 (07版 23289期 上海)

各地傀儡 禁犹太人入境

[天津] 据日军机关报天津庸报今日载称、由日人主持之各“中国政府”、业已采取行动、阻制从德国移殖而来之犹太人、进入日方占领区域、该报云、因多数犹太人、均属共党分子、故不能准许其侵入日军占领区域、(二十八日美联社电)

1938年12月30日 (10版 23289期 上海)

本市发现 反犹刊物

盖“上海反犹三K党”印 警务当局正探究其来源

大陆报云、昨(二十八日)自本埠半官方面探悉、反犹宣传物已开始在上海出现、其中有若干性质颇激烈、以英

文印刷者为多、借邮局分发、亦有寄给外籍官员与著名外商者、最近、在上海印刷分发之反犹小册、题名“警告中日及他国人士”小册、对面另有一行文字、曰“犹太人已侵入上海、准备抵抗其经济侵略、近由德奥来沪之犹太人、虽确实身无分文、但仍由欧洲难民救济联合会照料使之安居、而该反犹小册上、则描述此辈犹太人谓、彼等所御裁制优良之衣服、其口袋乃用金镑美元所缝纫云、是项小册、计十二页、大半对于此辈来自欧洲之难民、痛加诋责、册中斥责犹太难民、有谓若辈在上海出高价租赁房屋、但据记者上周中赴难民所居房屋调查见此辈不幸人物、极大多数、均挤居于本埠救济联合会所供给之房屋中、每一室中所居难民、不下六十八人、又据本报所得情报、除小册以外、复有反犹性质之传单数种、开始在邮件中出现此种传单、大多诋责犹太难民谓、彼等之来上海、志在利用上海为反希特勒与国社党德国、作宣传活动之根据地云、闻警务当局已获得此种传单、现从事探究其来源、截至月前、警务当局所得唯一线索、大多数小册与传单上所盖上海反犹三K党之印、或即作为其党章、

1938年12月31日 （09版　23290期　上海）

今日又有　犹太难民来沪

大陆报云、德国犹太人之在沪渡新岁者、将在一千四百名以上、因除现已安居上海之德国犹太难民以外、明日(三十一日) 柏士登号与康铁罗素号两轮抵沪、复有犹太难民载来，计前一轮七十人、后一轮二百五十余人、欧洲难民救济联合会、现方特别努力工作、为新来者筹备居处、昨 (二十九日) 悉、若辈移民抵沪之时、将可觅得安居地虹

口恩朋克门大厦(译音)二楼大部本用以居住犹太移民、明日抵沪者、复将安居其中、最近犹太移民五百余人来沪、约三百五十余人居住该大厦中、今留居者仅八九十人、余已迁往较永久处、故新来者、乃能安插该大厦中、

1939年1月2日 (11版 第23292期 上海)

虹口集中营内收容犹太难民

上海泰晤士报云、昨(三十日)得本埠消息、上海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及其本埠各联合会、现正筹备在虹口区集中营内、安插一千五百名以上之犹太移民、该营拟设于华德路一百三十八号工部局所租之学校校舍内、将稍加改造、约匝月后可改建完成、据该委员会若干负责人员表示、该学校中可容难民二千人、但难民人数、暂时不致逾一千五百人、今(三十一日)晨复有难民三百三十人左右搭轮来沪、会方昨日已从事招待此辈难民之最后事宜、惟此后数星期后、究有若干犹太难民来沪、各救济委员会人员亦无从知悉、昨据宣称、供给已来上海犹太难民阅读之德文报纸一种、业已出版、但彼等能操英语者颇少、故是项困难、大不利于若辈之求职与自设商店、工部局亦已考虑犹太难民问题、且信来沪移民人数、应加限制、昨悉工部局已就限制移民人数一事、函达领事团各领事、不久将采取限制行动、英文大美晚报云、柏士登轮今(三十一日)晨抵沪、载来中欧难民约七十人、携行李颇多、服装亦颇整齐、康铁罗素号复载来难民二百五十人、新岁中上海之德国犹太人将达二千四百人、闻预定船票来沪者殊众、所有船票、均由离德奥之犹太人在数月之前预定一空、据云预料至欧洲排犹告终时、将有五千左右之犹太人束装来沪、

1939年1月9日 （09版　第23299期　上海）

犹太难民来沪暂栖

各人现努力学英语　图在远东获立足地

上海泰晤士报云、过去数月间犹太难民之抵沪者、已达一千五百名、均由三团体予以照料、供给膳宿零用、且请医疗疾及延教师教授英语、该三团体一为援助上海犹太难民委员会所掌、大半经济事宜、而实际之救济工作、则由德奥犹太人救济协会或救济欧洲难民国际委员会办理、前者仅

▲救济犹太人　　但范围甚广、后者则自欧洲独裁国出亡之任何难民、均予救济、而此次来沪犹太难民之救济事宜、尤以德奥犹太人救济协会办理为多、该会并与欧洲救济团体每日电讯往来、如新加坡某救济团体受该会之托、凡难民搭轮经过、均如照料、并将来沪难民人数、电告该会、俾豫为筹备、迨难民抵沪、会方、

▲租私人房屋　　使若干难民安居其中、并给予膳费、惟此法浪费过甚、故会方宁取群居同食制度如目下犹太难民之居于安朋克门大厦（译音）就餐时、则群赴四川路青年会用膳、但会方希望自行供给膳食、则较为经济、来沪之犹太难民、太多数为中等阶级、能操英语者极少、此为一大挫折、故现已组织上海犹太青年联合会教授英语、该会且设有极重要之、

▲职业介绍部　　凡移民之才能等项、均详加统计、但迄今已为犹太难民介绍得职业者、仅一百人左右、会方对于工部局之设法限制移民人数、极表同情、因目下上海不能容纳许多难民、但难民若已起程来沪、则尽力救济之、据会方人员之意见、战事停止后、应为此辈移民在远东获一立足地、而上海则仅为彼等之暂时憩息地、

1939年1月9日 (10版 第23299期 上海)

犹太难民来沪工部局未限制

日报所载完全无稽 惟对此事相当焦虑

大陆报云、日本传来消息、谓公共租界工部局曾请驻沪日领署采取若干办法、俾制止犹太移民拥入公共租界之说、昨(七日)工部局发言人加以否认、按是项消息、系刊于东京出版之一月一日英文日本时报、该报并加评论曰、日本今对华作战中、当然不愿见政治难民群入日本、"满洲国"、或华北・及华中、日本目不欲被英国利用在远东作排犹运动之工具云云、昨据报告、是项消息、绝对无稽、据工部局发言人表示、工部局对于现时德国移民拥入公共租界、颇重视之、但局方仅曾以限制之可能性通知本埠领事团、日本时报此次所载、暗示工部局防杜移民赓续来沪之消息、并非初次、但前此之消息、亦属无稽、

工部局对于本埠外国移民问题之过分扩大、致无法办理一节、当然焦虑无疑、但目下亦无可如何、由德国亡命来沪者、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预料由意国驶沪之维多利亚号轮、本月十五日抵埠、复将载犹太难民以俱来、据外国难民救济会发言人谈论、照料此辈移民问题时、语记者云、募九万元给养费、确非本埠一隅之问题、而供给此款项乃外国政府之责任、该发言人并称、会方业已从事得此资助之努力云、同时探悉、本埠对于防杜移民群之继续来沪、实无能为力、盖上海各方均无权可令移民离沪、在德国排犹潮中逃亡之犹太人、对于若辈之行止、果须加以任何统制者、则应由此辈移民登轮地之国家为之而移民之登轮地、大半均在意国、如意政府欲合作办理此事、则意国各轮船公司之国内办公处、对于指定上海为其目的地之移民、可拒不售票、若他

国亦予以合作、可同样实行统制、但是否曾作获得此种合作与统制之尝试、本埠犹未知悉、

1939年1月18日（09版　第23308期　上海）

欧洲移民来沪已成严重问题

伦敦纽约似无资助之望　会方经济窘迫维持为难　已有百余人获资经商

字林报云、去年九月间、本埠有救济欧洲难民国际委员会之成立、志在募集款项、救济来华之欧洲难民、对于难民之国籍・种族・与政治信仰、一律不加歧视、此前犹有救济来华德国犹太人之团体、因两团体目的相同、故密切联合工作、所募得款项足供来沪难民之舒适膳宿、但是时已致电维也纳犹太人团体、谓中国因受战事影响、难民问题、颇感严重、故上海力不能照顾目外国来之大批难民、惟中欧移民、不断来沪、本埠业已成立之犹太人团体、即合作而照料之、同时并以各团体所遭遇严重难民问题、函电交发、报告伦敦・纽约・巴黎与新加坡・等地各慈善团体、第因各该团体亦须照料中欧难民、自身亦有其复杂之问题、故本埠所得各该团体之资助殊微、计得伦敦五百镑、纽约美金二千五百元、新加坡及香港各法币数千元、但上海各团体之吁请资助曾得工部局・各领事馆・与救济中国平民美国顾问委员会之赞助、顾问委员会并致电美京红十字会代请资助、同时难民之续来上海者、不仅陆续不绝、且有永无止境之虞、一个月前、意邮船曾载来五百五十名、目前在沪者、已达一千七百五十人左右、且尚有许多已首途或购就船票准备来沪、无论上海・或伦敦・巴黎・等各团体、均未可加以制止、而抵沪之难民、无不说明其不得不离旧地之原因、并指陈仅有上海不禁止若辈

登陆、本埠各团体、因经济支绌、而致电伦敦、要求立即资助、已接得覆电、查询已抵沪及在途中之难民人数、及维持彼等所需款项数额由此可证明本埠各救济委员会可望获得海外之援助、但覆电至今、迄已两周、由非直接所得之现象观之、伦敦与纽约、似均不致拨款来沪、据向负责方面探悉、本埠各委员会迄今曾募得约十一万元、但目下已全部用尽、少数难民、尚可得海外亲友资助亦有不欲要求委员会之资助而出售其首饰以度日者、但百分之九十以上、均一贫如洗、而须仰给于公众之捐助、已在本埠觅得职业之难民、仅属少数、若干有医药经验者、由教会聘往内地医院服务、委员会方面、认为与其继续给养此辈移民、不如供给若干资本、而使之能自行经商、则不必续予给养、此项宗旨、得沙逊爵士捐助十五万元后、乃大有进展、至今难民申请复业而得会方核准者、约一百二十五人、今已在异乡开始其新生命矣、其他申请者、刻在调查中、是项计划须至已得款项告竭后、始行暂停、但犹有大部移民、或未能获得职业、或因在本埠无经验及言语困难而不能经商者、仍仰给于委员会、而会方则经济窘迫、维持彼等、日见为难、

1939年1月25日 （09版　第23315期　上海）

犹太难民续获沙逊捐助　棉纱等廿五包

大陆报云、昨（廿三日）悉、沙逊爵士已将第二批捐赠物品、致送在沪犹太移民、沙氏于去年曾捐助十五万元、此次所捐者为棉纱及人造丝物品二十五包、归本埠救济委员会支配、或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或供犹太移民穿着之用、其中六包、由沙逊所设印度纱厂孟买办事处装轮、昨晨运抵上海、当即从事布置事宜、俾立刻由江海关检验入口、闻余者

业已运出孟买、不日即可抵沪、昨悉、上海主要犹太人已续有捐助、但救济委员会仍需要基金、

1939年1月29日 （13版　第23319期　上海）

犹太难民非尽贫乏

巴黎来者有万余美金　难民续到事已有电讯

英文大美晚报云、本埠犹太救济委员会某委员、今（廿八日）晨语记者云、昨日有犹太人千余名由意来沪之消息、渠毫无所知、该会目下照顾难民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前数星期所得捐款数额、虽已增加、但款项与房屋乃亟需之两要件、若干难民、已由会方代为觅得各种职业、但到达上海之犹太难民、并非纯属赤贫者、如来自巴黎之一百二十三人、即携有美金一万零七百元、有少数难民、已由会方将彼等合家送往或可有就业机会之其他各埠、

路透社二十八日义国耶不勒斯港电、犹太人一千、大都来自德国、昨乘义船康德比安柯曼诺号前往上海、彼等将在中国组织新家庭、

1939年1月31日 （14版　第23321期　上海）

以上海为安乐窝犹太难民源源而来

将逾四千人之众　救济会无法应付

字林报云、意邮轮康铁佛第号、于昨日（二十九日）午后抵沪、载来德奥犹太人四百二十名、因此上海犹太难民人数共达二千人左右、若辈于晚七时抵海关码头、行李检查一过、即送往本埠救济难民各委员会、为彼等预留之虹口各安居处、日后复有犹太难民、将以本埠为其目的地、盖彼等确实不能获得入其他国境之签准护照也、业已抵沪之犹太难

民、虽有若干人已在本埠觅得职业、亦有少数携款俱来者、然大部份均一贫如洗者也、且昨接罗马消息、大半来自德国之犹太人一千人、星期五已自意国那不勒斯港搭意邮轮、康铁皮卡诺号首途来沪、约二月二十二日可抵埠、此外、闻行驶于德美间之轮船两艘、已在汉堡受租、专载犹太难民自德国驶来上海、合计达二千人之多、此等难民大都均将留居上海、少数将转大连、因有三百人左右、已得大连当局、准许居住该地、上星期五日、有移民十人在沪登陆、昨日复有一百人来沪、大都来自德国、已由救济委员会供给暂时安居处、救济欧洲犹太移民上海委员会因无充足之基金、故已遭遇极端严重之局势、今复有二千人行将到来、自将更形棘手、因德国实行严紧之个人携款出境条例、故已来沪之难民、其中能自给者、仅十分之二、各救济委员会维持难民之膳宿、月需九万元、工部局曾请领事团注意此问题、考虑至少暂能遏止难民继续来沪之妥善办法、但迄今未能获得确切之结论、

1939年2月27日 (10版 第23345期 上海)

德籍犹太人来沪将受限制

非华方签准护照 即不准启程来沪

大陆报云、外传本埠九月前将有德国犹太人一万二千名到达上海、昨(二十五日)据与德国犹太人局势有严密接触之本埠消息灵通方面称、其数不致若是之多、但或有三千难民到来之可能、盖移民由德来沪、今较前为难、首须出示华方签准之护照、然后证明其来沪乃准备就业、或在沪有亲友照料、始准放行、闻德国今不再准许依赖公众给养之难民由德来沪、但对近已定就舱位者约三千人左右、

将准若辈启程、目前上海之难民局势、尚不致引起焦虑、盖供给移民之住所与基金、均见宽裕、但苟非续得款项、则此种局势、于一月内仍将转趋恶劣、今移民除居于私人寓所或友人处者外、均栖身华德路之单身男子寓所、与汇山路之眷属寓所、及河滨大厦、亦有少数居华盛路新房屋中、该所房屋、拟改建医院、由难民中之医生与看护经营之、苟该医院照现定计划成立、则除医治犹太移民之外、大致将兼为外界服务、

1939年3月11日（10版　第23357期　上海）

在华犹太难民居住问题地点尚未决定

［重庆］　闻中政府对于容留犹太难民居于中国之提议、刻正予以审慎注意、地点问题迄未决定、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有以海南岛供犹太人居住之议、但日军现方在海南岛作战、致此议停顿、现有人建议、滇、黔、川与西康为犹太人居留地、

1939年3月12日　（10版　第23358期　上海）

传董显光建议犹人内移

史比曼否认得电　对表示非常关切

大陆报云、据今日（十一日）出版之密勒氏评论周报载称、本埠德籍犹太难民委员会主席史比曼、接今在重庆之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来电内称、拟向中政府提试探性质之建议、在中国之西南与西北划定某数区、供犹太难民移居、并询上海犹太人对此项建议之应否提出与是否宜设一半官性质之代理机关、为在华移民中之技术人员觅工作两点、意见如何、难民委员会对此建议、表示关切、刻正自各方面加以研究

云、但史氏晤记者、切实否认曾接得此电、惟渠聆此消息、颇表惊讶与关切、

1939年3月29日 （04版 第384期 香港）

德境犹人又有六百名出走

[路透社弗兰福达廿七日电] 此间犹太人六百名、今日搭专车赴热那亚、换乘“康德皮亚卡马诺”轮前往新加坡、上海、荷属东印度、安南及暹罗诸地、此批犹太男女移民、以青年及中年人为多、包括各种职业人员、大部分系赴上海者、每人携带一手袋、装盛细软对象、由国际团体予以援助、彼等沿途由德国官员监视押送至意国边境云。

1939年4月12日 （10版 第23389期 上海）

下月中将有三千犹太难民来沪

其半数乘德轮到此 每人被迫缴二千元

大陆报云、昨（十日）晚向负责方面探悉、预料下月中有来自欧洲之犹太难民三千余人、将抵上海、其中约一千五百人将乘专运彼等之德轮二艘来此、预料其余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人将乘初次驶沪之意邮轮西萨莱号、在此登陆、乘二德轮之难民、几全为遭国社党警察逐出者、又据本埠消息、彼等均被迫缴付载送费二千元、始准登轮、为免经苏彝士运河所应付之外汇起见、该两德轮将取道好望角来沪、搭意轮之难民、系来自中欧其他各部与德国者、上海德籍犹太难民、总数既已逾五千人、但意邮轮康铁皮卡诺号于四月二十五日抵沪时、复将载来男妇孩童约六百人、据负责方面之消息表示、本年底前、在沪犹太人、至少将达八千人、

1939年4月26日 （10版　第23403期　上海）

犹太难民之公共汽车已遭日方扣留

被指载送华人收取车资　对日商行车则无词答复

大陆报云、昨（二十四日）悉、日方指称犹太难民所有之公共汽车三辆、行驶于虹口、从事营业、一为公共业务公司云云、救济委员会乃进行调查、三车之车主、与驾驶者均完全否认、日宪兵责难是项公共汽车载华籍搭客、而收车费、已于上星期突将各车扣留、

据日文报纸载称、近有便衣日宪兵一名偕一华人登此公共汽车、而被收取军资、乃将各车扣留、以待调查云、日军发言人昨晚招待各报记者时、答复关于各车事之问话云、车主被指载送华籍搭客、此点渠系阅报始悉之但渠将续加调查云、某记者云、据渠查悉、各车根本非公共汽车、乃向公共租界工部局领执照之轻便之运货车、

难民委员会已广加调查、有关之合办车主与驾驶者九人、均否认除犹太人外、曾载他人、此仅车三辆之公司所以组织者、盖欲稍使难民节省往返上海之车资、而车主所获、亦悉数投资于车辆云、发言人答、如各车纯供私用、则日方不反对其行驶至是另一记者发关于今在虹口行驶的日方公共汽车身份之问话云、日当局今仍坚称此等公共汽车为军事便利而行驶乎、抑今坦白承认系贸利公司所办之公共业务乎、发言人答、此事乃一复杂之问题、不能遽即答复旋复称、此事今在“各有关方面”讨论中、故渠不能复有所宣布、

1939年4月28日 （9版　第23405期　上海）

犹太难民在非洲获新园地

意在阿比西尼亚划地　供德籍犹太难民垦殖

大陆报云、据昨日(二十六日)此间接维也纳来信透露、意政府业已在阿比西尼亚划定大片富庶土地、以供德籍犹太难民垦殖开发、发此函者、为维也纳之犹太救济团体、其组织人系荷兰富翁琪特密斯特、与中欧最大啤酒厂主奥人柯夫勒、该团体之目的、在助贫穷犹太人离德、来沪犹太难民中、得其资助旅费者颇多、据函中载称、意政府已表示将给予一切可能的合作、使犹太难民往阿国耕耘、业已划出大片土地、归该团体分配于愿殖民非洲意属地之犹太难民、故请上海报告愿往阿国之犹太难民姓名与其他详情、

1939年5月2日 （04版　第418期　香港）

犹人照会英国

对限制入巴一事　请国际法庭审查

[路透社伦敦卅日电]　　犹太人机关认为、英国限制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之政策,乃违反国联委治协约者、顷已向英政府提出照会、谓将请求海牙国际法庭、审查英国此举是否合法云、

1939年5月6日 （10版　第23412期　上海）

邮船航程

霞飞将军昨抵沪　美意两轮明日到

法轮　法国邮船公司之霞飞将军号、前与大英公司广东号在海面互撞受伤、当留港修理、业已工竣、已于昨日中午十二时许进口、停泊于虹口华顺码头、定九日上午八时自沪开回马赛、

美轮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之克利夫伦总统号、此次由

美经日本直达香港小吕宋、已由小吕宋返美、昨经香港来沪、预计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半抵埠、停泊于十二、十三号浮洞、接客小轮、于是日下午二时自新关码头开出约三时半可回至新关、大轮定八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起椗赴日返美、送客小轮末次为九时半、自新关码头开出、

意轮　意国邮船公司欧亚航线特快轮康脱罗索号、闻今晨过港来沪约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时进口、预定停靠虹口公和祥码头、乘客用小火轮接至新关码头登陆、该轮此次由欧来沪、共载乘客六百余人、其中又有犹太人四百余、该轮定十日上午十时由沪返欧、

1939年5月13日　（12版　第23419期　上海）

犹太难民偷窃时表

父子同投囹圄

德国现已为欧陆之刀俎、年来该方面之弱小民族、其无抵抗之毅力者、大都已为鱼肉矣、犹太人更以不见容于彼、四方流徙直类丧家之犬、最近数月至沪之犹太难民、幸经租界当局妥予收容、若辈颇有如归之乐、顾此中亦复良莠不齐、其不良者、竟因食宿无忧、则萌非分之想、有名亨生者、前日与其子自收容所潜出、混入某时计公司、偷窃时表、当被发觉、报捕查获、昨解第一特院、质讯属实、其为父者、被判徒刑两月、子则倍之、该父子两人、当庭表示服罪、遂即双双同投囹圄、易流浪生涯、而尝铁窗风味矣、

1939年5月29日　（10版　第23435期　上海）

虹口日居留民团

企图借口排犹

谓犹太难民多不懂卫生　对防止瘟疫表示“疑虑”

廿八日法文上海日报载、闻日本在沪之居留民团、对于虹口方面、因犹太难民移入后、深感有防止瘟疫之困难、大表其“疑虑”之意、依该团之观念则犹太人之聚居虹口收容所者、多不懂卫生、实为真实之危险、如最近所发生之猩红热病、即其一例、

华人死亡之经纪录者共二、三一九名、内有暴露之尸骸一、四九六具、死亡之主在原因为患有肺痨及肺炎等症、请求疗治狗疯症者计四十六人、分送难民收容所之炼乳计九十六听、本局华人隔离医院所收病人、以患麻疹者为最多、计六十六名、其次为患脑膜炎・猩红热・白喉暨天花等症、本局设立各校内之医务、经照常办理、请求医除沙眼之学生共八二九名、受本局补助费之华人私立学校、曾经视察一四〇次、

各菜场营业如常、食肉因猪只运输不便、售价上涨、大批河豚鱼、自各鱼摊抄出毁弃、经化验之冰淇淋样品共一二三起、化验结果、有十一起不合标准、均经去函警告、此外有出售劣质机器冰者两人、已予控究、虹口牛奶棚暨上海畜植公司两家、因违章营业、各经法院判处罚金四十元、上月自外埠进口之猪只共二五、九一四头、仅及三月份之半数、其在起岸时已死亡者、为数大减、防疫运动、已于上月六日起开始进行、

经注射防疫针者共四三、〇五二人、界内现有难民收容所四十一家、共容难民四〇、八三五人、收容所内并无伤寒症之发现、消毒工作、仍积极进行、卫生状况、尚属满意、经火葬之尸体共二、六一三具、经掩埋之棺柩共七一〇具、寄存于各殡仪馆各寄柩所之棺柩共一八、六〇〇具、扑灭蚊类工作、仍在进行中、

1939年6月9日 （06版 第456期 香港）

花花絮絮

犹太人在虹口发挥经商天才 日侨营业必遭打击

英文大美晚报云、犹太移民已在苏州河北岸开设许多商店、陈列货物、颇能引人注意、今来自德奥之难民、已达九千人、本年内或将数逾二万、若辈非株守而徒悲命运之人民、但将扩张其活动、日方之计划、将为之破坏、犹太移民接踵而入苏州河北岸、今已成为日侨之严重问题云、按虹口之华人与外人权益、几已被排除、该地仍在日方之严格限制中、上海以外之外人权益因日军之专横行动、而受巨大损失、今则上海日人之利益亦受威胁矣、

1939年8月2日 （07版 第23500期 上海）

滇省难尽容 犹太移民

[重庆] 关于柏格拉斯在上海发表谈话、谓中国政府及云南省政府、当在某种条件下、收容十万犹太难民之说、此间中国消息灵通人士、咸谓其言之过早、云南决不能安插十万犹太人、中国政府人士之意见、认为中国只能收容若干技术人员、如工程师医师之类、盖此项人员为中国所需要、(一日海通社电)

1939年9月7日 （10版 第23536期 上海）

新来犹太难民 必须自携款项

否则一律不准登岸 昨经联席会议议决 又将有九百人到沪

英文大美晚报云、法・日・工部局・与犹太人当局所组织之犹太难民特别委员会、今晨（六日）在日领署举行会议、规定将来欧洲犹太难民来沪办法、席间并未商定确切条规、惟

已商妥暂行条例一则、即新来之犹太难民、必须自携款项、始准在沪登岸、据本埠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人员声称、关于新自欧洲来沪之移民、彼等未接确息、惟昨（五日）接马尼剌讯、据谓犹太难民两批业已自热内亚乘轮启程、总数约九百人、

大陆报云驻沪日本总领事定今日（六日）召开犹太难民特别委员会会议、预料除在沪分配安插德籍难民之问题外、并将讨论彼等为交战国国民之身份、查该委员会为犹太难民国际委员会之附属团体、由公共与法租界官员·日本总领事·以及国际委员会委员一人所组织、昨（五日）据工部局某员声称、对待业已在沪或在来沪途中之难民、不拟有何更变云、惟另一人员则指出犹太难民处境之奇妙、盖难民在法租界为敌人、在中立而英人握主权之公共租界乃交战国人民、而在日人控制之虹口、则系日本同志国之人民也、首先要求限制移民、

入沪者、乃属日人、最后离欧之大批难民、可望不久抵此、又有许多难民原由德轮格纳赛诺号与波斯丹号载来、该两轮于战事爆发时、均已被迫返德、现航行于印度洋之义邮轮康铁皮卡曼诺号、将载来数百难民、该轮原泊印度洋以待战事发展、但今料不久可驶抵上海、

1939年9月16日 （12版　第23545期　上海）

热恋有夫之妇　威逼本夫离婚

犹籍青年被捕讯究

德籍犹太青年罗道夫惠脱曼、二十一岁、现住华德路八九〇号、前在国内时、与同籍惠姆勃脱汉恩之妻杰格金女士发生恋情、嗣罗等同受该国排犹运动、相继来沪、汉恩即在虹口开设一旧货首饰商店、惠脱曼侦明后、当往访杰格金

女士、重叙旧情、杰女士因乃夫年事已长、故对于惠脱曼深加垂青、惟伊俩秘事、被女士之夫侦悉、对妻行动、严加监视、并阻止与惠脱曼往返、以前曾因此双方一度发生争端、岂知惠脱曼恋奸情热、因未获女士之面、突于前日来至汉恩处、用恫词恐吓、着令汉恩与其妻离婚、以遂彼俩之爱情、否则将彼夫妇双方处死、同归于尽、汉恩遂投报捕房、将惠脱曼拘获昨晨解送第一特区法院、依恐吓罪提起公诉、由推事讯之被告、供词支吾、因须调查、庭谕候改期七天再讯、

1939年10月4日　（10版　第23563期　上海）

德籍犹太人

居沪条规商讨　日方要求酌予变更

英文大美晚报云、工部局代表纳煦、今（三日）展声称、关于德籍犹太人民将来移居上海之条规、工部局·法领署·德籍犹太人·与日各派代表、昨（二日）在日领署会议席间、海军日当局对于其他三方面代表之建议、要求作数点微小之更变、今此四方面可望早日商妥、昨日讨论时间近一小时、议毕、各代表均允对日方所要求之变更、早日予以答复、

1939年10月9日　（10版　第23568期　上海）

犹太难民恶行不改　逞强殴伤车夫

乘车不付钱反辱骂行凶　被捕解案判处徒刑四月

德商上海转运公司车夫犹太人古德纳宝、今年七月十五日下午、荆州路一百号犹太难民所内、伙同其兄路易纳宝行凶、将难民卫汉合夫左手无名指咬断、被拘解第一法院、讯判彼昆仲共同伤害人体、各处徒刑八月、姑念初犯、且有正当职业、准予缓刑三年在案、不料被告古德纳宝恶性不

改、本月五日下午四时在外滩新关码头雇乘人力车、将其拉至外摆渡桥南堍停下、车夫施郎才伸手向其索讨车资、古德纳宝竟不付款、并云你如要钱、跟我到桥北堍取、你如无通行证、不必要钱、施郎才拉住不放古德纳宝过桥、面部遭其用拳击伤、幸由华捕赶到扭获、带入捕房、由西探长象司侦查、被告尚称中国猪猡打打无关系、捕房遂将彼解送第一特院、依伤害罪起诉、捕房由钱恂九律师代表出庭请求重办、因被告自己现在逃到中国为难民、还侮辱中国人为猪猡、他既然知道中国人是猪猡、他因何还要逃到中国呢、戴推事核情当庭判决古德纳宝伤害人身体、处徒刑四月、被告交执行庭核办、

1939年10月22日 （11版　第23580期　上海）

四俄籍犹人持伪造护照　由港驱逐来沪

伪造护照主犯在沪被捕　候四俄人抵埠提案讯究

最近有俄籍犹太人四名、由沪前往香港冒充葡・波・国人士、经港当局查得彼等所执之护照、系出于伪造、遂下驱逐出境之处分、一面并电知上海警务当局、当由总巡捕房予以侦查、发觉此辈乃属骗子平时恒伪充顾客、向各商号购取些微货物、而以十元钞票令找、乃于商号找款之后、即言其找出之钞票必须由彼自择、而乘机窃取钞票之流、遂根据此种线索侦查、始悉伪造护照者、乃属此辈领袖俄人洛甘仁壳爱发伦又名洛克司、遂于前日下午二时在靶子路北四川路口将其拘获、并在其寓所东有恒路二一一弄一二三号内抄获伪护照三纸、及伪造钞票涂改笔迹所用化学物品不下数十种、一并带入捕房、昨晨解送特一法院刑四庭、捕房律师钱恂九陈明经过、以本件尚须侦查、且被香港当局驱逐出

境之四俄人、尚未抵沪、故请求准予改期、再行讯理云云、经戴荣铎推事质讯一过、乃谕令还押、改期再讯、

1939年11月11日 （11版　第23600期　上海）

犹太难民擅设法院

并不适用中国法律　蔡晓白函公会澈查

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多自动废弃领事裁判权、表示尊重我国司法、我国朝野对于外人权利法益、更为尊重、即无国籍之白俄与犹太难民、我国亦从未损害其法益、不料犹太难民近竟步列强之后尘、破坏我国法权、在沪东擅设法院、其裁判并不适用我国法律、本市律师蔡晓白氏、昨特具函报告律师公会、请求澈查、兹特蔡律师致律师公会函原文探志于下、“径启者、兹悉被德国驱逐来沪之犹太难民、近在沪东爱而考克路六十六号、擅自组织调解法院、业已承办案件、并订有法院章程十五条、(全文附上) 要旨译述如下：(一) 禁止犹太人向中国法院诉讼、违则处罚；(二) 收取调解费用；(三) 向该法院登记之律师、准许出庭；(四) 裁判不适用中国法律；(五) 推事及职员均系正式委任、并有薪给、此种组织、不独藐视我国法院、实属破坏法纪、为特建议、应请亟予彻查阻止。幸甚、此致上海律师公会鉴、会员蔡晓白。”又悉该伪法院、现定每星期一及星期五、每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为审讯时间、如债务纠葛、标的在五百元以上者、须请在该伪法院登记之律师出庭、

1939年11月13日 （09版　第23602期　上海）

在沪犹太人　追悼被害同胞

大陆报云、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拉斯、去年被一犹太青

年暗杀、致于十一月十日发生第三德国有史以来最激烈之反犹暴动、德国犹太人被杀害者、不乏其人、避难来沪之犹太人、乃于本月十日起、开始追悼此辈在德丧生之犹太人、为期三天、至今日(十二日)在犹太教堂举行特别纪念仪式而告毕、

1939年11月20日 (10版 第23609期 上海)

犹太难民 擅组法院真相

表面上似属调解性质 实际系违反中国法律

据法文上海日报载、闻因有犹太难民救济会之协助、本埠犹太人近乃有调解委员会之组织、以处置其同胞之纠纷、依创造此委员会者对报界之宣言、此会之组、乃在避免在中国法院诉讼时之靡费、抑且诉讼非为强迫之义务、而调解固亦合法、且可免犹太人之纠纷、在报纸上披露、因而损及犹太人之信誉也、又此调解委员会之裁定、一切亦均遵照中国法令办理之、但有若干犹太律师方面、则认为此委员会之组、实为侵越中国法院之职权、而该律师乃与中国律师公会合作、因以引起各方面之注意、依该犹太籍律师等之意、据该调解委员会所定章程则双方除可共同选定调解人外、并可选定其斯欲遵行之法律、似此、则显然与中国法律有违、盖以犹太人既未享有治外法权、则只可遵行中国法为其惟一之法律也、此外、则调解不服虽可上诉中国法院审理、然以有救济会之经济上及精神上之压迫、势将使屈服者、虽含冤而莫敢上诉也、

1940年1月13日 (10版 23660期 上海)

工部局一九三九年 重要行政概述

上年间、市区复兴之程序、进行甚缓、且为种种困难所牵制、然各界克制一切艰困之巨大机能、卒能再度表现、商

业情况、自中日战起、已感混乱、上年复值欧战爆发、与国币跌价、更呈不安、上年本市曾发生新问题数端、其荦荦大者、有（一）来自中欧之大批犹太籍难民之处置、（二）下半年发生之沪西界外马路区域之警权交涉、（三）国币续跌至三辨士半时之极度严重情形、苏州河北交涉归还……

犹太籍难民之处置

前年年底将近、大批犹太籍难民开始由中欧来沪、迨上年间人数激增、情形始告严重、难民大部分安插于苏州河北区收容所内、此项安插工作、由若干委员会及团体负责办理、本局亦曾予以协助、出借若干东区局有房屋、以供收容之用、嗣因难民陆续到达、情形愈趋严重、本局乃商请领事团以本埠困难情况及难民无法觅取职业各点、分别电告各该政府、转请设法阻止若辈来沪、未见成效、洎乎四月间、难民总数超过六千人、五月间、收容所内有猩红热之发现、幸经措置得宜、未见流行、六月间难民总数达一万人左右、八月间、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于是日本当道宣布暂禁难民来沪、同时本局亦决定禁止欧洲难民继续入境、并分函领事团及各轮船公司查照、十月间本局与日本当道商定颁布一种规则、酌允此辈难民、于来沪后住居于苏州河以南区域、截至年底时、根据此项规则所颁发之许可证、共约一百份、

1940年1月17日　（09版　23664期　上海）

德轮华员三百人　明晨到埠

华人在德轮服务者、自欧洲二次大战开端后、均被解雇、乃纷纷返国、过去已有二批归国、闻又有一批自德起程、经意国威尼斯、乘意邮轮康梯佛田号回国、该轮已于前（十五日）中午抵港、当晚北来、预计明（十八日）晨八时已可到埠、兹悉

返国之德轮员一部、已在香港登陆、来沪者尚有三百人之谱、该轮此次来沪、除德轮、解雇之华人外、犹太人亦约一百五十余人、连其他之乘客、共约五百七十八人之多、进口后预定停靠虹口公和祥码头、乘客一律改趁小轮至新关码头上岸、

1940年1月22日 （07版　23669期　上海）

新到犹太难民　仍居虹口

犹太难民三十五名、甫于十八日乘康悌凡特号由德国来沪、寄居于虹口新亚饭店、前传将在两租界另觅安身处、兹悉此难民一批、刻仍寓居虹口及汇山路两处、

1940年1月23日 （07版　23670期　上海）

德籍犹人罗森堡　准许入中国籍

罗为医生在沪战时有功　国府破例准许归化入籍

英文大美晚报云、德籍犹太人罗森堡医生、六年前离德来沪行医、去年因其护照期满、向本市德当局请颁新护照、德当局加以拒绝、并不说明理由、而将其护照没收、罗氏乃于去年十一月向中国政府申请归化中国、已于星期六日接获重庆发来之公文、准罗氏入中国籍、内有中政府因罗森堡曾于沪战时救护伤兵、为中国服务、且爱好中国文化、故破例准许罗氏归化中国、以示嘉许等语、

1940年1月28日 （08版　23675期　上海）

美旅沪银行家计划　移十万犹太难民至滇

每人津贴美金五百元　须身体健全方为合格

［纽约］　美国旅沪银行家白格莱斯顷语记者云、彼已计划将十万犹太难民移至云南省、由银行津贴每人美金五百

元、其中二百四十元系两年内之伙食费六十元为居住费、二百元为发展工业费、但移殖各人须在六十岁以下、且必须身体健全方为合格、(二十七日合众社)

1940年1月28日 （11版 23675期 上海）

一九三九年 上海工业之回顾（二）

——工部局年报之三——

……橡皮鞋业全年清淡，自外汇紧缩以后，物价增高，本埠销路，大受影响，且所有橡皮鞋出品，经视作军需用品，因此不能运往各沦陷区域。仅有苏州河以北之工厂数家，可与长江流域交易。有一家已开始用浸渍法制造橡皮质物品，其术系由犹太难民传入……

1940年1月30日 （04版 23677期 上海）

德籍犹妇 在港被控

[香港] 德籍犹太妇人名罗思嘉夫人者、于一月二十五日乘法国邮航机抵此今日被控未有合法护照擅自入境、被当局申斥、谕其出境、该妇现将赴上海晤其夫、闻其夫系德国著名罗思嘉族之远支、(二十九日路透电)

1940年2月26日 （10版 23698期 上海）

投效法国之犹太人 开往西贡

报到者一百零二人

大陆报云、昨(二十四日)悉、欧战爆发时、自愿投效法国“外籍军团”以抗第三德国之本市德籍犹太移民百余人、将于两日内离沪前往西贡、然后开赴西线、按去年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后、本市法总领署即宣布收纳客籍志愿兵、此等犹

太移民乃自愿投效、对抗“祖国”、约一周前、彼等接令向福履理路本市法驻军司令部报到、闻前往报到者共计一零二人、彼等并不在沪装备或受训而将前往西贡、众信彼等将乘今日(二十五日)午后从日本驶抵上海之法邮公司达之安号启程、

1940年3月2日 (07版 23703期 上海)

犹太难民 移住菲岛

须具有耕种经验 菲当局拟定计划

[马尼剌] 据此间负责方面发表、对于欧洲犹太难民移住菲律宾迄今尚未殖民之敏达那克岛事、已拟有深远计划、而于现在居处上海之数千难民、日后无获得工作之希望者、将予以特别考虑、难民之移住每年将有限额、其资格必须年在十八至二十七岁之间、更须为未结婚之男女或已结婚而无子女者、且须具有耕种之经验、(一日路透电)

1940年3月3日 (10版 23704期 上海)

大批犹太人 即将赴菲垦殖

英文大美晚报云、关于美政府核准犹太难民殖居菲律宾之明达奴岛事、顷据本市犹太难民委员会领袖声称、今居上海之犹太难民中谙熟农务者约三四百人、将有离上海前往明达奴岛殖居、但彼等启程日期、尚未决定、或将在一月内、甚至一年内启程、

1940年3月5日 (08版 23706期 上海)

犹太移民 迁居纠纷

多数人不愿 现展缓一周

英文大美夜报云、华德路收容所中欧洲犹太移民约

一百三十人、上星期六日拒不遵守迁入平凉路收容所之通令、而稍起骚动、结果有一人身受微伤、已加治疗、

其事经过如下、本市犹太难民委员会于数日前通知华德路各收容所中年在卅至五十五岁难民概行迁入平凉路收容所、俾留客籍年青移民之余地、至上星期六日午餐后约一小时、委员会某员请移民收拾行装

但多数移民均称不愿离所致起争论发生骚动、结果委员会方面某员受伤、又传此次骚动、乃因就食该所之移民约二百人、反对膳费自十元增至二十元而起、惟纷扰迅即告终、

所方人员预料昨日该所将续起骚动、闻已请警务处于发生骚扰时、协助弹压、但委员会方面已决定将迁居令展缓一周、故未闻续有骚动、

1940年3月10日 （11版　23711期　上海）

康脱罗梭轮　由欧抵沪

中途加快速率　载有大批搭客

意国邮船公司欧亚线特快班轮“康脱罗梭号”、此次于上月九日自威尼斯起程开来远东、预定本月七日可到沪、前数日因海面重雾、致由小吕宋至香港之途中、受重雾影响、速率减低、行驶迟缓、故原定五日到港、乃迟至六日到港、于当日下午六时离港北开、预计昨晨抵埠、各情已志前报、兹悉该轮在离港来沪途中、见海面清朗、船主遂命加快速度、故已于前日下午三时半进吴淞口、于五时半停靠虹口公和祥码头、乘客共有九百三十五人、其中自德国归国之华籍船员四百余人、犹太人百余人、分批改乘小火轮至新关码头登陆、该邮船定明晨八时离沪返欧、今因迟到、故亦改于十一

日上午八时起椗出口、回返威尼斯、乘客定今晚九时至新关码头、乘公司预备之接客小轮赴大船、又渣华邮船公司芝巴德号邮船、此次自泗水来沪、原定十一日到沪、现闻须迟缓一天改十二日抵埠、

1940年3月12日 (08版 23713期 上海)

犹太难民夫妇 经西伯利亚来沪

畅述沿途困苦情状 对苏联则备极赞美

据外人方面消息、本月二日抵沪之某犹太难民夫妇、昨日对记者谈、自德国经西伯利亚抵达上海之情形颇详、据称、彼等以爱子到沪后、去电德国、称彼等夫妇之登岸许可证、业已办妥、嘱速来上海、以便团叙、彼等接电后、即向犹太人互助委员会登记、声明欲离德来沪、并缴纳犹人截至一九三九年止应付之特种税百分之廿、该犹人续谈、“余返家之后、终夜未眠、盖黄昏时、又复接余子来电、问行装是否整理就绪、而余竟茫然不知所对、至于余之邻居及友人、均代余深表忧虑、盖犹人素性妒忌、彼等以为离德赴沪之犹人、均系天之骄子也、翌晨、余知赴沪须经过西伯利亚、然据互助委员会称、‘满洲国’过境证极难获得、”起程后之十日、彼极感疲倦、因彼等每经一地、即须护照、不得不四处奔走也、至二月十二日、彼夫妇等一行、被阻于立陶宛边境、而阮囊羞涩、所剩者、仅美金七元五角、亦即等于四十马克、然次日彼等仍能安抵苏联境内、苏联之火车上、大半皆系开赴芬兰作战之兵士、战士服装、均极整齐、苏联官方人员对犹太难民、态度和蔼、且称彼等为首次以犹太护照过境者、沿途各站、均悬有斯太林之肖像或作演说之姿态、彼等又云、抵莫斯科后、余等由向导员领往大都会旅馆借宿、该旅馆为

全莫斯科最伟大富丽者、宿费则已包括在车票之内、在莫斯科、余等耽搁三天、以资金告罄、不得不向驻苏德领贷款三百卢布、由签字声明由犹太人互助委员会归还、莫斯科之建筑及街道、均堪羡慕、人民皆衣皮服、兵士之服装最为讲究、但莫斯科百货商场中所陈列货物、率多价昂而质劣、曾有一大学教授、欲以一雪茄烟向余妻掉换旧丝袜一双、在旅馆中、一餐约费三十五卢布、但莫斯科工人最低之工资、则为五百卢布、咖啡馆中、音乐极为动听、座上客多拥重裘、且无付小账之陋规、赴"满洲国"途中、余等夜间被惊醒者凡二次、不得不冒寒步行雪地、以待换车工作之完竣、过境时、护照检查、异常严格、俟后经满洲里、转哈尔滨、幸无意外、自哈尔滨至上海途中、亦尚顺利、惟觉行程纡缓、旅心如箭、盖亟欲与爱子相见也、现彼等父子二人、亟盼能在沪谋一稳妥职业、以终老是乡、盖彼等对德印象不佳、不愿重返故土也、

1940年4月5日　(09版　23737期　上海)

意轮昨载来犹太难民一批

意邮船"康德浮第号"、昨午到埠时、又载到德籍犹太难民一百余人、大多数持有工部局发给之登岸证、少数无证书者、则带有足量之金钱、亦在准许登岸之例、昨日抵沪之一批犹太难民、初次领取临时证明书、将于下周向公共租界警务处登记、

1940年4月22日　(09版　23754期　上海)

全沪犹侨举行逾越节纪念

改食镳馓　提醒处境

本埠二万六千余犹太侨民、将于今（廿二）日在犹太教

堂内举行第三千二百五十二周之逾越节纪念、祷祝弥赛亚(犹太人所敬仰之教主)降临、虹口区内之犹侨、则露天建搭祝祷棚所、全体犹人、并改食无酵质之镳馓、以提醒过去及目前所遭受之困难厄运、

1940年5月1日 （11版　23762期　上海）

犹太妇人　被车撞死

卡车肇祸后逃逸无踪

字林西报云、德籍犹太难民弗利晓夫人、二十八日午后八时三十五分、在周家嘴、公平路附近、被大卡车一辆撞倒、身受重创当夜十时在靶子路上海疗养病院逝世、该卡车则于撞倒弗夫人后、疾驶而去、致警务处调查时、仅略悉该车外形、闻该车型式与日方军用卡车相同、

1940年5月4日 （13版　23765期　上海）

不吃又不死

刘导鸿

本埠美国新闻播音名家卡罗亚各脱，前几天在大陆报上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十月前，有一个犹太难民自奥国逃到上海。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他预备在上海做点生意住下去。这个朋友便问他要经营那一种行业，他很有把握地回答道："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生意，最妥当最靠得住的行业是开面包店或殡仪馆。因为人不能不吃，也必定要死。所以不会没有生意的。" 最近这个朋友又碰到他，问他生意做到怎样，他却哭丧着脸答道："糟糕透了。上海真是个奇怪的地方，许多人买不起面包；又不愿死。"

1940年5月10日 （07版 23771期 上海）

欧洲航轮动态

各方注视

意国邮船公司康铁罗素轮、上月初旬由意人和装载客货驶来远东、已于昨日午后五时抵埠、停泊顺泰码头、此来载有旅客六百二十六人、其中犹太人及德轮退职华员甚多、并有大批货物、缘欧洲驶来远东之航轮、自欧战以后、航程迟缓、最近战事转紧、航行时日更见延长、际此风云变迁局势靡定之时、欧洲航轮动态、颇为各方所注视、加以盛传英法航轮将更改航线或减少班次、其拥有商业上密切关系之欧洲船只、已成为整个航运事业之重心矣、

1940年6月8日 （09版 23800期 上海）

欧洲犹太难民 最后一批

计一百廿人 昨抵沪登岸

英文大美晚报云、欧洲犹太难民一批、计一百二十人、乘意邮船“康梯佛田号”昨日（六日）抵沪登岸、闻欧洲移民取道苏彝士路线来此者、殆以此为最后一批、惟另有人数较少之移民、或将搭日轮而行、本市犹太难民委员会刻正觅取日当局之合作、俾使上海犹太难民移居西伯利亚、关于意国邮船公司各邮船之航行、顷据该公司声称、将续照平常日期航行、因意政府所施限制已松弛也、

1940年6月9日 （09版 23801期 上海）

犹太难民 索保证金

欧洲犹太难民约二百人、要求提回美金四百元、盖彼等

多系星期四日乘康梯凡地号抵沪、按照本市犹太移民入境条例、曾在意国特里斯特启程时、各以美金四百元贮存该地意国邮船公司也、据本市意国邮船公司方面声称、不论欧局如何、犹太人存款、均当发还、

1940年6月15日 (10版 23807期 上海)

去年法租界 公共卫生进步

各种设施力求整饬 犹太医生数目增加

中外医生二千余人

外国医生去年登记者、数目极高、其原因由于犹太难民来沪、华人医生则略形减少、去年底、在法工部局登记之医生、华人外人、共二二五六人、

1940年6月20日 (10版 23812期 上海)

犹太难民渴望疏散

据法文上海日报云、据英方消息、被德国当局驱逐而来沪逃难之犹太人、现已达一万八千人之众、按上海租界之外侨、统共为五万二千人、其中日人仅有一万五千人、故上海之外侨、势当以犹太难民占第一位矣、现在上海外侨方面之最待解决之问题、厥为对于犹太难民之衣食住问题、惟其所需经费浩繁、一时殊未易解决之、关于犹太人之在沪就业问题、亦殊值得研究、惟在客观方面察之、则犹人殊难与本地华人作竞争、则以华人之生活程度、因远较外人为低也、据来沪一部分犹太人之意、颇渴望分散各地、以觅枝栖、而免群集上海、致成坐以待毙之势、

1940年6月23日　（10版　23815期　上海）

本埠犹太侨民　奋起助英作战

愿组织一犹太军队　两党领袖慷慨陈词

本埠昨日突然传称、谓英（吉利）爱（尔兰）犹太民族主义同盟会、愿组织一犹太军队、加入协约国帮助作战、本埠俄籍犹太人民、闻此消息后、甚为兴奋、据在沪犹太各社团领袖对记者称、若英政府批准此项建议则本埠犹太人、凡已届军役年龄者、均将立即应召入伍、查犹太民族主义组织、共有新旧两党、在沪均有分部、据称、在华俄籍犹太人党员、至少有曾受多年军事训练者千人、可以遣往欧洲、

生而受苦不若战死

旧党上海分部首领托派斯宣称“文明现正遭遇危机”、当其说及意大利已在发动大举逮捕犹太人之消息时、即曰“吾人与其生而受难、宁若作光荣之死”、新党领袖别克亦称、“在华之犹太人民、必然立即加入”、该一领袖对于犹人在巴勒斯坦被捕之消息、均表示痛心、别氏谓“此事至可悲、余复何言”、

如有机会甚愿从戎

而托氏则称“吾等犹人惯于受难”、渠又称、“吾人受苦已二千年矣、中欧犹太人民、实际上已丧失半数、盖彼等肉体虽好精神已死、其中大多数将从此音讯杳然矣、吾人如得有机会、甚愿一战、但吾人将不仅为本身而作战、盖世界文明、若任其崩溃、则受苦者非但犹人而已、青年俄人纷纷报名、过去世人对于犹太人民之利害、向不关心、以致吾人不愿为英国而作战、但吾人曾闻英人势力最强之处、其他人民均有平等之生活机会、职是之故、今日犹人之同情、站于英国一面、而英国必将获得胜利、目下情形、虽似黑暗、但一年后之今

日、将有完全不同之改观”、据称、此间大多数年青俄籍犹人、均已向犹太民族主义团体报名入会、该项组织之目的、在于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取回巴勒斯坦、以卫犹太民族之家乡、

1940年6月25日 (09版 23817期 上海)

犹人祈祷让解厄运

本埠犹太人民接奉哈尔滨远东犹人联合会会长基斯勒夫博士所发之通告、将于明日天晓起、至日落后半小时为止实行斋戒、并举行祈祷、借以让解欧洲犹太人民之厄运、在此时期内、本埠犹人均将绝食一日并于明日下午六时、在博物院路五十号犹太教堂内诵念圣经、与举行祈祷、

1940年6月25日 (10版 23817期 上海)

要讯简报

犹太难民来沪、已达一万八千人之众、特集资建筑上海犹籍难民医院一所、设于虹口华德路、业于二十三日落成、

1940年7月1日 (09版 23823期 上海)

犹太人在上海

阿泉

如果我们偶尔踏进苏州河以北,沿着北四川路横浜桥转折至汇山捕房舟山路百老汇路一带……作一次环回式的巡礼,至少,会给我们发现到许许多多亡命似的羔羊——底犹太人。

自从前岁德国下令排犹,犹太人便顿时变成“虎口残余底亡命者”;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偌大的地球,早已没有亡国者的立足地了!唉!试问破毁了牢穴的羔羊,彷徨满目中,

还有那一条路好走呢？终于遁不了屠夫血手的驱逐，他们遂被逼到这个天涯海角一生梦想不到的上海来。

犹太人在上海，可说虹口一带是他们这群羔羊的唯一牢穴吧？所有那儿一带任何战后空遗着的房屋，没有一间不给他们住满了！

犹太人是素来以“经商独特”闻于世的。讲到谋逐什一之利的手腕，尤其“尖锐化”。因此，乃有人以“算盘精”或“落地水银”来形容他们的“经商才干”；盖言其“有隙则乘”，“无孔弗入”；此言很觉微妙！犹太人自从来上海不久，——还在虹口尚未开放以前——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老早已经成群聚族地在虹口一带发展他们“单独”或“集团”的经济网式的林立般商店了。什么咖啡室咧，百货商店咧，小型跳舞场咧，电影院咧，理发店咧，报关行咧，甚至连犹太堂子……都在开得栉比鳞次了！“犹太人是狡狯的狐狸，”又有人这般地说：“他们不论在任何事物上，常常会乘着可取的小小机会，很轻便地占人家的便宜；比仿你偶然向一个犹太人借一枝火柴点香烟，他也会向你讨回一枝香烟来做火柴的代价。”

犹太人做生意，不独单纯地以门市招徕就认为满足的；他们还要亲自出马带了许多日常用品到附近一带洋行的办事地方，实行“兜揽”主义，说得玄妙一点，连理发匠也有人登门求教哩！

犹太人在上海，生活在片面上还似乎过得去：但是他们内心的忧患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以为忒其可怜的吧！不信，且让笔者举两个例来：

这虽然是去年的事情了，但至今仍旧深深地遗留在我的心头。有一次：当 × 国邮轮抵上海——那时正是犹太人放

逐到上海的时期——有着盈千累万的犹太难民被载到这个孤岛来，扶老携幼，紊乱非常；教人看到了这一幅“羔羊流浪图”不期然地就教你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一个犹太人偶然到我的公司写字台借用电话，他打着不甚纯粹的英语向我说道：“先生！不很有趣么？这便是我很侥幸从德国带来的全副家产了！”他说时，用手指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皮夹带着惨苦的微笑。他没有哭，这大约他还算是个哲人？珍惜着不易流的眼泪，备以应付未来生命线上更痛苦的环境吧！

又有一次：× 国邮轮在大雨滂沱中，又载来了第二批可怜的亡命者（当然是犹太难民）。但是，在码头的铁栅外，又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被 × 国关员摈弃在门外，一个也不许跑进去，虽然他们都有着充分的理由；只许他们望洋兴叹，在大雨倾盆中做落汤鸡而已！倒是非常凑巧，一只洋狗反没有被关员拦阻，得以扬长越进铁栅内。我目击了这一幕。不觉为感情驱动，发生了一种伤感：“唉！亡了国的痛苦，真是一条狗都不如！”

1940年7月15日　(04版　23837期　上海)

通知犹侨离港

香港政府曾经通知侨居此间之犹太与奥地利国难民十三名、务须于本月六日离去、兹因此辈迄未遵办、爰于本日下令予以圈禁、(十三日哈瓦斯电)

1940年7月16日　(08版　23838期　上海)

犹太难童夏令营

工部局设立之虹桥肺病疗养院房屋、目前空闭不用、兹经该局核准免费借用、作为犹太籍难童之夏令营、

1940年7月16日 （07版 23838期 上海）

欧洲难民 可住租界

须向租界当局 领入境许可证

工部局曾于上年十月二十二日、刊布章程一通、将来自欧洲之难民、完全入住公共租界之办法、业经修正、自本月份起实行、故欧洲难民之入住公共租界者、当照下列条款办理、㈠ 凡未向公共租界捕房领得入境许可证者、不准入住租界、许可证之发给与否、由捕房核定、㈡ 惟属于下列各类之难民、方得请发入境许可证、(甲) 带有或存在救济旅沪欧洲犹太籍难民委员会、成人至少美金四百元、十三岁以下之儿童、至少美金一百元、或与此数相等之其他外国货币者、(乙) 与经证明具有经济能力而业在上海居住之难民、为直接亲属 (即父母夫妻子女) 者、(丙) 执有上海住户之雇用合同者、(丁) 意在与居住上海之人士结婚者、㈢ 所发入境许可证之有效期仅为四个月、· 轮船或铁路公司、或其他之旅行社、在将船票或车票售与难民以前、应负先行查明其确已领得本局捕房所发入境许可证之责、㈤ 欲领入境许可证、应由设在上海苏州路河滨大厦第一七七号房间之救济旅沪欧洲犹太籍难民委员会代向本局捕房陈请、(附注) 上开章程、现仅适用于苏州河以南部分之公共租界、

1940年7月31日 （07版 23853期 上海）

自来火工潮 资方反提条件

虞洽卿氏昨晤嘉道利嘉氏已拒绝工人要求

局方努力

英文大美晚报云、英商自来火公司之工潮、今有早解决之可能、盖工部局发言人今 (三十日) 晨宣称、该局工业科刻

正作调解此争执之努力、颇有使罢工圆满终止之望也、众信工部局工业科既从中斡旋、则双方谅将于数日内举行会谈、自下自来火公司雇用临时人员约一百名、多系白俄及德籍犹太难民、彼等虽努力工作、然自来火供给已较常时大减、尤以法租界方面之自来火供给、已减至不足三分之一、

1940年8月7日 (09版 23860期 上海)

犹太难民又辗转来沪

据昨日消息、星期一(五日)日轮大连丸载有犹太难民一百十名抵沪、此辈难民系由意大利经西伯利亚辗转而来者、其中仅三十一人、将在虹口作久居、余则预备不久买棹经日本迪赴美国与南美洲、据称犹太难民将陆续来沪者尚有不少、上星期初、已有一批离柏林而来、

1940年8月8日 (07版 23861期 上海)

犹太难民在荷亲友　函报平安

本埠犹太难民、前曾托由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转询荷兰被德军占领后该处亲友之下落、兹据昨日所知、此辈犹太难民、已接获荷兰亲友之复函、但内容仅寥寥数语、除姓名地址而外、仅"平安"一语而已、至于经由国际红十字会向法国与比利时探询亲友之函件、则尚未接得覆字、

1940年8月8日 (07版 23861期 上海)

自来火工潮　调解接近

开除工人问题　公司或可变通

英商自来火公司工潮、自经工部局华董虞洽卿再度出面调解后、情形现已趋好转、劳资双方态度渐见接近、日内或将

有圆满解决之望、据平明社记者访悉、虞氏于前日赴该公司与董事长嘉道利晤谈、进行调解、并将职工之要求、再向嘉道利解释、公司之态度较前为缓和、惟对于停止雇用白俄及犹太工人之一项、不能同意、并坚持开除若干“不稳”之工人、后经虞氏解释、对于开除工人一项、公司当局或可变通、对于其他各项要求、允考虑后再行答复、虞氏旋即辞出、定今日将再与嘉道利会晤、昨日上午十一时、虞氏曾向职工代表报告与公司当局谈话之经过、并劝职工保持秩序、静候答复、职工代表遂将虞氏之意、转告全体职工、现全体职工、正静候虞氏之答复、

1940年8月13日　（07版　23866期　上海）

调解自来火工潮　迄未成功

外籍雇员能力　公司认为满意

英文大美晚报云、英商自来火公司董事长嘉道利、今（十二日）晨声称、该公司罢工历四周、并无变化、获取解决之努力、迄今皆告失败、惟该公司杨树浦工厂中暂时雇用之白俄与德籍犹太难民、已能赓续照常供给自来火、其产量且较罢工前增多、工潮能否早获解决、嘉氏未能言定、而外传工潮至本周杪苟不解决、则暂时雇用之外人、将永久任用之说、嘉氏亦拒不置评、闻华人向自来火公司申请雇用者有百人、其中若干人之申请、或可得公司方面接受而永久雇用、

1940年8月17日　（09版　23870期　上海）

自来火罢工工人　昨日返厂复工

白俄及犹太难民均停雇　解决条件未经双方发表

英商自来火公司劳资纠纷、双方相持几及一月、昨日始告解决、惟对解决条件、双方均不愿发表、兹访悉各情如次。

全体工人、于昨日下午三时、一律返厂工作、而杨树浦新厂所雇用之一百余名白俄、及五十余名犹太难民、则于昨日下午二时下班时、纷赴虞洽卿路总写字间清算薪工、据工人称、该项工人、现公司已停止雇用、全体职工于今日上午亦赴办公室照常工作。

1940年9月25日 （10版　23910期　上海）

留沪犹太难民　决定移美

人数约二万之谱　需费美金五百万

英文大美晚报云、本市顷接可靠消息、纽约全国难民服务会已决定在短期间、遣送今在上海之德奥籍等欧洲犹太难民约二万人、移殖美国、办法未详、

殷富资助

但知此举有殷富美籍犹太人多名为后盾、全国难民服务会会长系纽约闻人张柏林・秘书华堡・为美国铁路公司与数银行之首脑、发起此项移殖运动之其他重要分子、有纽约时报发行人苏资柏格・及纽约名律师罗逊华特等人、闻该会业已筹得的款、以便进行其目的、估计此款约达美金五百万元、

以前计划

记者顷向本市美领署探询、据答称、迄今未接关于移殖犹太难民之正式消息、然苟有充分经济援助、则此计划当可进行云、按此前曾传设法使本市犹太难民移居云南省及明达奴岛、此两计划似皆已失败、

1940年10月27日 （10版　23941期　上海）

英政府准许　犹人移殖

从事工业合作运动　惟犹人愿在沪谋生

大陆报云、德奥籍犹太难民避居来沪者、为数颇伙、大多无法课生、故美国等地犹太人救济团体设法拟使此等难民移殖他处、以求自食其力、前传已拟定移殖云南省等处之计划者、先后不下三次、皆无结果、顷本市犹太人团体又接纽约全国难民服务会来电、略谓英政府已准上海犹太难民六十至八十户、各备款六百元、移殖英属中美洪杜拉斯殖民地、从事工业合作运动、制造家具、玩具·织绣·纸烟等物、一俟本市犹太人团体登记愿赴该地之人数满额时、纽约全国难民服务会即将派员前来指导移殖事宜云、惟据本市一般犹太难民意见、彼寻什九来自德奥大城市、不惯工业合作之简陋生活、且有现款六百元者、宁愿在此谋生、

1940年11月10日 （09版 23955期 上海）

犹太难民 遭逢困厄

英文大美晚报云、本市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迩来所接美国犹太人之经济、援助大减、致经费告罄、乃自今日（九日）起、将布施犹太移民之膳食、从每日三餐减为一餐、而牛油与面包等之供给、亦皆酌减、查本市德奥籍犹太难民之膳食与衣服等物、仰给该委员会已历年余者、共约六千人、若辈泰半栖身北区各收容所、寄居所外者亦伙、至于该委员会能否续获美国犹太人之经济援助、尚未可知、但闻该会已发出特殊呼吁、

1940年11月13日 （08版 23958期 上海）

万余犹太难民 生活恐慌

犹商多属富民势将吁请援助

本埠来自德奥两地之犹民、为数一万四千余人、由犹

民救济机关供给膳宿、其中二千余人、居住于虹口之难民营内、其余则分居虹口各处、每日三餐、生活尚称安逸、近因经费缺少、减餐节食、情势甚为严重、兹将各情分志于后、

生活恐慌

自前年下半年欧洲大批犹太难民、纷纷来沪后、迄今两年、收到各方捐款、仅二十万元、其中十五万元、由沪富商沙逊独捐、借此解决此等流离犹民之生计问题、而美国之犹侨、亦曾捐款救济、但日来上海犹民之捐款、为数大减、日美国犹侨之来款、亦因时局关系、未能汇到、故此万余灾黎之生活、大为恐慌、负责救济之机关、遂不得不采取特别措置、每日供给、由三餐减至一餐、其他面包白脱亦酌量减少、现此救济机关、已电美国犹侨、请求继续接济、

急待救济

昨日据犹侨方面消息、如此困难情形一再延续、则救济机关当向本埠犹商呼吁援助、因其有力量捐款救济犹籍难民也、最近本埠俄国犹民、以一百万元之高价、收购美麦令斯队之俱乐部、由此可知犹民实为富有、万余难民、急需救济、昨日外传本埠欧洲犹民救济机关之职员数人、因未能筹款、将于短期内辞职、内部当有重要调动、

移殖问题

又讯、纽约犹太难民救济会曾于上月电致本埠犹太团体称英政府对于犹民移殖洪都拉斯一事、业已同意、该委员会将派代表来此布置其事、着本埠犹太团体、预先确定有多少犹太难民家庭、愿往洪都拉斯、而能提出必要之美金三百元者、但据最近来沪之电报则称、华盛顿国务院不允签发该代表来沪之护照、但并未说明理由、据犹太难民一般称、或恐因远东之政治情形而不能获许来此、亦未可知、但此并非阻

止犹太难民之移入洪都拉斯、本埠犹太团体现正通知犹太难民、将自行办理其事、凡愿往英属洪都拉斯者着即前往申请登记、

1940年11月14日 （10版 23959期 上海）

沪犹太难民救济会 办理疏散工作

本市犹太难民迩来因捐款大减、经济困难、致食粮亦发生严重之恐慌、详情已志昨日各报、兹悉欧洲犹太籍难民救济委员会、现正谋解决办法、积极办理移殖疏散工作、业与美洲英属洪都拉斯政府商妥、拟陆续遣送难民前往、开辟工业合作区、

1940年11月15日 （10版 23960期 上海）

犹太难民 无处容身

沙逊将收容所出售 二千余人尚无住处

英文大美晚报云、上海欧籍犹太难民几已陷呼援无门之苦境、今（十四日）晨又受重大打击、盖据披露、沙逊爵士已将平凉路犹太难民收容所售予日商某丝织公司也、闻栖身该所之难民共二千余人、皆须在两月内迁出、至于犹太难民委员会另觅新地、以容此二千余难民之计划如何、尚无消息可得、某负责方面含糊其词、谓或将在外白渡桥附近为彼等觅栖身处但未能披露新址究在何处、盖外白渡桥附近空地与屋宇、现已人满也、按平凉路收容所原系工厂、沪战时稍受损坏、年余前交犹太难民委员会加以修理、改充收容所、今次被迫迁出、乃上海犹太难民不足两月内所受之第三次大打击、先系荆州路收容所归还工部局、致一千五百人无处容身、次为犹太难民委员会近宣布经费缺乏、故按日供给

难民之膳食、从三餐减为一餐、

1940年12月8日 (11版 23983期 上海)

纽约捐款不到 犹人厄运

每人仅获一餐 将在本埠募捐

本埠犹太难民救济团体之经济厄运、又将遭受新打击、盖据昨日所闻、彼等对于纽约汇款来沪之希望、已成泡影、据犹太难民救济团体中人称、本埠来自德奥之犹太难民、共有一万四千人左右、彼等在收容所中每日原有免费膳食三餐、旋因经济支绌、已减少为每日一餐、而今纽约方面、既无捐款汇来、则此辈犹太难民、势必更受影响、据称、纽约救济犹太难民联合委员会、系接济全世界救济犹太难民团体之机关、本埠汇山区之犹太难民收容所及医院等、几全赖纽约之捐款以图苟存、今竟无款汇来、想必因粥少僧多、无法分配之故吾人唯有在本埠方面、加紧募捐、同时并节省开支、务使难民免作饿殍、本埠经济宽裕之犹太人、亦应尽量救济、以资挹注、据目下所知、本埠长期捐助大量款项之犹太人、总共不满十五人、

1940年12月11日 (08版 23986期 上海)

盗劫开枪 击毙事主 犹籍店主毙命

昨日下午六时三刻、虹口东百老汇路一一四六号犹太人 (Wols) 所开设之钟表店、突有盗匪二名闯入、一盗出枪恫吓、企图行劫、事主即狂呼捕盗、并欲上前捕盗、盗向其开枪一响、子弹击中事主要害、受伤倒地、气息奄奄、盗等见已肇事、未及劫物、逃逸无踪、事后由捕将其送入医院、救济无效、旋即毙命、

1940年12月16日 （09版 23991期 上海）

伦敦犹太儿童 中止来沪

侨沪家属生活困难 海面不靖旅途难保

本埠犹太难民之侨居伦敦子女、前因伦敦迭遭轰炸、乃决定离英来沪、兹据远东犹太宣传局消息、现因海面不靖、航轮缺乏且上海犹太难民、生活均极不安、故已决定中止来沪、

1941年3月21日 （07版 24077期 上海）

法客籍军五十人 自越狼狈归沪 法溃败后德军官源源而来

令作卑贱工作并时加羞辱 遣散时不给川资且无感谢之词

字林报云、远东法客籍军团之青年客籍兵五十人、乘法邮船公司之老挝号轮从越南启程来沪、轮上拥挤异常、不啻“盒中之沙鱼”、在途六天、至昨日（十九日午后、狼狈返抵上海、暂在法军营栖身、

投效法军 历时年半

此五十人中、多数为斯拉夫人、余为德籍犹太难民与希腊人、并有两英人、据谈称、彼等前侨居上海与天津、于欧战爆发时、自愿投效法客籍军、在远东方面作战、自派往越南后、历时十八月、至本年三月十三日、始离行伍、在此期间、彼等曾参加对抗日军与泰军之战争、颇为骁勇、内有一人且获大十字勋章、

德国军官 蛮横无理

去岁法国崩溃后、彼等仍留行伍、防卫法国之远东利益、每日所得报酬仅二角五分、但从北非法属殖民地派至越南、加入客籍军之德方下级军官、源源不绝、至今越南客籍军中军官、百分之六十五皆系德人、对待下属、蛮横无理、祇

顾一己舒适、不问军纪、令客籍兵从事最卑贱之工作、并随时加以羞辱、

离行伍时　不给一钱

内有一人因不从德军官之意旨、竟遭监禁四月、故客籍军中生活、不堪忍受、有数人图潜逃未果、至三月十三日准离行伍时、统领客籍军之上校、对于彼等非但不予分文遣散费、抑且绝无表示谢忱之语、致彼等皆穿除去番号之军装启程、而无款购置便衣、

霪雨连绵　多患疾病

抵沪后、大都分文不名、欲购纸烟且不能、遑论下榻旅邸、上海与天津两地投效法客籍军派往越南者、不止此五十人、皆曾据守战壕凡两阅月、适遇霪雨连绵、颇多患寒热症者、暂时不能离越南、故仅五十人返抵上海、

1941年3月22日　(10版　24078期　上海)

犹人九十四名　日拒绝"入境"

据昨日所得消息称、上海犹太难民当局、本月十四日曾接哈尔滨犹太人协会来电、要求该会拨付基金、援助为日方拒绝入境之犹太人九十四人来沪、该会接电后、当即汇款至该处矣、

1941年3月25日　(07版　24081期　上海)

我想着三三四(续)

邱希福

并不是眼花,在靠近园门口对着黄浦江的一只凳子上,又发现了那提大皮包的犹太人。所奇怪的,他又在和另一个女人谈笑。

穿过外滩电车路，在大马路汇中饭店的角子上，看见一个出售风景片的犹太人，向我招呼。他所出售的，有一元八张的彩色画片，二角半和四角钱一张的上海风景照片。我化了四毛钱买了一张“外滩全景”。

我问他：“你来沪几久了？”

他道：“从维也纳来沪，已有两年了。”他分明是个被逐者。

“靠出售风景片就能过活吗？”

他就对我说道，要是天不下雨，而又不十分冷的话，每天做上一两元的买卖，倒还能敷衍过去。当他说到“天冷”两字时，他不甚纯熟的英语，已无法加强他的语意，索性把他两只手举起来给我看，一面形容出寒风砭骨时瑟肃苦恼的样子。我看见他身上所穿的是一件雨衣，在太阳光之下竟也辨别不出质料和颜色，好像是棕黄灰三种天然色所组成。

“你一天生活所需要化上多少钱？”我问。

“我住在虹口，房金每月十六元。吃饭随便得很，几毛钱一顿。”

“什么时候生意最好？”

他面上顿时一亮，把手指着黄浦江，又抬起头来看看对面的华懋饭店。然后说道：“外洋有轮船到埠时，旅客们便是我最好的主顾。”

他忽然问我道：“你能讲德文么？”我说我不会。当他说明了问我的原因之后，我也一笑置之。

最后他告诉我，他名叫爱丝纳 (Egon Eisner) 并谢谢我惠顾的盛意。

1941年3月26日 （07版　24082期　上海）

犹太难民墓地

工部局现经核拨坐落周家嘴路土地一方、约计二亩有半、作为犹太籍贫民之公墓基地、至于墓地之经营、则由其自行出费办理云、

1941年4月23日 （08版　24110期　上海）

犹太人凯士尔　自杀真相　被雇员卷逃巨款

字林报云、避难来沪之德籍犹太人凯士尔、年三十四、因被其雇员骗去三万五千元、忧虑万状、竟于星期日晚往白赛仲路邨 (Willow Court) 第十一层楼跃下自杀、当场惨死、闻凯氏曾于上星期六日向中央捕房报告、谓渠经营出口业、雇华人徐某、约已六月、以其诚实勤勉、颇加信任、近以三万五千元交徐、接洽某项交易、讵徐得款一去、杳如黄鹤、请予侦查、凯氏返寓后、因失款而万念俱灰、至星期日午后八时许、与其妻晚餐毕、独自离室跃楼自杀、坠人行道上、顿时丧生、凯氏遗书致妻云、渠为商业所迫、出此下策、

1941年5月9日 （07版　24125期　上海）

犹太难民来沪亡命　一捷克妇蹈海自杀

轮船打捞四小时无所获　殆因无登岸许可证轻生

英文大美晚报云、日轮大洋丸、今（八日）晨从日本抵此、载来犹太难民八人、该行犹太难民、原有九人、内捷克籍难妇葛兰、年二十七岁、从捷京布拉格逃脱纳粹之恐怖、历时三月、始抵日本乘大洋丸来沪、但昨（七日）晨九时半许、该妇在轮早餐已毕、忽蹈海自杀、当时船员闻讯、曾停轮打捞约四小时、未见该妇踪迹、乃继续驶来、据负责犹太人称、

葛兰持有准在公共租界登岸之许可证、其所以轻生者、或因未有日方许可证、不得入虹口所致云、闻该妇及其良人道经日本时、曾遇不许登岸之困难、因无日当局之签准也、又据今晨消息、日本境内现有欧洲犹太难民约二千人、泰半来自苏联占据之波兰与立陶宛、正待签准、俾能转赴他处谋生、内约三百人已获英政府许可、将往巴勒斯坦、苏联政府近已拒绝欧洲犹太难民过境、故日后来沪难民、势将减少、

1941年5月10日 （07版 24126期 上海）

欧洲逃沪犹太难民 亟盼赴美谋生

因美将参战均大起恐慌 美领表示并无限制规定

大陆报云、从欧洲各处逃来上海、希望前往美国谋生之犹太难民、约达一万二千人、日前闻美国陆长史汀生所发之激烈演说、莫不大起恐慌、盖恐美国即将参战、致彼等不能赴美也、据驻沪美总领署消息、犹太难民已申请进入美国而静候答覆者、约五千人、内颇多已遭拒绝而再度申请者、尚有数千人刻正筹集必要现款与证件、以便正式申请、今因美国局势日紧、彼等乃起“假如美国参战、能否申请入美”之疑问、关于此点美领事贝格解释称、美国并无在战时禁止移民入境之法律、此外、须由美政府之训令决定、现美领署仍接受此种申请、惟申请人能否买棹抵美、将视太平洋中航业状态而定、就他方面言、美国或将加紧移民入境之必要条件、以资限制、

1941年6月10日 （07版 24157期 上海）

犹人抗议事件 局方研究

将取何种行动 当局拒不说明

英文大美晚报云、虹口方面出版之俄文远东时报、谅系

日军当局主办者、迩来屡刊反犹文字、侨沪犹太人乃向工部局提出抗议、请予交涉、顷刻工部局总办费利溥称、局方现正研究此抗议书中、但费氏拒不言明将取何种应付行动、闻犹太人并将向上海领专团交涉、

1941年7月4日 (10版 24181期 上海)

日海军办理　登记犹太难民

目的在防备不良分子　虹口犹民约有万余人

英文大美晚报云、闻本市日海军复兴班、刻正登记虹口欧籍犹太难民、日海军官员谓、此举主要目的、厥为查明寄居虹口之犹太难民是否有未备必要之许可证者、次要目的、在确定是否有不良分子寓居虹口区、迄今所进行之工作、仅为使犹太移民登记事宜完竣、估计现居虹口之欧籍犹太难民约一万五千人、内已向日领署登记者仅约六千人、

1941年7月26日 (10版 24203期 上海)

德籍犹人与白俄冲突　受伤者约五十人

人行道上发现卍字标记　白俄阻止揩抹致肇事端

英文大美晚报云、前(廿三日)晚与昨日(廿四日)午后、沪东汇山区曾有白俄与德籍犹太难民在街头两度发生凶殴、受伤者共约五十人、刻在各自疗伤中、公共租界警员拘获星期三晚参与殴斗者约二十人、内白俄三人罚款六十元、余皆在汇山捕房各交十元释出、

人行道上　纳粹标语

闻凶殴事始于星期三晚、时舟山路汇山路口相近之人行道有人用粉笔绘纳粹卍字标记、并在墙大书“希特勒万岁”、旋有犹太难民数人行经其地、拟抹去此标记、忽遭寓居

法租界之白俄若干人殴击、

犹人愤慨　大打出手

未几、又有大批白俄围殴年长犹人、青年犹人闻讯驰往、与白俄大打出手、犹人越聚越多、白俄见势不利、泰半潜逃、汇山捕房接报、派员到场拘获白俄十八人、与犹人二人、除三白俄昨日押至法院罚锾六十元外、余皆在捕房缴保金十元开释、

1941年8月7日　（10版　24215期　上海）

虹口若干犹太人　将遭日方驱逐

已从事调查所谓“不良分子”　至如何安顿则尚未加以考量

字林报云、日海军发言人昨日（五日）招待新闻记者时声称、日当局刻正郑重研究、拟将日方控制区内之犹太难民报出若干成、研究结果、若干不良犹人、或将被逐、何时实行、则尚未确知、

所谓稳定虹口安宁

日当局此举之内在动机、与稳定苏州河北岸犹人之生活有关、缘有许多犹人泰半为不良分子、似未备必要之许可证、混入虹口、致影响犹人区之房租与食物价格、日当局恐虹口之安宁、因此受扰、故拟逐出一切不良分子、借谋一般犹太难民之福利、而不良分子之驱逐、将由犹太侨民协会为之、且不致采取强迫手段、

一般犹人大为震惊

或问不良犹人被逐出浜北后、将往何处栖身、发言人答称、当局对此、尚未加以考量、关于此事、上海“远东商业电闻报”编辑犹人桑摩氏已向日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加以反对、据桑摩谈称、日方将逐出虹口与汇山两区“不良”犹太

难民之讯、使犹人大为震惊、

日方积极从事调查

“上海犹太纪事报”曾载一讯、预示日方将有此举、据该讯所传、日海军陆战队已邀若干犹人、如该报编辑莱文等、组成小组委员会、会同日陆战队剔除“不良分子”、该小组委员会除向日方报告若干犹太难民是否善良外、并将于调查完毕后、立即逐出未备许可证而寄居虹口之犹人、

片面行为殊属非法

桑摩氏续称、渠可代表虹口区一万三千犹太难民声明、彼应日方之请而组小组委员会者、并无代表虹口全体犹人之资格、且多数并非寓居虹口、亦未商诸其他犹人领袖、再者、日方拟取之举动、实属非法行为、以其既未商诸工部局、(虹口乃公共租界之一部分),亦未向上海犹人推出之任何团体商榷也、渠觉此种片面举动、如果实行、将使上海情势、更趋紧张、

约四千人无许可证

又英文大美晚报云、关于日海军发言人所称拟逐出虹口未登记之不良犹人一节、工部局与犹太难民委员会现候日当局采取正式步骤、故不能有所对付行动、众信现居虹口而未备日方许可证之犹人、共约四千人、但其中颇多在日方采行许可证制之前即已抵沪者、且多数无法在本市他处觅容身处、故日当局若果逐出此辈犹人、徒使本市增加困难、

1941年8月20日 (07版 24228期 上海)

虹口检疫严厉 咖啡馆多停业

英文大美晚报云、闻过去匝月内、虹口日商小商店与犹太移民所设咖啡馆、因营业清淡而停闭者、不下五十三家、

日大使馆发言人承认或有少数日商店、因经营为难而闭门、又闻日方对于入虹口者、实施严格检验防疫证之限制、致该区犹太人所设咖啡馆、今夏大受打击、营业一落千丈、无法维持者、先后停业、

1941年8月24日　（09版　24232期　上海）

留居神户犹太难民　被逐来沪

二百九十六人搭“浅间丸”抵埠

闻此后数周内、将有欧籍犹太难民不下九百人、从日本行抵上海、暂时留居、至获签准后前往美国、巴勒斯坦与缅甸、其第一批男妇孩童共二百九十六人、多属波兰籍犹太人、在日勾留约已一载、昨（二十二日）附日轮浅间丸抵沪、暂在虹口栖身、闻英当局已特许若干信教之犹太人、结队转赴巴勒斯坦、并予若干犹太人以不久可赴缅甸之便利、然此说未经官方证实、闻一年前行抵日本之犹太人约二千名、原定在日过境、仅暂留十四日、但未能获得前往目的地之许可、致不得启程、日政府特许彼等留居神户、然一再展延、迄今将一年、近乃宣布此辈犹太人须于下月中旬前离境、迫其移来上海、以候英美当局准其前往美国等目的地、

1941年8月28日　（09版　24236期　上海）

南洋日侨二批撤沪　波兰犹民签准离沪

字林报云、闻诸负责方面、近从日本来沪之波兰籍犹太难民廿九人、已经英当局签准、将于数日内启程赴巴勒斯坦、从事殖民工作、此等犹太难民、系纳粹侵波后被逐出者、在日留居1间月后、与其他波兰犹太难民二百二十六人同来

上海、分别栖身慕尔鸣路犹太总会及虹口犹太难民收容所、其中廿九人、将乘太古公司某轮离沪、取道孟买与巴力斯拉而至巴力斯坦、从事耕植工作、

1941年9月1日 （10版 24240期 上海）

外侨八百四十人近日由日撤退来沪

包括二十二国籍 犹太人独多 以美官员及苏联人民最注目

日本邮船龙田丸、于三十日下午七时四十分、由日抵沪、停泊汇山码头、该轮乘客、共计八百四十名、其中包括有二十二国籍之侨民、因受冻结令影响、今携其家属六百二十七名、由日本撤退来沪、

乘客国籍 凡二十二

此辈乘客中、计为犹太人三百四十九名、美人六十一名、印度人四十八名、德人四十八名、英人三十名、加拿大人二十名、法人十四名、瑞士人九名、及智利·挪威·巴西·匈牙利·意大利·苏联·葡萄牙·南美·埃及·波兰等国侨民、大部分均为商人、其他则为传教士及教授等、惟其中有美国武官及使领馆职员二十七名、及苏联五名、颇为各方所注意、除犹太人外、英美人民将在上海转乘美轮返国、

1941年9月19日 （03版 24258期 上海）

犹太难民二百 离日来沪

合众社十八日东京电 在过去牛年中居于神户之欧洲犹太难民二百人、昨日乘Taigo丸赴上海、据悉尚有难民七十人、其中大部为儿童及患病者、亦将尽速前往上海、

1941年9月22日　（09版　24261期　上海）

今日犹太元旦

犹太人遵希伯来俗、今日为建国第五七〇二年元旦、本埠犹太人士、今晚均将会集于本埠各犹太教堂中、庆祝新年、并祈祷世界秩序之重复、

1941年9月22日　（09版　24261期　上海）

日轮大洋丸进口　犹太撤侨抵沪

日轮大洋丸于廿日上午七时抵沪、停泊汇山码头、该轮乘客共计六百七十八名、有犹太人一百九十九名、亦乘该轮同来、将在沪稍留、俟有便船、即行乘载赴美、

1942年1月22日　（03版　24373期　上海）

本埠贫苦外侨　救济工作一斑

英美救济团体设施食处　犹太难民得捐款十万元

本埠外侨之膳宿困难者、如英美菲侨与犹太难民等、现均须赖各外侨慈善机关之救济、目前情形尚属乐观、前日有一隐名之慈善家、以十万元巨款、拨交犹太难民救济会、而今后数星期内本埠两万名犹太难民之给养、得暂告解决、同时其他救济机关、亦已收得充足之经费、以应付贫民之需要、

美侨施食

美侨救济委员会所设之临时施食处、闻系设于南京路沙利文面包糖果公司、前往进膳之美菲贫苦侨民、约在一百五十名至二百名之间、每日供膳两餐、其永久施食处拟设于贝当路之美国学校、可望于数日内开始施食、惟需款甚巨、故亟望富裕美侨助以现款、美国学校内并拟设庇寒所、约可供千余人之寄宿、

英侨赈济

又据英侨救济会称、该会亦希望于中区内、设立一二所施食处、据称该会正与某数酒菜馆举行谈判、即可望有具体之结果、于施食办法、尚未商定前、该会则对贫侨给予经济上之援助、现接受该会济助者约近一百人、捐得经费共二万五千元、现本埠计有英侨约八千名、美侨二千名、目前需要援助者仅数百人、其余尚可维持两三月、故再经数月后、大多数均需援助、而救济问题将益趋困难矣、

犹太食堂

至于犹太难民之救济、自得十万元捐款后、情势已趋好转、现美国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新设一食堂于华德路、足供给养犹太难民二百余名、往该处进膳者、出资一元、即可得一顿蔬菜肉类之美餐、面包与一碟羹、价四角五分、而咖啡一杯、价一角、面包果酱亦仅需三角、犹太侨民之妇女联合会、亦将于数日内另设一食堂于东百老汇路、将来设立后、费钱六角即可食午餐一顿、绝对穷困者并可免费进膳、惟各救济团体、均希望各界、尽量以现款捐助、

1942年1月24日 (04版 24375期 上海)

犹侨救济金 全部用罄

曾请求美国救济覆电“不能汇款”

美犹联合赈济委员会代表薛奇尔称、上海之犹太难民、男妇老幼约九千人、现已不能复从美国获取救济金、苟非本埠方面筹募巨款加以救济、则若辈于数日内、势将成饿殍、犹太难民每日可领一薄膳者、原有九千人、现已不得不减至四千五百人、且沪上贫困之犹太难民、共达一万五千人、已濒绝境、盖月十八日该委会得日当局之许可、曾急电纽约

犹太难民委员会、略谓“救济金最多仅敷十五天之用、苟不获助、难民将成饿殍、祈托日内瓦红十字会或他方面汇款来沪、”十天前接覆、内仅“不能汇款”一语、而未说明原因、惟据本埠委会所闻、此乃因有违美政府战时法律之故、该委员为应付此重大问题计、已拟定数项计划、最有效者、厥惟举债、然仍恐难救燃眉之急、

1942年2月22日 （06版　24398期　上海）

烈性传染病减少　卫生情况转佳

本埠卫生情况、上月份比较甚少变动、烈性传染病经报告之患病人数甚少、且于最近将来并无蔓延之象、然以外侨与华人之死亡原因而论、则以肺炎支气管炎等胸部疾病最为流行、经记录之华人死亡人数、为四二一七人、其中二七五九人为路毙者、死于传染病者共三百五十七人、内中患肺痨肺炎及支气管炎者最多、外侨经纪录之死亡人数为一一七人、其中五十人为日侨、二十五人为德籍犹太难民、其死亡原因、大部为肺痨肺炎等呼吸系统之疾病、过去两月以来、业已绝迹之麻疹、上月内又复发现、上月内感冒与天花患者亦稍见增多、而华人患白喉者、则较前月减少一半以上、

1942年3月13日 （06版　24417期　上海）

犹太难民从事　农耕运动

兆丰路辟园艺部

本埠新设立之欧籍犹太难民赈济委员会、将从事第一次之大规模“农耕运动”、并计划于兆丰路犹太难民收容所内、开设园艺部、以使数百名难民获得工作机会、以为谋生

之计、犹太难民之此项农耕计划、将自动解决现极严重之失业问题、该委员会即将设立之园艺部、拟招收一切身体健全之犹太难民、入内工作、其园圃所种植之蔬菜、出售后所得、即可以维持园艺部之开销、与所雇工人之生活、然园艺部目前所遭遇之问题中、其最重大者、厥为工具与农具之缺乏、如有人愿意尽力以改进犹太难民之生活、并有任何多余之旧农具者、可以电话通知该委员会、当即派人前来收取捐赠之工具、

1942年3月29日　(04版　24433期　上海)

公共租界人口　国籍分析　总计有五十国之多

工部局公报发表、公共租界一九四二年户口调查之详细统计、依国籍不同而分列、兹录于后、中国人一五二八二三九人、日人三三三四五人、德国人一〇七八八人、俄人四二〇二人、英国人二七七九人、印度人一四七八人、葡萄牙人八七九人、波兰人七四七人、美国人四〇四人、菲律宾三九〇人、奥地利二〇九人、伊拉克二〇四人、意国一九一人、法国一七三人、丹麦一三二人、西班牙一一五人、希腊九二人、荷兰八七人、挪威八五人、罗马尼亚七四人、匈牙利七三人、瑞典七二人、捷克史洛伐克七〇人、拉脱维亚四七人、瑞士四五人、土耳其四五人、南斯拉夫二三人、芬兰二二人、立陶宛二〇人、波斯十三人、比利时十三人、爱沙尼亚人十二人、犹太七人、叙利亚六人、伊朗五人、欧亚混合四人、新加利Singhalese四人、埃及三人、巴勒斯坦二人、斯洛伐基二人、卢森堡二人、泰国一人、婆罗州一人、阿富汗一人、秘鲁一人、瓜地玛拉一人、马来一人、安南一人、保加利亚一人、阿根廷一人、无国籍者五九一人、总计不同国籍五十国、共一五八五六七三人、

1942年4月23日 （04版　24458期　上海）

工部局卫生处　卫生报告　——三月份——

……上月间外侨生育共一六六名、内一五四名为界内住户、(内男孩九十四名、女孩六十名) 生育率为每千分之三二·一九、界内住户之生育中、一三四名为日侨、华人之生育、共一·四二九名、其中一·三七三名为界内住户、(内男孩七二六名、女孩六四七名)、外侨死亡共九十七名、其中九名为德籍之犹太难民、三十七名为华人以外之亚洲人、(日侨三十三名印人四名)、死亡率为每千分之二〇·二七、最重要者为死于痨症、心脏病症及肺炎、华人死亡达三·三九二起之多、其中二·〇四一起为暴露尸体、华人之死于传染症者、共四一七起、其他之死亡、大都死于痨症伤寒及衰老、

三月份之传染症比二月份多、在六十一起 (外侨二十起、华人四十一起) 之斑疹伤寒中、不治者计有八起、二月份患此症者仅三十六起、其中致死者七起、三月份之痨症共三二四起、二月份仅二二九起、他如痢疾回归热及疟疾等上月份均比二月份略多、

1942年5月14日 （04版　24479期　上海）

木偶戏　昨晚首次公演

大通社云、英文《大美晚报》云、上海历史中破天荒第一次之傀儡公司、已经组织成立、其首次公演、已于昨晚假座静安寺路犹太总会举行、担任演出者即上海傀儡戏剧团、由西人哥脱林氏导演、哥脱林氏曾任柏林之电影导演、彼与技术导演伊尔文哥脱林两人、对于此次傀儡戏之演出、曾作数阅月之研究布置、彼等自行制就木偶十五具与小型舞台一具、演出时、并有欧籍犹太难民中之若干专家、担任牵线

与对话、场内有扩音器传布话声、使全体听众均能闻得、其所制之傀儡、甚为精致而灵活、此物不但能依音乐节拍而跳舞、且双眼能随环境需要而开闭、言语时双唇亦能移动如生、每一木偶高可二呎、能于二码长之舞台上自由移动、该公司所演出之戏、不仅采取欧洲之剧本、且有自编之新剧、其对白或为英文德文、或为中文日文、该傀儡剧团并无固定之戏院、可于任何时候随人雇用而表演、

1942年5月18日　(05版　24483期　上海)

傀儡戏　犹太人的新噱头

该是十年以前的事吧！街头巷尾往往围着一大圈人，伸长了脖子在看“木人戏”。破旧的蓝布围成一个高可七八尺的戏台，没有音乐节奏的锣鼓声从里面透出来，一会儿，台上出现了舞着通天棒的孙行者，和拿着钉钯的猪八戒，借着台后人的嘴争论了起来，“好！打得好！”台下观众报以热烈的鼓掌，同时将一二个铜子丢到当作钱盘的一只破帽子里去。

可是时代的巨轮淘汰了这类带有原始性的戏剧。舞台、戏馆和电影院等像雨后春笋地倡设起来，人们所需要的是更深刻更动人的刺激，谁亦不愿意站在街头吃西北风看那些木偶被人播弄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娱乐界，尤其是电影院因为国外交通断绝，没有新片输入，似乎稍露出一些萎顿的神气。电影、话剧等好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够吸引人。在这种场合下，“旧瓶装新酒”，木偶戏又应运而起，但它并不上演在街头巷尾，而在一个高尚的娱乐场所，有“高尚”的人士付出数百倍于一二个铜子的代价，带着逸致的闲情，逍遥的神色，望着受人操纵的木偶发笑。

一个原来侨居于奥国维也纳的德籍犹太人高天冷(Gottlelein)，被驱逐来到上海后，就和他的同志高天勃(Gottlieb)，计划在这里的娱乐圈内，打出个木偶戏的世界。高天冷在欧洲时，曾导演过一部木偶戏的电影，获得不少好誉。高天勃是木偶戏的技术家。他们两个人在这里经过了六个月的筹备，前两天居然已两次成功公演。

木偶戏最主要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当然是“木头人”，男女老幼一共有十个。头用木雕刻制成，每一个脸孔代表一种表情，去配合剧情，喜怒哀乐都能显现出来。手、臂、腿、脚各部用木和破布混合扎成。关节处能活动。衣服倒很考究，颜色的调和亦极悦目。每个高约十八英寸，假如把它放大到五六呎高，恐怕有人要盲目地认为他们是真人哩！

每个木偶的举动，操在五根提线上。不过在登台表演时，熄了灯光，一片黑暗，人的目光，不能看出提线的存在，就很容易相信是有自由意志的自由人了！这就是噱头！

戏台大约五呎长，三呎高，二呎半深。所有的布景和道具精巧玲珑，完全用手工制成。灯光的设计像话剧一样，衬托出脸上被雕刻出来的表情，让观众充分欣赏它的美底价值。音乐的配合当然有助于演出效果的加强。

幕后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个导演，一个负责道具、布景、灯光的技师，一个玩着手风琴的女乐师，三男两女是十个木偶的发言人，每个人要装出两种不同的声调；他们捧着剧本读台词，说、哭、笑、吵，不一而足。幕后最主要的角色是两个牵线的人。他们站在戏台后的高架上，弯着腰，一边听对白，一边凭他们二十只手指指挥活动。只要看到台上木头人动作的活泼，运用手脚增强表情的本领，就可想到这两个人对于木偶戏的技术确实高明。

昨前两日在犹太总会公演的一剧叫做“暴发的农户”,是德国著名的舞台剧。据高天冷说,他们预备自编剧本。性质以喜剧为主,还打算上演几个恋爱剧。

对白起初用德文。三星期后仍上演“暴发的农户”,改用英语。以后再进一步采用华语。

上海人只喜欢噱头。这就是一个新噱头!

木偶戏为我国乡间所习见,都市中人对此向无兴趣,自沪上电影新片绝迹后,乃应时而兴、

1942年5月18日 (06版 24483期 上海)

西洋提线傀儡戏

虚阁

傀儡戏即木偶戏,俗称木人头戏:若干年前,在废历新年期中,这种玩意儿,在上海街头巷尾还是常常看得见。什么猪八戒招亲、瘌痢头相打等,许多小孩子都看得津津有味、近年来则已经很少看见了。

前星期六和三四几天,静安寺路犹太总会和虹口犹太人学校内,均有西洋傀儡的表演。大概的情形已见之于本报本埠新闻,这种新玩意儿确是值得一顾的。

提线傀儡戏在我国历史上宋时已盛行之。即以上海而论,大约七八年前,以灯彩布景号召的大提线戏,那时候演着连台好戏宏碧缘等,看过的人总还记得。所以提线戏在中国民间倒也是一个普遍的娱乐项目呢。

西洋提线戏在欧洲颇为流行,尤其是德奥等国。这次犹太人总会内所表演的,那个导演高天冷,曾在德奥等国担任电影导演,具有三十多年的电影场经验。我们总还记得德籍电影女明星丽琳哈蕙和雷门曾合演一出以提线傀儡戏

为中心的恋爱剧，里面有几个场面都是关于傀儡戏的。

西洋的傀儡，正像我们列子时代一样的很早就有了。古时的埃及，和意大利中部古国爱脱罗利亚墓中，就已发掘到活动的傀儡。希腊人也有这种玩意儿，后来便输入了罗马。十七十八世纪中，欧洲各国都很流行傀儡戏，德国更为木偶的集中地。大文学家歌德和勒新等，都认为这种娱乐是值得注意的。法兰西小说兼戏剧家雷赛石曾编有傀儡剧本，专供当时的傀儡剧表演者应用。

英国的傀儡剧在十六世纪时也颇风行。其时剧本的题材多取之于圣经或民间流行的神怪故事等。像新约圣经中的浪子回头，以及乔那和巨鲸等，均曾搬上提线戏的舞台。

即以上星期六犹太人的傀儡戏而论，他们所选的一个剧本名为“富农人”，里面的情节包括讽刺和喜剧的成分，尤其具有故事的素质。原剧为奥国著名剧作家莱门所作，在维也纳舞台上连演了很久的日子。这次在上海用傀儡表演时，系由阿两脱博士所改编。

1942年5月19日　（04版　24484期　上海）

李英治歌唱会　券资助学

本报读者助学金、承各界同情、社会援助、感纫曷极、昨又接赵梅伯君函云、“日前鄙人学生李英治女士、于静安寺路犹太总会举行歌唱会、当时承蒙小提琴家马思宏先生及钢琴家潘美波女士参加表演、收入所得、计开支一切费用外、尚余四百元、因素仰贵报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之精神、兹特奉上半数、捐赠贵报读者助学金、余款则另行捐助贝当路万国教堂、区区之数、借尽棉力、尚祈查收为荷、”嘉惠贫寒、谢谢、昨日收到之助学金计李英治女士歌唱会门券资（赵梅

伯转来)二百元、胡起鹏(稿酬)三十元、同兴昌申庄陈世雄(拾得呢帽变价)十五元、奚自强十元、河南路拾遗十元、共计二百六十五元、前存五万五千一百元五角三分、总结存洋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元五角三分、

1942年5月25日 (05版 24490期 上海)

为生存而奋斗 犹太人的街头市场

坚决沉毅机警冒险是他们独特的性格

记得曾有人说过一个挖苦犹太人的笑话:"富翁某,举止阔绰,挥金如土;有一次,旅行犹太国,不幸得病,遵医嘱必须输血,方可有救。这富翁就愿出千金代价,向人买血,当时就有一个犹太人应征而来,愿意将自己宝贵的血,输给这富翁,得到这笔酬报。不料这个富病人经输血后,完全食言,只允给酬一半;以后这富翁又好几次向犹太人买血,但他愿出的代价,一次减少一次……"

理财经商堪称能手

那个说笑话的讲到这里,就问:"为什么一个挥金如土的富翁竟一变为这样吝啬呢?"答案是这个富翁身内已有了大量犹太人的血。犹太人是素以吝啬著称的,富翁就中了犹太人吝啬的"毒"。虽然这个笑话未免太夸张、太挖苦,但它却局部地表明犹太民族的一种特性。犹太人不仅吝啬,亦极勤俭,其实吝啬和勤俭是一对孪生子。吝啬的人一定勤俭,勤俭的人亦一定吝啬。因为如此,犹太人善于理财经商。到现在身后遗产纠纷还没有解决希望的哈同,不亦是一个犹太人吗?

可是躲在犹太人勤俭吝啬的民族性背后的,是他们坚决、沉毅、机敏的适应环境和创造环境的本领。要知道现在

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但是他们有冒险和进取的勇气，不论环境是怎样的险恶，不论受尽人家怎样的欺凌和逼迫，他们始终不变争取生存权利的决心和毅力。这就是他们到现在还能在这优胜劣败的世界上取得相当地位的原因。

推销货品无孔不入

恐怕没有人会坚定地相信在上海亦有几万个犹太人吧！数年以来，成批的犹太人民被驱逐，离开欧洲来到这国际都市的上海，做流落的难民。他们原来都居住德奥等国，发展固有的民族性，在金融界工商界甚至在政界上占得很优先的地位。不幸遭受当地政府的嫉妒，受着磨难和摧残，终至家破人亡，一无所有，被驱逐出境。他们赤手空拳，飘零到上海后，就在虹口一带安顿下来，重张起求生的旗帜，踏上艰难的奋斗的路程。

刚才已经说过犹太人是善于经商的，所以他们谋生之术，亦逃不出商业的范畴。中心区的各写字间大厦内，往往就有这辈犹太人的出入。他们是商品的推销员，拎着一只公事皮包或箱篮之类，逐户兜售。他们确能把握做生意的门槛，柔声和气地要人家买这样、买那样。他们很了解顾客的心理，可是他们亦很保持自己的尊严。整洁的服装，特别和气的态度，往往会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942年5月26日　（04版　24491期　上海）

为生存而奋斗（二）　犹太人的街头市场

坚决沉毅机警冒险是他们独特的性格

除了这等靠着佣金过活的推销员之外，在街上又常常看到拉起了叫嗓子买的犹太贩子。他们卖的大抵是肥皂、

鞋带和绒线织物以及其他轻便的日用品等。他们操着生硬的中国话,看样子挺可笑,但是他们求生的勇气,却是可歌可泣的。

买进卖出从中取佣

每天早晨,四川路南京路转角近中央大厦的地方,集中了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是掮客之类,拣这个交通便利的区域,做他们会集的市场。差不多每个人都带着一只皮包,手中拿了一本小小的日记簿,写这样写那样的。那是小钱庄的中心区域,他们机敏地打听行情,做着投机的买卖。很多人站在街口,点数大叠的钞票。美金票、日军票、储备票和法币等在他们手中盘来盘去,买进卖去。他们又是呢绒、药品、纸烟等等杂物的掮客,顾客差不多就是他们自己圈内人,从中掮贩,赚些佣金而已。

九十点钟时,这批犹太商人成群结队地从虹口出来,穿过四川路桥,来到这临时的市场。每个人的服装都是很挺刮的,活露出绅士派气。一堆一堆地站在人行道边。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咬耳细语,有的一个人踱来踱去,有的静悄悄地站在一角算账。近旁两个咖啡室,完全是他们的世界。女侍们殷勤地招待他们,梦想这等吝啬的人,生意兴隆,会一时高兴,付出超过常额的钱来。

男女一律争取生存

从中央大厦转到北京路外滩。每日中午,大批的犹太女人涌进外滩公园。她们的工作较他人为劳苦。她们到公园去,并不是为了要逃避都市的烦嚣,只是要拣一个干净的地方,吃着带来的面包等物,充作简单的午食。她们有的在靠椅上坐着,有的懒洋洋地躺在像绒毯般的草地上。她们亦像男子一样,是推销的能手,在公园中带着旖旎的笑脸,

招呼着人，希望人家买她们的东西。她们没有美满家庭的理想，亦不想做恋爱的酣梦，她们暂时抛弃了人生的美的价值，在这陌生的城市中挣扎，要获得一个立脚的据点，帮助她们的丈夫或父兄，争取生活的物质的需要。

1942年5月27日　（05版　24492期　上海）

为生存而奋斗（三）　犹太人的街头市场

坚决沉毅机警冒险是他们独特的性格

当这些犹太人最初流浪到上海来的时候，一般向来没有职业训练的年轻女子，大部分被雇在虹口的酒吧内做女侍。她们在德国时曾过着舒适的生活，有的或许还是名门淑女，闺阁千金；但是一旦沦落为难民，就不得不担任这种卑微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虹口的酒吧间等因局势关系，集团停业，她们只得改行换业，做按户兜售货物的推销员。为了生活，她们没有羞涩，和男子们一样，在职业圈内找出路。

适应环境奋斗到底

亦有些犹太人，生活并没有这样的艰苦。她们或他们是写字间或正式行家的职员。但一般而论，不论职业的方式怎样，这等犹太人都能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作风，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可是在虹口，还有许多找不到职业的犹太人。他们几十个人或几个家庭合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不坚固的双层床，不充足的阳光，不像样的陈设。每个人每日由犹太难民委员会施给六角五分的生活费用和粗糙的食物。一切是痛苦，是磨难，是耻辱，是人生征程上最艰困、最黑暗的阶段。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活着。

不论压力是怎样的重，不论环境是怎样的坏，谁都不应该放弃求生的权利，谁亦不应该中止人生的战斗。这不仅是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素质，亦是任何人都应该接受的强烈的挑战。

1942年6月5日 （05版 24501期 上海）

波籍犹太画家举行展览

波籍犹太画家费茵、生于波兰、二十五岁时、毕业魏尔那艺术学院、作品精湛、冠于侪辈、曾参加各种展览、获得好评、一九三九年离波兰、经苏联日本各国后来沪居住、昨假静安寺路犹太人俱乐部、举行作品展览、前往参观者甚众、费氏现年仅二十九岁、可称颇有希望之青年画家、

1942年7月21日 （05版 24547期 上海）

工部局六月份 卫生报告

上月间、就传染病一层而言、本市公共卫生状况、可称宁静、斑疹伤寒、相当减少、伤寒则比五月份为多、但衡诸本市幅员之广、人口之密、所增之数、未见重大、防疫运动上月仍继续进行、市民经免费注射防疫剂者计有三三六、二〇六人、总计本年内经打针者已达九五一、二〇五人、霍乱并未发现、洎乎月底时、卫生处鉴于犹太难民委员会所创办之医院将告停闭、故开始设法收容患有传染病之犹太难民、华人死亡之经记录者、凡二七三三起、内有露尸一、四〇〇具、死亡之主要病因为肺痨伤寒等、请求卫生处医治狗疯病者凡一一四人、局立学校内之医药事务、仍照常进行、华童学校之学生、患有沙眼者凡一、八一二人、领受本局补助金之华人私立学校、经先后派员视察一七六次、各菜场营业如常、

肉鱼之供给不畅、且货质不佳、菜蔬供给相当充足、市民经种痘者凡一〇、八九九人、扑灭蚊蝇工作、仍积极进行、各领照场所、一经分别通知置备捕蝇器、免费自来水龙头每日开放以供一般缺乏水料设备者之取用、难民收容所现有七家、共容难民二四三一人、上月在集中收容所内、曾举行第二次灭蚤工作、各收容所内卫生状况、可称满意、经火葬之尸体凡一三二七具、经掩埋之荒柩凡七三九具、各殡仪馆寄柩所等处、现共寄存棺柩五二、〇七三具、柩身均属完固、关于收殓街头露尸事宜、卫生处所接市民方面不满意之告发不多、……

1942年7月31日 （04版　24557期　上海）

公共租界外侨　户口调查蒇事

总数共达二万余人　德国犹太人最多数

英文泰晤士报云、昨据警务处透露、公共租界组织外人保甲团体之计划、仍在考虑中、至于保甲户口调查、业已得准确统计、苏州河南北公共租界各区之外籍居民、总数共有二万四千零六人、其中以德国犹太人占最多数、共九千二百十名、白俄人口三四三二人、占次多数、英侨二四六名、列为第三、据云德国犹太人共有七八九一名、居于汇山区、而此区中并无俄国犹太人登记、又在老闸·成都·新闸各区中、美侨极少、或甚至并无一人、据户口调查表统计、外侨居于汇山区者一二四二〇名、静安寺区三八〇八名、虹口区一四三八名、榆林路区一〇五二名、新闸区一一四九名、虹口西区六八二名、戈登区四八〇名、杨树浦区三七五名、狄思威区一八八名、嘉兴区一七二名、普陀区最少共九十九名、而在中央区则有九三九名、成都区一〇八〇名、老闸区一二三

名、各国侨民统计如下、

1942年8月3日 (04版 24560期 上海)

沪西 外侨总数 共四千余人

英文泰晤士报云、沪西警署宣布外侨保甲户口调查统计之结果、谓外侨居于西区者、总数共计四千二百九十一人、连公共租界二万四千零六名、则此两区共有二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外侨、

英人最多

西区外侨中、以英侨占最多数、共一千二百五十九人、公共租界则以德籍犹太人占最多数、共计九千二百十名、大部均居于汇山区、至于法租界方面、则于七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登记期内、获得各外侨户长所填之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二张之表格、至其人数、现正由当局统计中、其结果当可于本月中旬公布、同时公共租界捕房、业已开始颁发外侨居住证、而沪西及法租界则尚无闻、

国籍比较

沪西外侨人数、以德侨占第二位、共九百九十人、此外当推俄人为多数、计四百五十二人、

1942年10月2日 (04版 24617期 上海)

灯火管制第一日 演习亘两小时

浜北外侨保甲站岗

公共租界浜北各区之外人保甲自警团、已于昨午开始站岗、而由外人保甲首脑卡台格 (犹太人联合会会长) 以身作则、首先履行站岗之新任务、闻浜北共分虹口汇山榆林三保甲区、共四十一保、共二千余外人、将按期担任自警团员

任务、每人每隔五天、站岗三小时、外人保甲于星期二集会时、披露外人自警团因缺乏基金以购警棍及岗亭等配备、故决定嘱浜北全体犹太移民呈报其收入数额、俾转呈警务处、确定四人能捐助现款、用以购置配备、发给外人自警团员、并在街头建造岗亭、

1942年10月24日 （04版　24639期　上海）

浜北外侨保甲团　实行抽税募捐

犹太侨民所集中地浜北、业已征得工部局允许、将为该保甲团征税、而由该区域每一外侨进款中酌收之、又闻外侨保甲团将减短每一自警员之守岗时间、现时虽为每人三小时、惟将减至每人一小时、并将于各区指定医师、以便于必要时出动救护、

1944年5月31日 （02版　25198期　上海）

一区今日起发售户口糖　每人五两价十五元

本市第十二期计口糖，现经当局核定，于五月三十一日起先就第一区内发售，其办法业经规定如下：1. 凡在第一区辖境内之零售商（包括旧第八区及新并入沪西区）应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凭证发售，本期购糖证有效期至六月九日为止，过期作废，其他各区之发售日期另候通告。2. 每纸购糖证，华人凭购粗砂或白糖市秤五两，计售中储券十五元，犹太人凭购粗砂市秤十两，计售中储券三十元，西人凭购粗砂二十两，计售中储券六十元，均连购糖证纸张费在内，（零售税均豁免）食户购糖须自带盛器，如须包扎另行加费。3. 各经售商店，均应照章办理，各食户购领时，须眼同过秤，倘有减少分量，私抬价格，或搀水掺杂情事，可就近向警务机关

报告,以凭查究。

1945年7月18日 (02版 25609期 上海)

沪东北被炸区一瞥

其昌

昨天下午一时许,敌机六十余架,侵入本市上空,滥施轰炸。这一次的空袭,可以说是平民受祸最大的一次了。受灾地区尤以沪东北为最重,有好几条街道都被波及。死伤的人数还没有统计,除了一小部分为普善山庄运走外,重伤约搬入厚生等医院的总共有数百人。记者到灾区巡视的时候,还有数十具尸首排列在人行道上,任他们的亲族前去认领。

在某一个十字路有着许多饭摊、点心摊、大饼摊、瓜果摊,这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些苦力们正在进餐,或是略作片刻休息,然而那一刻炸弹正落在这里,就完全同归于尽了。像这样不明不白死掉的就有好几十个。

这些死伤的人几乎完全是平民。这次受灾地区也都是以商店和住宅占多数。从那些破碎了的招牌上还能依稀看出是烟纸店、鞋帽店、杂货店、文具店、浴室、旅店、粮食店等。仅仅在极短的时间之前,这里还是一条熙熙攘攘的繁华街道,而现在却烟尘弥漫,房屋东倒西歪的破坏不堪了。

除了马路上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外,更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浓厚的血迹,被人们践踏着,被压在瓦烁和木料下而被活埋的人也还不知有多少。在靠近人行道旁的还比较容易发现,记者在出事四小时后还看见一个人被从砖堆里拖出,伤并不十分重,假如能早一些被发现,也许还不至于死掉!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救灾人员是颇够努力的,在烈火逼

人的路上、瓦烁上奔走着，见义勇为而进行救护工作。受伤者躺在卡车上、人力车上、担架上被送到各处去急救。在空的担架上几乎都染满了斑斑的血痕，有的甚至于一大片血液还在帆布上摇动着。

全家都死亡了的，在此次空袭中，大概也很不少。有个人听说这一带被炸，特地赶来探望一家亲戚，但是当这人好不容易辨认出那人家所在时，只看到些破砖乱瓦了。问了问旁边的人，才知道这家两个重伤的人已被送到一家医院去了。

由于这次空袭受灾的惨重和范围之广，我们觉得必须加强防空知识的灌输，和救灾救护的技术训练，以及对灾区灾民广泛的救济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希望市民赶紧疏散，避免不必要的死伤和损失。

《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英文)关于犹太难民的文章和资料

1938年9月20日 (24 Ellul 5698, Vol.35, No.6)

奥地利犹太人抵达

8月15日,德国兼并奥地利后,首批15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不久后将有更多批次抵达,并将由当地为此设立的奥地利难民委员会照顾。

这批难民曾是维也纳的富有阶层,离开之前每人却只得到20马克的路费,足以体现在被迫流浪天涯之前,犹太人在这世间的全部财产遭到了何等掠夺。

康蒂罗索号又携10名奥地利犹太难民来

28日,又有10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从被兼并后的奥地利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蒂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包括1名妇女和2名儿童,由此德奥兼并后逃至上海的奥地利人增至25名。

刚到上海的这批难民遭遇了与第一批15人相同的困境。他们离开德国时,身上也只有20马克,即1英镑。由于在船上有所花费,到达上海后几乎身无分文,就连到安置住



גליון היובל (כ"ה שנה) להופעת "מבשר ישראל" תרס"ד-תרפ"ט.
הוצאה מיוחדה ומשוכללה.

OUR SILVER JUBILEE NUMBER

5th April, 1929
25 Adar Sheni, 5689

SHANGHAI, CHINA

猶太月報社

ESTABLISHED 1904
26th year of publication.

How beautiful are upon the Mountains the feet of the MESSENGER of good tidings, that publisheth peace, that announceth tidings of happiness, that publisheth salvation, that saith unto ZION thy God reigneth.—Isaiah, 52-7.

מבשר ישראל
ISRAEL'S MESSENGER
The International Jewish Monthly
Official organ of the 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 and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Commission for China. A Jewish Paper devoted to the interests of Jews and Judaism in the Far East.

英文《以色列信使报》

宿的交通费用也支付不起。

这些于28日抵达港口的7名男子、1名妇女和2名儿童组成了迄今所知的最后一批前往上海的难民。但是,估计其他个人可能会零零散散地到来。

9月11日,另一批欧洲犹太难民一行6人搭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维多利亚号"邮轮自德国抵达上海。其中有1名德国犹太籍医生。其余5人为4男1女,均来自维也纳。3名维也纳人是商人,1名据说是工程师,还有1位女士是其中1位商人的妻子。

1938年10月18日 (23 Tishri 5699, Vol.35, No.7)
1938年11月11日 (17 Heshvan 5699, Vol.35, No.8)

10月18日,又有一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25人中有19位男士,5名妇女和1名儿童。极少数难民可以讲英语,其中大多数财政困难。

1938年12月16日 (23 Kislev 5699, Vol.35, No.7)

一批奥地利和德国犹太难民抵达　总数升至460人

描述经历:集中营内的残忍折磨!

11月24日,又有18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总人数升至460人。这些难民在到岸后前往海关检查行李时显示出悲伤心情。

他们的行李很少,因为大多数来自柏林的难民行李在经过德国边境时因可能携带现金而被扣留,这样多数人除了手提包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带着这些手提包经过两天

旅程从柏林到达里雅斯德港时曾被告知其他行李将随另一邮船到达。

其中至少有一人有在集中营拘禁的经历，他前额缠着厚厚的绷带就是清晰的证明。但是被问起受伤的原因时，他拒绝发表任何讲话。旁边的人告诉《字林西报》记者说，他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中被打伤了头部。顺便一提，大多数抵沪的德国人在离开之前都在那里被拘留了10周到3年不等的时间。

……

到达的人中多数来自德国，只有三成来自奥地利。

抵达护照上标有“J”

……他打开了护照的第一页，可以看到有一个巨大的“J”字。

多数人一无所有

很明显2 000名外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抵达对于这样大的城市来说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何况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资金。在已到达的250名犹太难民中，最富有的人只有3个英镑，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

并非完全不受欢迎

然而，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些移民上海的人完全不受欢迎并将永远成为社团的负担。在这方面，可以回想一下俄罗斯移民带来的物质和审美贡献，而最近从德国来到上海的移民中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医生。

我们有把握下结论，虽然外国难民问题时常给上海造成严重负担，但是在这些人经过吸收并找到自己在国际社团中的位置后，使得上海变得更富内涵。

与此同时，帮助这些人进行适应并从而在此立足也是

一项任务。负责接待的委员会已成功地租赁了虹口华盛路(今许昌路)708号的英国妇女之家旧址,并将其整修为可以居住约50人的住所。

这处住所通过外部捐款的帮助来运作,并且它一再宣布,该委员会是严格的不以政治为关注点的。

一些人具有专业技能

奥地利移民中的许多人在之前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在这里白手起家,只要有机会就靠自己改变命运。一些人比较年轻,把这种经历当作是历险,但其他更年长的人则在一点点安全感之外别无所求。

这些人中最幸运的是那些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医生在上海找工作尤为成功。一些在上海的医生根据惯例欢迎有资质的奥地利医生,并让他们成为助手。

在未来的几年内,许多人将会发展自己的专业并为上海的康乐作出贡献,那将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就是一名数年前来到这里的德国医生。他在管理一个非常成功的私人诊所之外还把自己的时间贡献给了公共机构。想起他时,许多在上海的人都感到最深的敬意,他的去世是社团不可弥补的损失。

手艺人找到工作

许多奥地利移民没有专业技能,甚至不知道如何从事一些有用的小生意,这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这些几乎不会或者完全不会说英语的商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人们不免疑惑他们要如何迅速地在上海被吸收。

抵达者中数目众多的手艺人更加成功。一些奥地利裁缝在上海竭力维持生计,虽然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人是不是还能找到工作。很难指出有哪一个行业或产业里是没有这

些移民涉足的，据说委员会可能会成立某种就业署，这样需要专门人士的人便可以找到对他们有用的人。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离开奥地利之前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悲伤地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农民，如果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就要另寻生计。

从更乐观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些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成功。第一批移民中的一名聪明的报社摄影师已经在上海建立了非常好的事业。是委员会帮助他创业，而且像其他一些人一样，他已经开始偿还贷款了。

但是，至于绝大多数人，我们还必须考虑生活水准问题。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去适应一个比起他们曾经在家里所享受的要低一些的生活水准。不像上个世纪来到美国这样的新国家的人，他们所到达的是一个机遇有限的国度，而且最近还饱受战争摧残。

如果关于此事能够得出任何结论的话，那就是上海必须接受现实，并对于它仍能敢为在这世界上走投无路的人提供或暂时或永久的庇护而感到欣慰。2 000欧洲人的到来将会造成极大的困难，但是目前对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在过去，这样的紧急事态由于那些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而得到有效的应对。

1939年1月20日 （29 Tevet 5699, Vol. 35, No. 10）

又有一批奥地利和德国犹太难民抵达 总数升至1 800人
许多当地家庭给儿童提供庇护

12月20日，自1918—1922年白俄移民潮以来的最大一批外国难民抵达上海。524名德国犹太男女老幼于当天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靠泊汇山码头。

本来预计有526名移民来沪,但有2人在来沪途中去了香港或马尼拉。

刚开始,面对问题的复杂性,由22人组成的接待委员会陷入了完全的迷茫。最终他们还是努力地进行了组织工作。移民们被排列成行,每个人都收到了指示告知他们属于哪一组并将前往何处。

这些人中有近120名儿童。许多在上海的家庭洪水般地涌向委员会,自告奋勇暂时代为照顾一至两名儿童直到他们的父母安顿下来——奇怪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俄罗斯人,而且并不富裕。

400人乘坐"罗索号"和"波茨坦号"抵达

12月31日,400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波茨坦号"和"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这让救援委员会大吃一惊,因为原来预计的人数只有300人。

从"波茨坦号"下船登陆的应是70人,但实际为大约120人;而"罗索号"则不是预定的240人而是280人。

在这新一批移民中有28名儿童。

大多数新来者被收容在河滨大楼。沙逊集团将一楼交由欧洲难民救济协会处置,其余楼层被用作私人居住。

至于儿童的情况则仍然需要在上海的家庭帮助。现在上海有150多名犹太儿童生活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只有25人安置在愿意暂时照顾低龄儿童的本地家庭中。

尽管起初移民父母们不愿意与孩子们分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他们安置下来之前将孩子们交托在舒适、温暖的家中还是可取的。

又有300名犹太难民抵达

1月15日,约有25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维多

利亚号”到达上海。救济委员会在他们多数人登陆的汇山码头接待他们并引导至位于虹口和汇山码头附近的各个收容所。

1月14日，约有50名经跨西伯利亚铁路横穿俄罗斯的欧洲犹太难民经由大连乘日本邮船“Sansho号”到达汇山码头。

关于乘坐意大利游轮来此的一批犹太难民，有一点引人关注——其中20人将前往大连。据了解，近300名移民已自大连港务局获得定居许可。

1939年2月17日 （28 Shevat 5699, Vol. 35, No. 11）

又有420名犹太难民抵达

1月29日，又有420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

下属调查不包括这刚刚乘坐“佛德号”抵达、被安置在河滨大楼的420人。

想要工作

“给我工作，我要工作，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干。”其中一名难民说……

目前在上海有2 305名难民，其中400人可以自立，有1 905人需要救济委员会照顾。

85名难民出乎意料地乘坐“阿陀斯二世号”登陆

2月10日，至少85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法国邮船公司的“阿陀斯二世号”邮船抵达上海。据报道，这些移民都是非法离开德国，偷越边界逃往法国马赛并继而乘船来到上海的。

他们暂时被安置在河滨大楼。

850名难民将于2月21日抵达

850名犹太移民将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于2月21日抵达上海。这将使本地难民总人数

达到3 155人。

虽然报道称不久后将有2 000名移民抵达，但是委员会目前暂没有在“康悌卑安克麦诺号”这批难民后还会有移民抵达的消息。

1939年3月17日 (26 Adar 5699, Vol.35, No.12)

85名犹太难民抵达

又有85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

450名难民乘“罗索号”登陆

3月5日，450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

新来的难民被安排在河滨大楼住宿，大楼有一部分由难民委员会处置，同时一些单身汉则在可以容纳1 200人的华德路收容所找到了住处。

现在在上海居住着大约4 500名德国犹太难民，这些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正继续不断涌入上海，每批人数在15至800不等。

在救援委员会登记的已有3 945名，但登记过程尚未完成。数以百计的已登陆犹太难民也还未联系救援委员会，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来自上海或海外的朋友或亲属的资金照顾自己。

1939年5月5日 (16 Iyar 5699, Vol.35, No.2)

400名移民在逾越节前夕抵达 总人数上涨至8 400

4月3日，在纪念犹太人出埃及的逾越节前夕，又有400名犹太难民抵达上海。他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位于华德路一座学校大楼内的收容所。

……

人群迎接汽船

……

华德路收容所负责人温伯格也在码头拥挤的人群中迎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维克多·沙逊则在码头海关处为焦急等待难民的人群拍触动人心的照片。

300人将于5月抵达

然而真正不祥的状况是未来的事态。据计算，世界吸收难民的能力是每月3 000人，而本月进上海一地就有超过3 000名移民。他们将乘三艘邮船前来，所有船只都是为运送这些难民到上海而专程开往远东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的“朱利奥·切萨雷号”将从中欧运送1 600名犹太男女老幼前往上海。另两艘载有约1 500名犹太难民的德国邮船则将经由好望角来到上海。

这两艘德国邮船是德国盖世太保为驱逐德国犹太人而专门租用的。尽管难民每人为此支付了2 000马克，但还是由于付不起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必需支付的外汇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或上涨至13 000人

本月底，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估计将达到13 000人。此前和眼下救援委员会如何成功地帮助每一名难民解决食宿问题的确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通过到处租借、募捐，他们已经帮助照料了大约7 000名犹太难民。

本月三艘难民专用船抵达上海并不意味着移民潮的结束；他们只是专用船运来的一部分犹太难民（其他犹太难民还会乘别的船只抵达）。

此外，每两周一班的意大利邮船公司每次至少带来300

到500名犹太难民。

生活在暂住营地

为帮助涌入上海的数以千计的犹太难民自力更生，救援委员会耗费了17万美元的专门财政基金——其中维克多·沙逊爵士一人就捐赠了15万美元。

目前已有350名犹太难民创业成功，如果加上他们的家人，自立的移民总数达到了690人。

还有270人已就业

此外还有270名移民或在上海就业，或得到私人资助，这又使392人获得自立。现在依靠私人收入生活的移民总数已上升到1 082人，还有6 000多人要依靠救援委员会照顾。

自到达以来，能够自立的难民比例已达20%，但如果没有这17万美元的资金帮助，这一比例将低得多。

1 070名移民抵达

4月25日，超过220名犹太难民乘"Hakusaku Maru号"[1]和"格奈森瑙号"分别抵达汇山码头。同时，还有850人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来到上海。这使得上海犹太难民总人数达到8 400人。

1939年6月9日 (22 Sivan 5699, Vol. 36, No. 3)

本地难民总人数接近11 000

5月8日，又有440名犹太难民从德国乘"罗索号"邮船抵达。

新来者中有50名儿童。来自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难民多数是男性，因为他们是从集中营中出来并被强迫离开德国的。许多人妻子和孩子已经在上海，也有许多人孤身而来。最初纳粹分子驱逐犹太人出境时还允许他们携带衣

1_日本船只，难以翻译为中文，保留罗马拼音。

服和行李，但最近来到的难民仅仅带着手提包，他们说纳粹分子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任何财物。

又有738人抵达

5月14日，738名德国犹太人乘“朱利奥·切萨雷号”邮船抵达目的地。

在上岸和经过海关时，难民显得较为愉快和轻松。他们说邮船没有在新加坡或香港停留而直接从科伦坡来到上海。他们说，这艘特别租赁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班轮是设施最好的船只之一，拥有两个露天游泳池。他们租赁这艘班轮是因为已经买不到德国和意大利邮船公司到远东的常规船票了，预定排到了10月份。

其中一位难民说，这些租赁的班轮的船票也是一票难求[1]。新难民的到达使上海的难民总数达到9 578人。许多是来与先期逃来的妻子和家庭团聚的。

由于维克多·沙逊爵士此前提供了场地，新来者中有100人在汇山路收容所居住，100人在华德路收容所居住，120人在交由救援委员会处置的汇丰银行虹口分行旧址内居住，还有260人在兆丰路收容所居住，其余的则在河滨大楼的招待所居住。

难民登记中心位于九江路190号二楼。每位难民都要在这里登记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并提供一张照片，同时要求随身携带登记卡并将另一张卡保存在该办事处的档案中。该项措施是为了控制和管理难民，并协助警方。

又有155名移民抵达

5月19日，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载着超过预计人数的更多难民抵达上海，其中有155名男女老幼。这一次家庭也同样占多数，包括45名夫妇和24名儿童。所有人的住

1_事实上，即使凑齐了必要的证件和其他“官方批文”，也难以用正常费用购买船票。通常他们不得不以一倍半或两倍的价格才能购买到船票。

宿都得到了预先安排。

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接到消息,还有两艘专门租赁的德国邮船将运送犹太难民经南非和爪哇来到上海。这一路线的选取是为了避免支付苏伊士运河费用,因为这一收费只接受英国英镑,不接受德国马克。

第一艘“乌萨拉莫号”定于6月24日携461名难民抵达,第二艘“坦噶尼喀号”定于7月中旬携450~500名难民抵达。

不过目前暂时不需要感到焦虑,因为难民委员会已从工部局获得了两所学校的使用权。位于九州路10号的学校在整修后将可容纳1 400名难民。

委员会预计6月、7月、8月和9月都将有近3 000名难民抵达上海,因此需要更多楼房。预计这4个月约12 000名难民的到来有可能使上海犹太难民人数上升至21 000名。

308名难民乘坐维多利亚号抵达

5月22日,308名男女老幼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维多利亚号”抵达,加入上海犹太难民社团。

又有465名难民抵达

6月4日,又一批465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的“佛德号”邮船抵达。救援委员会成员照看他们上岸并将他们运送到各收容所。多数人住在荆州路收容所,其他人则分配到华德路、兆丰路、汇山路收容所和河滨大楼居住。

据估计,目前上海犹太难民总数已达到10 506人。

1939年7月14日 (27 Tammuz 5699, Vol. 36, No. 4)

862名难民抵达

6月27日,超过800名男女老幼分乘两艘邮船抵达上

海。这使得上海的欧洲难民总人数超过了12 000。

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上有827名难民，而法国邮船公司“舍农索号”上有35人。

除找到私人住所的100人外，所有人都安置在了位于汇山路和杨树浦东区的收容所。

6月28日乘专门租赁的德国“乌萨拉莫号”邮船到达的459名难民也得到了安置。

这批人中有114对夫妇，150名孩子，142名单身男子和33名单身女子。

1939年8月16日 （1 Ellul 5699, Vol.36, No.5）

265名难民抵达

8月7日，又一批265人的犹太难民男女老幼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并被带往汇山路附近各个收容所。上海的欧洲难民总数超过了16 000人。

1939年9月12日 （28 Ellul 5699, Vol.36, No.6）

又有619名难民抵达

8月28日，约619名难民乘坐“朱利奥·切萨雷号”邮船抵达，另有数百人乘坐意大利“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香港。

《上海犹太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德文)关于犹太难民的文章和资料

1943年9月9日　第2版

巴勒斯坦局势紧张

CPS,里斯本9月8日报道

综合驻开罗和伦敦记者的报道:巴勒斯坦正处在爆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冲突的边缘。双方都拥有武器并且双方都做好了用自己的武器袭击对方的准备。

阿拉伯人威胁说,如果政府不制止犹太人的不断涌入,他们将会对英国当局展开攻击;而犹太人方面则威胁说,如果当局限制犹太难民的进入,他们将会向英国人开火。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巴勒斯坦正面临爆发一场民族战争的危险。

这是英国政府近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根据1939年发表的白皮书,不经当地阿拉伯人允许——可以肯定,他们不会允许——犹太人不得迁入巴勒斯坦地区。

如果英国政府坚持其政策,那么必然会在犹太人一方发生骚乱;而如果英国政府不这样做,又会有发生第二次阿拉伯人起义的危险。



bringt Ihnen HEUTE 8.30 Uhr
674/676 Kungping Road
"Das gemuetliche Wochenende"
mit PEPPI am Klavier
1 Tasse Kaffee $ 7.50—1 Glas Tee $ 4.50

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

CAMERAS
Feldstecher und Zubehoer
kauft gegen sofortige Kasse
EMIGRANTS' THRIFTSHOP

Daily newspaper for the Jews in East Asia — Tageszeitung fuer die Juden in Ostasien — 上海犹太早报

Shanghai, Sonntag 7. November 1943 5. Jahrgang, Nr. 298 Preis C.R.B. 1.90 Dollars

Fuenf Punkte-Programm von Grossostasien-Konferenz angenommen

CPS, Tokio, 6. Nov.
Die Vertreter der asiatischen Maechte, die an der historischen Sitzung in Tokio teilnahmen, gaben heute einstimmig folgende Erklaerung ab, die die fuenf Prinzipien zum Aufbau Grossostasiens enthaelt.

1. Die Laender Grossostasiens werden durch gegenseitige Zusammenarbeit die Stabilitaet ihrer Gebiete sichern und eine Ordnung errichten, die den gemeinsamen Wohlstand, auf Gerechtigkeit begruendet dient.

2. Die Laender Grossostasiens werden die Bruederlichkeit der Nationen in ihren Gebieten durch gegenseitige Respektierung der Souveraenitaet und Unabhaengigkeit foerdern und sich gegenseitige Hilfe und Freundschaft geben.

3. Die Laender Grossostasiens werden durch gegenseitige Achtung ihrer Traditionen und durch Entwicklung der schoepferischen Kraefte jeder Nation die Kultur und Zivilisation Grossostasiens wahren.

4. Die Laender Grossostasiens werden sich bemuehen durch enge Zusammenarbeit auf der Basis der Gegenseitigkeit ihr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zu beschleunigen und auf diese Weise den gemeinsamen Wohlstand foerdern.

5. Die Laender Grossostasiens werden zu allen Laendern der Welt freundschaftliche Beziehungen pflegen und fuer die Abschaffung der rassischen Diskriminierung arbeiten. Sie werden den kulturellen Austausch und die Eroeffnung der Hilfsquellen der ganzen Welt foerdern um auf diese Weise zum Fortschritt der Menschheit beizutragen.

Weiterfuehrung der japanischen Saeuberungsoperationen in Shansi

CPS Nanking, 6. Nov.
Gemaess dem gestrigen Wochen-Kriegskommunique der japanischen Expeditionsstreitkraefte in China haben erfolgreiche Operationen japanischer Truppen in China alle Chungkingplaene auf Guerillakriegfuehrung in verschiedenen Abschnitten sowie die Burma-Gegenoffensive vereitelt.

Japanische Truppen, die Saeuberungsoperationen gegen chinesische Kommunisten im Gebiet von Tayuch in Shansi durchfuehrten, schlugen die Kommunisten in die Flucht und vermehrten ihre Beute. Andere japanische Einheiten, ihre Angriffe gegen die 120 chinesische kommunistische Division in Nordwest Shansi am 26. September begonnen hatten, beseitigten den kommunistischen Stuetzpunkt in Hinghsien und drangen im Yangtse-Tal weiter vor, um wichtige Flussuebergaenge zu erobern. Die japanischen Einheiten haben ihre Spitzen nach den Bergen gewandt, um die abschliessende Saeuberungsoperation in Shansi zu fuehren.

Am 2. November bombardierten japanische Lufteinheiten feindliche Flugplaetze in Fukien, Yushan in Kiangsi und Lishui in Chekiang; es wurden Startbahnen gesprengt.

Japanische Flugzeuge wiesen Angriffe die eine grosse Formation amerikanischer Bomber und Jagdflugzeuge auf Hongkong und Canton zu unternehmen suchten, zurueck. Die japanischen Flugzeuge stellten die feindlichen Angreifer ueber dem Pearl Fluss und schlugen sie zurueck. Zwei P-40 Maschinen wurden beschaedigt.

Finschhafen bombardiert

CPS, Ein jap. Stuetzpunkt, 6. Nov.
Eine japanische Flottenbomber-Einheit unternahm am 3. November einen schweren Angriff auf Landungspunkte von Finschhafen auf Neu Guinea. Es wurden ausgedehnte Zerstoerungen an feindlichen Anlagen verursacht. Die japanischen Bomber kehrten sicher an ihren Stuetzpunkt zurueck.

Japaner versenken sechs feindliche Kriegsschiffe

CPS, Tokio, 6. Nov.
Das Kaiserliche Hauptquartier gab heute vormittag bekannt:
"Unsere Kaiserliche Marine-Luftwaffe sichtete am Abend des 5. Novembers eine feindliche Streitmacht in den Gewaessern suedlich der Insel Bougainville und unternahm sofort einen furchtbaren Angriff, der zu folgenden Resultaten fuehrte:
"Erstens: Ein grosser Flugzeugtraeger sofort versenkt, ein mittlerer Flugzeugtraeger, zwei schwere Kreuzer und zwei andere Kreuzer (oder grosse Zerstoerer) versenkt.
"Zweitens: Drei unserer Flugzeuge sind bisher nicht an ihren Stuetzpunkt zurueckgekehrt.
"Anmerkung: diese Schlacht wird als Luftschlacht von Bougainville bezeichnet."

Japaner weisen Angriff auf Mori ab

CPS, Ein jap. Stuetzpunkt im Suedpazifik, 6. Nov.
Eine japanische Aufklaerungsabteilung wies am 1. November einen Angriff zahlenmaessig ueberlegener feindlicher Streitkraefte auf der Insel Mori, nordwestlich der Salomon-Insel Choiseul, ab. Die Japaner toeteten 50 feindliche Soldaten, machten zwei Gefangene, und erbeuteten 22 Gewehre. Die unter Fuehrung von Offizier Kojima stehende japanische Gruppe wurde waehrend des Kampfes auch von drei feindlichen Schiffen beschossen.
Die feindlichen Truppen, etwa 400 Mann stark, flohen nach Sueden. Die Japaner erlitten keine Verluste.

RELIGIONSSCHULE

der Juedischen Gemeinde

Die JUEDISCHE GEMEINDE beabsichtigt in Kuerze die Errichtung einer Religionsschule mit folgenden Faechern:

a) Hebraeisches Lesen und Uebersetzung des Gebetbuches
b) Biblische Geschichte
c) Uebersetzung des Pentateuch
d) Hebraeische Sprachkurse fuer Anfaenger
Hebraeische Sprachkurse fuer Vorgeschrittene
e) Vorbereitungsklasse fuer den Barmizwah-Unterricht.

Diejenigen Eltern und Jugendlichen (Knaben und Maedchen), die an diesen Kursen interessiert sind, werden gebeten, die Anmeldungen im Sekretariat der Juedischen Gemeinde bis zum 10. ds. vorzunehmen.

Die Teilnahme an den Unterrichtskursen ist kostenlos.

德文《上海犹太纪事报》

记者报道,犹太人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部队有良好的组织并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们装备有良好的自动武器,甚至还拥有独立的防空武器。

1939年英国政府作出了新的尝试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由于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维持阿拉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参加的会议。在任何谅解都没有达成之后,英国政府决定把自己的解决办法公布出来,这就是1939年公布的白皮书。

根据这一白皮书,在巴勒斯坦将会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国家。如果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继续迁入,那么犹太人将从1944年起享有迁入的权利和完全独立的地位。

这一白皮书公布后遭到两方面的拒绝——犹太人方面认为,这一白皮书仅仅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犹太"隔都";而阿拉伯人则认为,他们不可能给犹太人在当地以完全独立的地位。

1943年9月19日　第3版

星期六,1943年9月25日20点整

Dalny路609号

唐山路974号入口

全体会议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复国总会"(AZO)

"上海犹太复国协会"(Zionist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郇山人"(Zione Zion)

联合成立一个新的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会议议程：1. 消息报告 2. 选举主席 3. 其他

上述3个组织的成员皆有投票权。成员名单到9月21日每天下午3:00—5:00点陈列在舟山路6号哈尔伯恩先生处供审阅。候选人的名单包括26个人选和至少30个选民的签名，最迟9月21日下午5点交到舟山路6号。每个人只能在一张名单上选举。对大会的提议只有在9月21日下午5点以前提交才被考虑。选举将举手表决。

请携带居住证明，入场券只发给上述组织的成员。

筹备委员会

1943年9月28日　**第3版**

联合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大会

上星期六晚9点在Wilhelm Teicher难民之家举行了全体复国主义者的大会，从现在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令人遗憾的是，参加聚会的人数不到100人，而我们的共同体不少于17 000人。

大会的水平让不少人感到失望。人们希望大会的报告应为大会打上其精神的印记，应阐明聚会的目的和目标以及统一的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程序。而大会就是否选出第一、第二主席等人选问题讨论了将近一个小时。人们确实感到轻松些了，终于选出了第一主席、副主席，还有一个名誉主席。这是最主要的议题，大约用去了聚会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召开这样的聚会，这与在小团体中的聚会有什么不同。

然而，请不要对我们报道的积极基调感到厌倦。

首先感谢斯塔尔先生，他果断地把所有的复国主义组织联合到一起，以这种方式使复国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

时期,大会又一次对他的贡献表示了信任和赞扬。

使人高兴的是帕内斯博士当选为主席,这样复国主义组织找到了一个有威望的代表。第二主席是哈尔伯恩先生,名誉主席是赫茨尔先生。大会选举了26人的委员会,根据选票的数量产生。委员会的人数比原来多了几倍,这对形成他们的重要性和他们的工作不利。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受信任的人的当选,新当选的人中有的拥有公司,这将对工作有所支持。

奥西·莱温

1943年10月7日　第2版

致编辑的信—— 一个答复

尊敬的莱温先生:

请允许我对报纸对复国组织现任领导的批评做一个答复。

批评是具有建设性的,对社会组织来说它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建设性因素。我相信我对您——一位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的这种批评方式完全理解。我的这封信不仅是针对负面的消极现象的答复,更重要的是建设在公众中有影响的组织。所有的复国主义组织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已经成为事实。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一再纠缠以前的过失是无益的。团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召开是结束过去并通过对各种情况的认真的考核选出可信赖的领导人,这是未来进行有效的、建设性工作的保证。在这里必须说明,这次大会是在当局明确的指示下、当局的监督下召开的,因此除了选出委员会,别的都无从谈起。新选出的委员会由年长的、有经验、有威望的人

组成。他们还没有公开地提出详尽的纲领性的说明。一般来说，纲领不能说明什么，实际工作才是有价值的评判尺度！新的领导者接受了一个困难的工作，他们举步维艰，但他们将自信地、愉快热情地从事这一工作。工作将围绕复国主义者的生活展开，许多问题急待解决。为此需要大家的大力支持，报刊的支持尤其不可缺少。所有的良好愿望都应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复国主义组织委员会意识到，他的这一呼吁不会被置之不理，特别是作为犹太难民代言人的《上海犹太纪事报》，它的出版人是老资格的复国主义者。不要袖手旁观，合作，互相帮助，正面批评，这是我们的信条！面向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口号！

您忠实的

保罗·帕内斯博士

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上海，1943.10.5

1943年11月18日　第2版

唤醒犹太民族意识的呼唤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早场演出获得成功

阿弗瑞德·温泽尔先生在他的叙事诗中表达的思想——犹太民族只能用自己的声音拥抱自由——在新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联合组织在百老汇剧场举办的早场演出中体现出来。挤得满满的会场证明，复国主义思想在上海犹太流亡者中深深地扎根。白底色上巨大的蓝色大卫盾和西奥多·赫茨尔的像作为犹太的象征激动着犹太人的心。……人们理解，为了让犹太人饱经忧患的心升华到理想的高度，为了实现所有犹太人的团结一致，这样的活动是

必不可少的。人们知道,在早场演出中向所有人发出的西奥多·赫茨尔的“只要你们愿意,它就不是童话”的呼唤意味着什么。

1943年12月23日 第3版

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马卡比纪念会

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马卡比纪念会作为净殿节三个夜晚第一夜的开始。纪念会在犹太青年学校举行,大厅里坐满了人,很多组织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贝塔”也引人注目地处在其中。

在点灯之后纪念会以阿弗瑞德·温泽尔朗诵自己撰写并谱曲的“净殿节叙事诗”开始,在庄严有力的韵律中,犹太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我们心中放射光芒,充满团结起来的激情。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帕内斯博士在节日祝词中阐述了犹太民族的悲剧和两千年的流亡史,同化的希望徒劳地不被理解,无法作为犹太人在那里建功立业只能无声无息地逃走,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心理,如果他们在某处表现出犹太人的民族性就自认为是欠债。犹太复国主义将使犹太民族有一个好些的将来,使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建设自己的中心,特别是精神的中心,为此我们须不倦努力,目标始终如一。

今晚将举行马卡比纪念会的第三个晚会。

1944年2月5日 第2版

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

星期四,1月18日,在Teichner难民之家的大厅里举行

了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的报告晚会。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次报告会都是成功的。

诺斯贝尔格夫人在大会上作了欢迎讲话，她强调妇女的参与和工作对复国主义运动是不可缺少的。

拉彼那·伯若克斯先生发言，他热情地令人激动地谈到为实现复国主义理想工作和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提到，正是由于我们的父母忽略了这个责任……

弗来斯曼夫人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朗诵了罗森非尔德的诗："犹太人"和"犹太人的春天"。

这个庄严的晚会以帕内斯博士——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讲话结束。他平静、朴素、发自内心地谈到，同化运动的失败是多么凄惨，犹太问题的解决，不能在慈善领域里寻找，只有我们自己的斗争和工作，我们自己的诚实的努力会使我们重新得到我们以色列的故乡。

1943年9月1日　第3版

对饭店菜肴供应的新限制

中央电讯社报道：上海特别市政当局发布了一个关于餐馆、饭店和其他公共饮食场所饮食供应的新规定。西餐不得超过5道菜，中餐在超过10人时不得超过9个菜。

这一规定自9月1日生效。如违反这一规定，餐馆和饭店的业主和顾客都要受罚。

按照规定超过10人的中餐为6个主菜，2个甜品，1个汤。少于10人菜的数量按比例减少。西餐为3道菜，1个汤，1个甜品。

日本总领事馆在此期间发布命令，要求日本餐馆、旅馆、俱乐部、饭店等在下午5点之前取消酒精饮料的供应。

1943年10月25日　新闻照片

4个犹太保甲在8月11日的台风中冒着生命危险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一些中国人。无国籍难民管理局局长T·Kubota转交了对这一勇敢行为的感谢信。外国保甲的官员出席了转交仪式，与此同时，在汇山难民之家举办了午宴。以上照片是Kubota先生转交感谢信，站在他旁边的是犹太保甲的领导和4个保甲成员：Artur Stein、Georg Politzer、Ernst Kimmelstil和Edgar Singer。

1943年10月22日　第3版

对《上海时报》的一个答复

著名的《上海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为犹太人统治世界的计划，尽管我们不是到上海后才听说这一童话。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文章竟登在尊贵客观的《上海时报》上。在一个"犹太问题"专栏中，编辑评论说："对犹太人的团结和紧密的国际合作，对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秘密权力，善良的人们知之甚少，人们只是从日常生活中了解犹太人。""人们可以设想，在将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强盗式的外国人继续无限制地利用我们的原料、劳动力和购买力。""没有人愿意看见迫害犹太人，但出于基本的公正我们自己要求激烈的措施。"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呼吁所有非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基于正直的努力和纯正的良好的愿望，解决所谓的"犹太问题"。

……我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难民的命运吗？您了解我们的社会问题吗？您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您的理论，所有犹太人都没有存在的权利，因为您认为，人们都不了解犹太人，如果人们只能从生活中了解犹太人。

对弱小的、无防卫能力的民族的行为是一个民族的道德的晴雨表，在《上海时报》这样一份有价值的出版物上出现这样一篇针对大部分处于贫困境地的犹太难民的煽动文章是令人惋惜的。为了犹太人的名誉，我不能不予答复。

奥西·莱温

1943年11月17日　第2版

“红十字信”的对与错

“我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只要5分钟。我这里有封要用25个字回复的红十字信；我用德文写的，请您把它翻成英文，浪费不了您5分钟。”

据我的经验，回复这封红十字信不会那么快，5分钟？半个小时都有可能，也许半个小时也写不完。确实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收到你们的来信了。你们有没有阿达的消息？乔夫找到工作了吗？我很好。你们怎么样呢？请再给我回信。弗朗斯，吻你们。”

这封信是很典型的，当我明明白白地向写信人指点他写信的内容时，他才会看到，他是如何在浪费这允许使用的25个字的。上面的内容用“我很好”就可以表达，其他都是多余的。

写信人的错误在于，他的出发点是：他想知道他所爱的人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样。这是个错误，因为父母不想听一堆问题，而是想知道写信人怎么样，在干什么，靠什么生活，他和亲戚朋友是否还有联系等等。告知了这些内容，他们就会满意了。

第一次写红十字信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用25个字

怎样说自己和身边的人的情况；通常写完10～15个字后就无话可说了，剩下的几个字就凑合了。

要把每个多余的字都给删掉，这样包含的信息就多了。

我先生是这样写信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已经有8个月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问他，“难道把称呼去掉，父母就不是亲爱的父母了吗？”他被说服了，改为：“无讯8个月”。

“我很健康也希望你们一样健康。”改为：“健康”。“我找到了份工作做服务员，足够养活自己。”缩减为：“以做服务员为生”。现在他开始挠头了，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写下去了。

父母的来信问他：“你们有罗斯、艾娜和阿道夫的消息吗？”要回答：“无罗斯、艾娜和阿道夫的消息。”剩下的几个字我们大约还需要半个小时，来顾及全家和亲戚朋友，最后这封信如下：

“无讯8个月。无罗斯、艾娜和阿道夫的消息。以做服务员为生。住小房子生活很好。舒博特穷，塞特富裕。吻您的弗朗斯。”

“吻您的弗朗斯”我先生没有删去，尽管它完全是多余的。这25个字包含了他父母所感兴趣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不到10%的红十字信是这样写的。最后我要给您一个建议，这也是当时别人给我的建议：

“不要写你想知道什么，而是收信人想知道什么。”

这样就对了。

1943年11月6日　第3版

亚洲研究会成人学校春季学期课程

(课程开始时间：1944.2.8)

中国：
中国的艺术和诗歌 (W. Y. Tonn)
中国哲学 (W. Y. Tonn)
中国医学 (K. Grafimann)
中国的世界观
……

1944年1月25日　第2版

中国历和犹太历一样是以月亮为根据的历法。中国新年最美的风俗之一是，全家人获得一个团聚的机会，在一起互祝“恭喜发财”——幸福、财富和安康。

该文刊登时间不详

一个朋友说，他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上海姑娘手持黄色绢扇，轻轻扇动，面带平静的微笑，感到很美。想到在欧洲，妇女用扇子虽然不像上海这样普遍，只是在很隆重的场合，精心打扮的妇女用带着珠宝的手拿着扇子作为装饰品，也必是面带微笑的。这只是不久前的事。在这里，我们的妇女面对上海的炎热、面对中国的火炉，也都用起了扇子，只是脸上不再有那种微笑了。他说，愁苦只能增加我们脸上的皱纹，我们也应当用微笑来面对当前的困境。困境很快就会过去，那时，我们会记得中国的风情——扇子和微笑。

1944年3月1日　第3版

第一次画展

在指定区域内活跃的犹太画家和版画家将于1944年3月5日—14日在犹太青年学校按下列顺序举办画展。

星期一,Max Heimann

星期三,Hans Jacobi

星期五,Alfred Mack

星期日,Fredwen Goldberg

星期二,Paul Fischer

《黄报》(*Die Gelbe Post*,德文)关于犹太难民的文章和资料

1939年5月1日

向苦力脱帽致敬(Hut ab vor dem Kuli)

A. J. Storfer

即使不是作为休闲度假的游客或者富裕的商人,而是作为一个背负着对于命运的沉重担忧、被迫在漫长旅程的终点走下舰桥、踏上充满未知的上海的人行道的人,一个像是被海浪冲刷到这片岸边的赤身的船难幸存者一般,因为自己问题重重的未来而备受压力的新来者,在第一眼看到这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景象,无论他的内心多么冷漠,都无法不被其所吸引和震撼。那便是,身负重担的码头工人。

宫殿似的银行大楼和公寓被宏伟的立柱撑起,直入云霄。五彩缤纷的霓虹广告牌装点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佛塔风格的绿顶别墅点缀其间,百货商店里人头攒动,中文书报亭鳞次栉比,餐厅门口挂着灯笼装饰,橱窗里挂着一排排挤得满满当当的红褐色的烤鸭,舞池里上百名眼睛细长的风尘女子身着艳丽的丝绸。所有这些,还有其他的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当初受到接待时烙在心底的第一印象相形见绌——苦力们,背负着无比沉重的货物,被汗水浸透。他们两两一对用竹扁担挑起重物,用陌生人无法理解的话语异口同声地重

复着急促的声音,不知是不是自我鼓励还是表达备受折磨的痛苦和无助的绝望的“歌曲”,抑或是一个有节奏分明的号子,提醒着往来的人群。若是有第二个赫德想要描绘“大众之声”,他应该来到上海来捕捉这些肩负重担的人们的奇特的声音。这是中国平民百姓的声音,交错地编织在上海那充斥着轮船汽笛的声音、电车刹车的声音、小贩的嘶喊和乞丐的发自内心的凄惨的号哭的不协和的交响乐中。

伏尔加河上纤夫的歌谣和样貌已经在世上广为流传。俄罗斯农奴,那些饱受摧残的两足动物,既没有在创世之时被赐予铁蹄,也没有从人类的社会秩序得到鞋履。他们的痛苦,纤夫们赤足走在俄罗斯河岸的痛苦,俨然已经是恶俗的夜总会表演中的一幕,唱片的一个篇章,电影中的一个情节。而上海码头苦力在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却还没有被那热衷于表达怜悯的文明世界听见,他们的喊声还没有流行起来。任何一个亲眼看见这些艰辛的苦力的人,任何一个亲耳听到他们的歌声的人,都无法忘记……

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

不要忘记,这个国家的象征并不是我们在祖母的奥斯曼壁炉上看到并置之一笑的那个点头哈腰的古代中国官吏,不是那个带领着随从在空中旋转着永无止境的卷轴的长袍巫师,不是平庸的恐怖侦探故事里的那个偏偏就不能不出现的阴险的中国刺客,也不是那个满足地把手搁在日益肥胖的大肚子上的一夜暴富的鸦片商人。不要忘记,那个在静谧的书房中沉醉于珍贵古玩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中国人民的象征——没有人能比像机器人一样辛勤工作却仍然在穷苦中过活的苦力更能真正代表中国群众。苦力象征着中国城市中的劳动人民,就像田地里额头满是汗水的农

GELBE POST

Shanghaier Zeitung

Erscheint täglich

Eigentümer und Chefredakteur: A. J. Storfer
Sprechstunden: Montag bis Freitag: 11-12 vormittags

Schriftleitung und Verwaltung: 17 Canton Road, 1. Stock
(Geschäftsstunden 9-12, 3-5)
Registriert: S.M.P. F-62, Concession Fr. 1355-A

II. Jahrgang, Nr. 18 — Montag, den 4. Mzerz 1940 — 10 Cents

Der Krieg in Finnland

Helsinki, 2. Maerz.

Der finnische Generalstab meldete heute abend, dass die Operationen im Gebiet von Viipuri zum Stillstand gekommen seien, waehrend nordoestlich des Ladogasees die finnischen Truppen gestern einen glaenzenden Sieg ueber die 34. russische Tankbrigade erfochten haetten.

Das Communique erklaerte, dass diese Truppeneinheit umzingelt und vollstaendig aufgerieben worden sei. [illegible] Soldaten und zwei Divisionskommandeure wurden getoetet. Die Finnen erbeuteten 100 Tanks, 12 Panzerwagen, 200 Lastwagen, 50 Feldlokomotiven und sehr viel Kriegsmaterial.

Neue Verteidigungslinie

Stockholm, 2. Maerz.

Waehrend die russische Artillerie Viipuri heute unter schwerem Feuer hielt, gelang es den Finnen, ihre bereits vor Wochen begonnenen Rueckzugsoperationen zu vollenden und sich in der dritten Befestigungsreihe der Mannerheimlinie zu konzentrieren. Diese neue Verteidigungsbasis ist kuerzer als die fruehere und hat grosse Terrainvorteile. Ueberdies ist diese Stellung durch Kuestenbatterien und die befestigten Inseln gedeckt.—(*Havas*).

Schweden und die Lage in Finnland

Bruessel, 3. Maerz.

Der Stockholmer Korrespondent der "Indépendance Belge" berichtete hier heute, dass Schweden die Lage in Finnland mit grosser Aufmerksamkeit verfolge.

Er hob besonders hervor, dass die Ausfuhr schwedischer Waffen und Munition nach Finnland neuerdings erhoeht worden sei, und dass die Finanzhilfe, die Schweden seinem bedrohten Nachbar gewaehrt habe, ohne Beispiel in der Geschichte des Landes waere.

"Politische Kreise glauben jedoch", fuegte der Korrespondent hinzu, "dass Schweden nicht in den Konflikt eintreten werde. Aussenminister Guenther brachte die Neutralitaet Schwedens ganz unmissverstaendlich zum Ausdruck. Die Zurueckhaltung, deren er sich bedient hatte, konnte hoechstens die Hoffnung einiger Parteigaenger auf eine schwedische Intervention staerken. Andererseits ist die oeffentliche Meinung fuer eine solche Intervention eingenommen. Man glaubt allgemein, dass die Entsendung einer Hilfstruppe von etwa 50,000 Mann die finnische Armee hinreichend staerken koennte, um die Russen aus Finnland herauszudraengen. Die Haltung der Regierung kann sich vielleicht aendern, aber so lange als Deutschlands Stellungnahme zweifelhaft ist, wird sich Stockholm offiziell auf die Neutralitaet beschraenken."—(*Havas*).

Russische Erfolge bei Viipuri

Moskau, 3. Maerz.

Nach einem heute frueh vom Generalstab in Leningrad herausgegebenen Communique entwickelt sich die russische Offensive an der karelischen Front weiterhin erfolgreich. Die Eisenbahnstation Tammisuo wurde besetzt, wodurch nunmehr Viipuri vollkommen umzingelt ist. Weiter wurde Kap [illegible] und die Insel Turkinsaari eingenommen.

Im Verlaufe mehrerer Luftkaempfe schliesst die russische Verlautbarung wurden sieben finnische Maschinen abgeschossen.—(*Havas*).

Viipuri noch nicht aufgegeben

Stockholm, 3. Maerz.

Massgebende Kreise in Helsinki stellen fest, berichtet eine aus der finnischen Hauptstadt hier eingetroffene Meldung, dass Geruechte, wonach Viipuri von den Finnen bereits aufgegeben worden waere, unrichtig sind.—(*Reuter*).

Welles in Berlin

Berlin war auf den Beinen, als Sumner Welles von Hitler empfangen wurde. Welles lehnte es nachher ab, ueber diese Unterredung, die 90 Minuten dauerte, Erklaerungen abzugeben und bezeichnete sie lediglich als "interessant".

Die deutschen Zeitungen bringen spaltenlange Artikel, die Deutschlands Willen, bis zum Endsieg zu kaempfen, betonen.

Amerikanische Zeitungsstimmen heben hervor, dass sich aus diesen deutschen Pressekommentaren und aus allem, was man aus Berlin hoert, klar ergibt, dass Deutschland versucht, mit seinem "Willen zur Macht" Eindruck zu machen. Die von Deutschland als taugliche Grundlage von Friedensverhandlungen angesehenen Bedingungen wuerden die Alliierten zwingen, ihm seine Beute zu lassen. Die meisten amerikanischen Zeitungen legen besonderes Gewicht darauf, dass die USA die Annexion von Polen und der Tschechoslowakei niemals anerkannt haben; die Gesandten dieser beiden Staaten werden nach wie vor von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als die Vertreter ihrer Staaten angesehen.

Allgemein wird erklaert, dass nun, da die deutschen Fuehrer ihre wahren Absichten in diesem Krieg, die Zerstoerung der angeblichen britischen Welthegemonie, enthuellt haetten, Welles Unterhandlungen in Paris und London wesentlich erleichtert worden seien. Deutschlands Forderungen seien mit den Grundsaetzen der Alliierten unvereinbar. Das Ende des Krieges sei noch sehr fern.

Gefecht an der Mosel

Paris, 3. Maerz.

Der heutige Heeresbericht meldet:

Eine unserer Erkundungsabteilungen wurde heute westlich der Mosel von ueberlegenen deutschen Kraeften angegriffen. Das Gefecht brachte uns Erfolg und dem Feind Verluste.

Zwischen der Schweizer Grenze und den Ardennen vermehrte Lufttaetigkeit.—(*Reuter*).

Deutsche Verluste

United Press meldet am 3. Maerz aus Berlin, dass nach einem gestern amtlich herausgegebenen Communique ueber die ersten sechs Kriegsmonate Deutschland zugibt, 11 U-Boote, ein kleines Kriegsschiff, 7 Zerstoerer und 6 kleinere Fahrzeuge eingebuesst zu haben.

Die Alliierten haben allerdings erklaert, dass sie genau wissen, dass Deutschland nicht 11, sondern 40 U-Boote und U-Boothilfsschiffe verloren habe.

Urlaube für Soldaten in Italien gesperrt

Rom, 2. März.

Nach einem Rundschreiben des Kriegsministeriums wird ab 1. März kein Urlaub für Soldaten mehr bewilligt.—(*Reuter*).

Krankheit Stalins wird dementiert

Moskau, 3. Maerz.

Es wird hier versichert, dass die im Ausland verbreiteten Geruechte ueber eine Krankheit Stalins, die ihn zwinge, das Bett zu hueten, vollkommen grundlos seien.

Stalin besuchte gestern abend eine Opern-Vorstellung; in seiner Gesellschaft befanden sich zahlreiche Sowjetbeamte und auslaendische Diplomaten.

Im Gegensatz zu den auslaendischen Geruechten schien er in bester Stimmung zu sein.—(*Havas*).

Welles bei Hess und Goering

Bern, 3. Maerz.

Mr. Sumner Welles hatte heute eine Besprechung mit Rudolf Hess, dem Stellvertreter des Fuehrers, die ueber eine Stunde dauerte. Die Konferenz fand in der Wilhelmstrasse statt und begann um 10 Uhr vormittags.

Nach der Unterredung begab sich Mr. Welles nach Karinhall, um mit Feldmarschall Goering zusammenzutreffen.

Wie verlautet, wird Mr. Welles entweder am Abend des 5. Maerz oder am Morgen des folgenden Tages in die Schweiz zurueckkehren. Er wird einige Zeit in Lausanne verweilen, ehe er nach Paris weiterfaehrt, wo er am Morgen des 7. Maerz eintreffen wird. Von dort wird Mr. Welles am 10. Maerz nach London abreisen, um dann am 14. oder 15. Maerz nach Paris zurueckzufahren.—(*Havas*).

Selbstkritik tut Not

Dieser Aufsatz ist, wie der Verfasser uns mitteilt, vor etwa 3 Monaten fuer eine andere Zeitung geschrieben worden, doch ist damals die Veroeffentlichung aus technischen Gruenden unterblieben. Die Ausfuehrungen des Artikels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selbstkritischen oeffentlichen Meinung innerhalb unserer juedischen [illegible] sind heute nicht minder stichhaltig als damals. Mittlerweile kann aber die "Gelbe Post" den Anspruch erheben auf die Anerkennung dessen, dass sie wesentlich dazu beigetragen hat, dass sich im Kreise der hiesigen Emigranten eine fruchtbar kritische oeffentliche Meinung zu bilden begonnen hat. Wir wissen, kritische Aeusserungen koennen nicht jedermann restlos gefallen. Wenn man aber verbessern will, beitragen zur Abstellung von Misstaenden, muss man fueglich in den Kauf nehmen, dass mancher Betroffene Empfindlichkeiten und Gereiztheiten an den Tag legt. Dadurch unterscheidet sich eben eine Gesinnungspresse von einer rein geschaeftlichen. Wenn sie dem oeffentlichen Wohle in der Linie ihrer Ueberzeugung dienen will, kann die charaktervolle Presse nicht erwarten, dass sie es jedem recht mache.

Wir Juden sind von altersher nicht nur ein kritisches, sondern ebenso ein selbstkritisches Volk. Davon zeugen bereits die Dokumente unserer ersten Geschichtsanfänge, die in den Schriften der Bibel enthalten sind. Es dürfte wohl schwer ein zweites Volk zu finden sein, das seine eigene Geschichte unter dem Gesichtspunkt sittlicher Selbstkritik sieht und darstellt, so wie es sich in den geschichtlichen Berichten der Bibel und den über aktuelle Tagesprobleme gehaltenen Reden der Propheten manifestiert. Diese stets wache Selbstkritik war auch späterhin wirksam und fand auch ihren literarischen Ausdruck in den Gebeten, in denen sich der Jude mit seinem Schicksal auseinandersetzt.

Wenn diese Haltung auch [illegible] Wurzel und Ursache in einem religiös verinnerlichten Seelenleben hatte, so hat sie sich doch auch behauptet, als das Judentum im Verlaufe der neuesten Zeit immer mehr säkularisiert wurde. Denn selbstkritisch muss der Mensch sein, der sein Leben nicht als Selbstzweck betrachtet, sondern als ein Stückchen von dem Fundament, auf dem eine Zukunft erbaut werden soll, und diese klare und bewusste Zukunftssehnsucht, der prägnante Zukunftswille ist auch noch dem säkularisierten Judentum eigen und mit ihm der Sinn für Selbstkritik.

Im modernen Gewande äussert sie sich zum Teil auch in der sogenannten öffentlichen Meinung. Hier soll keine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über den Begriff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geschrieben werden, auch keine Erörterung der soziologischen Gesetze und Probleme, die sich an ihr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knüpfen. Wir wissen, dass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eine Macht ist, der sich nicht nur der einzelne Mensch fügt, sondern auch ein Faktor von politischer Bedeutung, um dessen Gunst sich auch die grosse Weltpolitik bemüht. Aus all diesen Gründen besitzt heute die sogenannte öffentliche Meinung den grössten erzieherischen Einfluss, mit dem kein anderer Faktor geistigen Lebens in Wettbewerb treten kann.

Hier in Shanghai werden wir erst gewahr, wie seh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auch unser Tun und Lassen beeinflusst hat. Wir denken nicht an die Stellungnahme des offiziellen Deutschland zu allem, was Juden tun; wir denken ganz unpolitisch an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welche den kritischen Masstab für das Verhalten eines Europaeers abgibt. Kaum sind wir den öffentlichen Augen Mitteleuropas entschwunden, so konnte sich das bitter resignierende Urteil bilden, dass in Shanghai unter Juden alles möglich sei. Denn man kann täglich beobachten, dass Emigranten sich untereinander und gegen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auf eine Weise benehmen, wie sie es in Mitteleuropa unter dem Druck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niemals gewagt hätten. Doch hier glauben sie, dass es so etwas wie eine öffentliche Meinung nicht gäbe, oder dass sie sich zumindest nicht auf den Kreis der Emigranten ausdehne. Es ist jedoch ein gewaltiger Irrtum zu glauben, dass unser Leben sich hier unbeobachtet von kritischen Blicken abspielt. Es wäre auch kaum verzeihlich, wenn es einem Hausherrn gleichgültig sein sollte, wie sich sein Gast benimmt.

Wenn wir weiterhin so kritiklos dahinleben, so kann es dazu kommen, dass wir uns die Gunst der Umwelt endgueltig verscherzen.

Merkwuerdig is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dass unser selbstkritischer Sinn bisher hier in Shanghai versagt hat, dass sich noch keine juedische oeffentliche Meinung gebildet hat, die als Selbstschutz gegen die Schädlinge an dem Ansehen unserer Gemeinschaft wirksam wäre. Wir wollen nicht untersuchen, woran das liegt, wir wollen uns lieber von der Notwendigkeit durchdringen lassen, dass juedische Selbstkritik endlich nottut. Sie kann nur helfen, die geistige und wirtschaftliche Einordnung zu erleichtern, weil sie die Brücke ist, die von unserem Leben zu dem unserer Umwelt führt; denn sie hilft, viele Hindernisse zu beseitigen, die allein in unseren Fehlern und der Kritiklosigkeit liegen, mit der wir sie hinnehmen. Der Weg zur Zukunft führt nur ueber gesunde Selbstkritik! Lasst eine vernuenftige oeffentliche juedische Meinung wachsen, die ein vernuenftiges und brauchbares Erziehungsmittel darstellt im Kampf des Einzelnen gegen die grosse Versuchung, zu glauben, in Shanghai sei alles moeglich, was er zu Hause als unmoeglich empfunden haette. Eine solche oeffentliche juedische Meinung waere eine positive Leistung unserer Ghetto-Situation, die dazu beitragen koennte, unsere Isolierung zu ueberwinden.

Rabbiner Karlheinz Sober

德文《黄报》

民——而这片广袤土地上78%的人口是农民——代表着乡村的人民一样。

向他们脱帽致敬,向苦力脱帽致敬,向勤劳工作的中国人民脱帽致敬!

1939年5月16日

犹太移民去往中国西南?(Jüdische Auswanderer nach Süd-West China?)

上一期我们发表了Bruno Kroker博士题为“未来之地——云南”的文章。得益于联结中南半岛及缅甸的铁路、公路的建设,这个地处中国西南的省份经济增长快速。与此同时,在中国国民政府发表有关声明之后,中国西南地区能否为中欧移民提供可能性的疑问浮出水面。

虽然不得不首先承认的是,这种计划的实施必然牵扯到许多难题,但是鉴于移民问题这一燃眉之急,任何可能性都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畴内,所以对于每一个提出的想法我们都不打算轻易放弃。我们邀请了一些在上海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以下是我们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

(1) 中欧犹太移民定居中国西南是否可取?

(2) 若是,是否只有一些类别的人将有资格移民中国西南,又该如何定义?

(3) 为了使中国政府继续并实现这项计划应当做些什么?

(4) 是否应该呼吁当地和外国机构帮助推广这个计划?

(5) 是否应该把移民从上海转移安置到中国西南地区,还是应该采取行动,不经过上海而是直接将移民送往中国

西南?

一些受访者非常亲切地就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陈述，我们依收稿顺序刊登如下。

“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北部地区主席Arthur de Carle Sowerb来函写道：

在我看来，允许来自德国、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移民移居对中国有益无害。但是这是否对犹太人有利，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很难与中国人形成并保持竞争。就我所知中国内地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有过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却没有在那里繁荣昌盛的地区，虽然他们也没有受到迫害。然而犹太人在中国开始新生活，就算冒着像从前一样最终被同化的风险，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或许现在这是解决这迫切的犹太问题的最好方式。如果将来自中欧的犹太移民定居在中国西南是可取的话，我认为这是一项不错的计划，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原因要让它局限于中国西南地区。我建议给他们机会在全中国找到适当的工作并在那里定居。

似乎也没有理由严格限制犹太移民的职业和资格。这个国家需要在任何工作、任何岗位、任何行业有经验的人。尽管如此，还是有若干类别比起有需求的那些不那么受欢迎。后者中，首先是医疗领域的男男女女。中国十分缺少这类人。另一方面，教师则会与不断增多的待业中国大学毕业生形成竞争。他们不仅不会被需要，如果数目很大的话，甚至会造成两难的窘境。工程师、技工和任何工匠都是被需要的；农民和工人则几乎没有机会与中国人竞争，除非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能够成为监督员或者工头。除了

个别人之外，记者在中国是不被需要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会发现连挣面包钱都很难，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转入商业。

我的观点是，来到上海的犹太移民应该被尽快输送至中国内陆各地区，从而防止这个城市的失业率激增。他们若是能直接在国民政府所控制的中国西南港口下船就更好了。如果他们先在上海登陆，把他们送出上海的路费和他们在此居住期间的旅费只会造成更多开销。不过对于那些将去中国北部或其他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的话，上海便是最好的登陆地，除非有直达青岛或天津的汽船。当然，境内外致力于帮助中欧犹太移民的组织和中国政府必须保持紧密合作。

《上海时报》主编A. Morley回复《黄报》所提出的问题，她写道：

很遗憾，我们认为这个将欧洲犹太人大量移居到中国西南地区是不可行的。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云南省仍然处于原始的状态，显然不能为数目众多的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标准远高于中国人——提供生存所需。个别的犹太人或外国人或许可以设法在中国内陆获得任何职业，但是只有像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型条约港才能成为长久的外国殖民地。我们担心在中国内陆建立任何外国殖民地都会很快导致经济崩溃，而留下的成员则会被周围的中国群众所吸收。对于犹太人来说，开封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古老的犹太社群渐渐湮没，并被中国人所同化。

《上海晚报》国内经济新闻编辑，著名记者John Ahlers这样写道：

(1) 中国欢迎任何外国移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

愿意接受中国并从长远角度融入中国国情的人。因而外国人移民云南一事似乎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青睐。

⑵ 移民云南的人应当是处事圆滑的、不具侵略性的。世代居住在这个省份的人民非常保守，对于战争造成的新形势也只是在慢慢地适应。他们甚至对从长江流域迁来的中国移民展开了被动抵抗。云南缺少电工、技工、工程师和医生。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犹太移民有望找到合适的职位，虽然一般来说刚开始的时候会和中国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工作。被作为“专家”或“顾问”高薪聘请的前景是微乎其微的。作为白人，如果不是作为已在云南经商的大公司的代表的话，普通的商人在云南是没有前景的。

⑶ 中国国民政府唯一能对犹太移民提供的支持就是签证。移民云南这一项目本身需要由犹太移民或各援助机构组织和资助。虽然大规模向云南移民不可行，但是这个省份至少可以在一至两年间为几百名犹太移民提供庇护。

⑷ 决定前往云南的欧洲移民在出发时最好直接以它为目的地。若要为在中国内陆生活做准备，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场所。这是白人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最佳地点。对于白人来说，中国内陆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生活条件都是不适宜的。只会说德语，或只能在此之外说一点点英语的移民应该避免前往中国内陆，除非他们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员。

讨论未完待续。

1939年6月1日

“犹太移民去往中国西南?”（Jüdische Auswanderer nach Süd-West China?）

我们收到了更多关于《未来之地——云南》(第一期，第5-6页) 的讨论 (第二期，第27-28页)。

中国阅读量最多的外语报刊《北中国日报》主编R.T. Peyton-Griffin来函写道：

……我从来没有造访过云南，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丰饶的省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适于定居。然而，我的意见是，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自身。既然 (我相信) 大多数人都来自中欧城市，那么将他们作为开拓者送入乡村是不恰当的。只有在该省份比现在更加工业化之后，对于非农业活动的需求才会存在。

《中国每周评论》主编和出版人J.B. Powell关于我们的问题给出了他的见解：

……

(3) 在这些情况下，中国政府除了供德国移民定居的土地之外不能提供更多。

(4) 可以向外国犹太团体寻求对这一计划的资金支持。1935年我拜访了西伯利亚的苏联犹太人聚居区，并了解到他们从纽约犹太人那边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赞助。

(5) ……在恢复和平之后，我相信上海有能力吸收现在在这里的人，甚至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抵达的几批人。……

上海国际救助委员会名誉秘书长、财务主管Paul Komor

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不辞辛劳地为照料数千名无助的、穷困潦倒的中欧抵沪者而工作。他很遗憾地表示他不能对上述讨论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回答，因为他认为在实

地考察中国西南的状况之前他不能作出关于在那里定居的判断。不过，在与《黄报》出版人的对话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任何渠道，如果能够缓解上海移民数量增长所造成的压力，都是值得欢迎的。救助委员会最大的担忧是已经抵达的那些移民，他们的人数在五月底已经超过五位数。据悉还有数千人还在路途中。虽然有人估计一部分新来者的经济状况会较为乐观，但是在新来者抵达时，正接受救助的人数还是会或多或少地有所减少。因此，即使是在连定居中国西南地区是否会取得部分成功都无法判断的情况下，不论是谁，只要能够意识到本地难民救济难度不断增加的威胁，都必然会欢迎以在中国内陆为更多的忧郁的、绝望的移民寻找定居之所而做的任何努力。

《上海晚报》主编Randall Gould，最近刚从中国内陆的学习之旅回到上海，期间他与国民政府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他表示：

在我看来，中国西南地区似乎为来自中欧的犹太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重庆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政府正在寻找鼓励犹太难民在“自由中国”的各地发挥作用的方式。

可以理解的是，国民政府目前没有条件捐出一大笔款项，所以对于移民的选择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各关键工作岗位的能力。犹太医生和外科医生已经在各地被中国政府雇用。像发展了巴勒斯坦农业的那类人一样，接受过培训的犹太人可以在中国西南找到农业方面的机会；他们应有能力为他们自己的和中国的利益利用现有的农业条件。

自由中国正在试图建立新工业，大小各异。在工业合作运动中，犹太人可以提供帮助。犹太教师可能在国民教育领

域中不被需要，但在这些新建立的、有人能理解外语的中国大学中，他们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总体上来说我对此有信心，中国政府有能力找到多种多样的部门来雇用接受过培训的犹太人，虽然他们也可以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中国难民本身也已经够多了。

中国政府应当在这项计划中发挥领导作用，而外国的犹太富人和同情者应该筹募所需的资本，从而使两个同样身处危难的民族达成互助。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详细指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取得这些资金。

我坚定地建议，去中国西南地区的犹太人应直接以那里为目的地，而不是上海。上海已经人满为患，而且经过上海只会是绕了远路。

Randall Gould主编在《上海晚报》头条中以相似的方式探讨了《黄报》提出的问题。其中他写道："犹太人在中国内陆的工作将会是繁重的，并且不乏危险。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今天在自由中国工作并取得成功所必须的能力。"

1939年7月1日

关于上海的对话，作者Julius R. Kaim (Gesprch über Shanghai von Julius R. Kaim)说道：

"这是一座危险的城市，相信我！就算没有鸦片、就算我不天天喝醉！"有几秒钟的时间里，这位银行家平日里炯炯有神的双眼突然变得黯淡而浑浊。我们面对面坐在摩天大楼的窗边，俯瞰着这座城市，俯瞰着色彩斑斓的港口，令人不安的战舰点缀其间。

“为什么她会比其他东方城市更加危险呢，比开罗、比伊斯坦布尔、比孟买和科伦坡还要危险？只是因为她的国际化特征更为显著吗？”

……

“……上海是欲望之都，你明白吗？”

……

这座城市给住在这里的异乡客提供了什么呢？我指的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战争时期，还包括在这之前的日子：她提供了一种欧洲小镇的娱乐方式，一种国际化都市的生活方式，但是她从来都未曾有过文化内涵，连文化框架都没有。在大学教书的学者们过着自己的生活，中国的文化习俗对外国人是封闭的，还有一些声势浩大的事件，比如一个交响乐团和一座小型剧院的建立。任何曾经在这里寻找过或正在寻找那被称作是生活的东西的人，任何想要娱乐、分散注意力的人，任何没有找到吸引他的那一部电影的人，任何在一周里已经在夜总会度过了四个晚上的人，必须把自己扔到蒙马特去。”

“在哪里都是这样的。”我插嘴说，“其实比起伦敦和巴黎也没有什么不同。恰恰相反，在这里西方人的交际能力似乎更强一点，就像小镇总是比大都市更加友好，而欧化的上海也毕竟是一个多语言混杂的都市，虽然小一些。”

办公室都已经关门了，像修道院一样安静，只有港口街区的喧闹声远远地、絮絮地传到高楼里的这个房间。

……

“上海，”他接着说道，“其中纠缠着港口、殖民地、金钱中心、昂贵的社交生活、冒险，和欲望。”

我反驳他，认为这与其他大多数东方港口城市并没有

什么不同,不论是亚历山大港还是伊斯坦布尔……银行家打断了我,用再严厉不过的口吻说:

“那么你便还没有完全地理解上海。这不是一个混合体,而是无法融合的一个个独立的性质纠缠在一起的结果。上海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唯一。没有第二个上海。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社会氛围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数千名欧洲移民被一船一船地扔进来。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原来都属于中产阶级,没有经历过任何冒险,我也能够理解他们面对上海的表象,就好像面对着一个谜题,一个奇观,一尊尊令人不安的蜡像一样。这些人可能会告诉自己,上海就是一个港口城市,他们可以像在任何其他港口城市里一样过活,但是当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他们感到失望、震惊,往往挫败感油然而生。

但是请看看外面的街道:在下面数千人在工作,但是若是现在从西方涌来的数千人中的一个想要像他们一样工作,他必定会被赶走的!他尽可以像乞丐一样吃饭,但是他却不被允许做‘不体面’的工作,那些不适合白人的工作。上海不是殖民地,不是白人的土地;哪里都有她的一份,她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法则。”

……

1939年3月7日

一个中国女人在哭(Eine Chinesin weint…)

我来中国已经一年,从没看见一个中国人哭。她坐在我对面无声地哭泣,就像承受了深重的苦难。我明白了,看看周围吧,所有人都在为生存而战斗,并不只有犹太人而已。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英文)关于犹太难民重聚活动的文章

1980年8月4日

上海,犹太人的避难所

奥克兰,加州,1980年8月3日电——Ron Adler对上海的首次记忆开始于他与小伙伴们逃到上海后来到的那所保育院。

Adler先生今年39岁,在洛杉矶工作。在本周举行的一个约有1 000名犹太难民参加的重聚活动上,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此次活动是犹太难民自1947年离开上海"隔都"后的首次重聚。

在装饰成具有纪念性的上海隔都氛围的接待大厅里,这些重新聚首的人们彼此认出了对方,他们拥抱着、并流着泪诉说着。

战时身份证

Hans Becher,一位60岁的造纸厂接线员,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赶来参加此次重聚活动。和其他活动参加者一样,他戴着一张名卡,上面有他在二战时期的照片。还有人带着当时那张用日文书写的表示无国籍人士的身份证。

此次活动参加者的年龄跨度从33岁到87岁。33岁的是来自芝加哥的Ruth Fleischer, 87岁的是来自香港的原上海犹太青年协会学校的女会长Lucie Hartwich, 这所学校是由霍瑞斯・嘉道理所建。

很多犹太难民是于1938—1941年从德国、奥地利和波兰逃离至上海的。上海的外国势力特权开始于19世纪, 这是对于这些没有签证的犹太难民最后的福音。英美势力特权直至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时才结束。

大约有2 000名犹太难民从希特勒魔掌统治下的欧洲大陆逃离。这些"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幸存者住在虹口地区——一个拥挤的, 地面布满碎石瓦砾的施工地区。

大部分难民都很贫穷, 有些人很难适应上海亚热带的气候而感染了伤寒、霍乱和其他疾病。在隔都中约有1 700人死亡, 其中31人是死于美国空袭, Adler先生的保育院也在空袭中被炸毁了。

尽管"隔都"内的犹太人生活贫穷, 但他们享受着3份报纸和一个有着60首演奏曲目的交响乐团。难民们经营着熟食店和街角咖啡馆, 把一条典型的中国舟山路变成了"小维也纳"。——《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一书的作者, 来自布鲁克林的Dacid Kranzler说。

这本书里提到, 日本人接受了纳粹宣扬的"犹太人富有且强大"的信条, 将犹太人隔离在隔都内。但日本人与纳粹不同, 并没有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 而是利用犹太人来向纳粹表达一种和平试探的态度。

"今天重聚的这些人都是幸存者。"迈克・布鲁门撒尔——美国前财政部长, 同时也是一位被重聚组织尊敬的幸存者说, "上海是一个污水坑, 一个充满邪恶的地方, 但我

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壮的社团。”

布鲁门撒尔先生的母亲变卖了家中财产，用换来的钱把丈夫从布痕瓦尔德解救出来，并支撑全家逃到上海。当布鲁门撒尔的家人在上海被隔离时，Blumenthal做着艰苦的营生来维持家人的生活。

他们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这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来自加州艾西诺的59岁的Gene Matzdorff说。在上海时，他曾经做过电工、煤炭运输员、皮革工人、杂货商和厨师。当做完一天的厨师工作后，他自己吃的是生面团这样的食物，结果得了痢疾。

“如今的上海犹太人看上去都是成功富有的人士，他们享受太阳灯服务，吃得好，开着奔驰，去看私人心理医生。”来自加州圣·卡洛斯的Peter Ornstein说。Ornstein先生是捷克难民，他曾是《大美晚报》的政治漫画家，善于在漫画中夸张日军形象。

“我做过上百万种工作。”65岁，来自纽约的零售商Frank Smith说。Frank Smith拥有Prague大学法学学位，在上海时，他曾经推销过保险，做过警察、会计和糖精、阿司匹林、蜡烛方面的生意。

他回忆道：“人们会说，看那个走在街上的人了吗？他很有钱，他有5磅糖精呢！——糖精那时每磅售价150美金。”

“我们穿着寒酸，缺乏好的食物，住宿环境拥挤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但我们总是充满着希望，希望一切能好起来。”Smith先生接着说道，“当然，我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度过了生命中10年岁月，这毕竟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后　记

2016年的七八月，上海特别热。我和几位副主编几乎没有休息，全力以赴战高温，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来华犹太难民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文件报刊》全部统稿工作。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副主编陈心仪女士，她是从美国回来休假的，但几乎把全部时间用在本书的编审之上。副主编虞卫东和周国建也辛勤工作，为本书最终完稿付出了大量精力。

需要说明的是：① 本书收集的中文资料大都原来是繁体字，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都把它们转为了简体字；② 本书中的英译中名词往往在不同的资料中有不同的译法，还有一些在旧时的译法与现在的译法并不一样，为了保持资料的原貌，我们没有加以改动或强求统一；③ 本书中不同的资料里可能提到同一件事和同一个人，出现重复的现象，也是为了保持资料的原貌，我们没有将重复内容加以删除。

历史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的，但也是最为艰苦的工作。要将浩如烟海的文件、档案、报刊、口述记录等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没有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是难以取得成果的。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副主编外，我还要感谢为本书资料收

集和整理提供了各种支持的王健、汪舒明、张忆南、沈国华、黄崇峻、罗爱玲、戴轶尘、张健荣、陈俭、史蒂夫·霍赫斯塔德、索尼娅·密欧伯格、廖光军、周晓霞、刘夏妮、郑文韬、袁帆、赵倩倩、赵静、张健、郭晴霞等其他课题组成员、合作伙伴及各方朋友。

我特别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谈毅董事长、刘佩英社长、钱方针主任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冯媛，没有他/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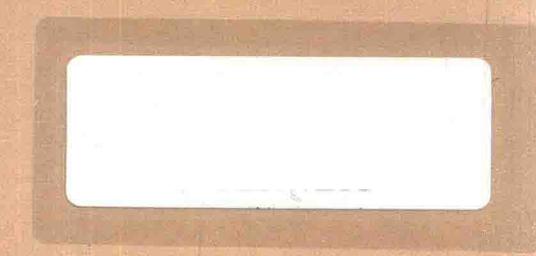
愿我们这本资料集能为促进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主编：潘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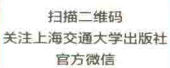
2016年9月1日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1卷

文件报刊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313-16556-5

定价：8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1卷　文件报刊
作者=潘光主编
页数=238
SS号=14282704
出版日期=2017.08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号=978-7-313-16556-5
中图法分类号=K18
原书定价=88.00
主题词=犹太人-难民-史料-中国-现代
参考文献格式=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1卷　文件报刊[M].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08.